

史部雜史類

摠目卷五十四存目

明文彙撰

先撥志始二卷

夏燮刊本

先撥志始



同治二年歲次癸
亥江西省廩重稔

先撥志始原敘

憶童時侍先君子言及世務未嘗不致歎於門戶也蓋門

戶之局胎兆於夔東派岐於四明釁開於淮撫而究以國

本為歸宿其為東林者則羽翼國本者也其為四明者則

操戈東林者也外此則秦晉齊楚西江稱強然聲應氣求

要不出此二者左右分袒元黃互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

雌雄迫逆賢用事而君子小人判矣凡逆賢所摧折者必

東林人也否則必不求異於東林者也凡逆賢所尊顯者

必四明人也否則必不敢與四明忤者也嗚呼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而廉恥道喪諂附成風訛甚于逆賢之時教猥

震孟字文起長洲人
天啓進士第一官
至東洲大學士



升木翼虎而食孰甚於贊導逆賢諸人馴至于烈皇之世
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是以鑒微察影之論謂天
不祚明不在於震驚九廟闖逆犯順之秋而萌于慘戮多
賢璫黨煽虐之際又不在于稽首投誠搖尾乞憐之輩而
釀于同心擁戴建祠頌德之徒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
撥是貴辨之於早也余年來屏居深山先世遺書一散不
可復返日長如年追憶家庭見閭輒錄片紙投入甕中至
今春而甕且滿矣因出已見稍爲次第首紀國本著門戶
之所由始也終以逆案著貞佞之所由判也名曰先撥志
始所謂辨之于早也後之君子流覽於此其於邪正之辨

得失之故亦洞若觀火矣乎文秉孫符甫題於南溪石室

右竹塢遺民文孫符所撰先撥志始原敘孫符爲文二

肅之子具見明史文肅本傳其書分上下兩卷

欽定四庫書提要入之第五十四卷雜史存目中云是書江南通志作

六卷此本乃僅二卷然首尾無闕或卷數有分合耶所

記皆明末遺事上卷起萬厯訖天啟四年下卷起天啟

五年訖崇禎二年如妖書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以及魏

忠賢亂政崇禎欽定逆案之類靡不詳載自序謂首紀

國本著門戶之所由始也終以逆案著貞佞之所由判

也名曰先撥志始所謂辨之于早也以下係及文按內璫之攻外廷

由外廷之自分門戶而後操戈者乘之大凡傾危之士
處人骨肉之間離間不行而後聳之以危言危言不動
而後怵之以禍機故妖書者挺擊之伏戎于莽而挺擊
者妖書之摩厲以須者也有挺擊而後紅丸之進不能
無疑有挺擊紅丸而後移官之計不得不決諸君子以
安社稷爲悅曷嘗有禍福利害之見于其中而以爲持
之過激疾之已甚者豈非所謂借逆詞而助之攻哉文
肅最晚達攷其進退固與奄禍逆案相終始者而朱紫
旣分元黃不息方大任之放歸猶理塵案呂純如之辯
疏恃有奧援宜竹塢山人之致慨于門戶也變年來校

證兩朝剝復錄最後始得是書首著憂危竝議續憂危
竝議與劉若愚酌中志毛大可彤史拾遺記一二脗合
蓋當日妖書之原讞也所載東林點將錄則一百八人
之姓名全具崇禎欽定逆案則二百餘人之看議悉詳
且其所記軼事足資剝復錄之攷證者尤多二書並行
而後詳畧可互見也明沈國元撰兩朝從信錄傳者謂
爲涿州改熹宗實錄而作然所謂兩朝者係光熹二朝
故崇禎逆案不具也明臣自尊正朔仍襲島夷索虜之
稱亦不足深論惟所載逆黨參疏誣讖無稽但須將其
見于票旨者摘錄梗概已見一斑連篇累牘毋乃貽譏

穢史見訾安民是編但致慨于明之亡無一指斥
興朝語蓋深信

眞人之出自自有天授不可以毀譽憑者宜其見采于
四庫而次尾先生徒以抗命之誅遂奉挾書之禁然今所
校證悉依原本試取而觀之有歌采薇而怨狡童如侯
公子所云者耶爰將二書次第刊行以昭明季信史之
存補明史紀傳之闕云同治二年秋七月當塗夏燮嘆
甫重栞於記

按明季遺事見聞最近網羅最多莫如計溫二家然計
氏書成于康熙十年溫氏書成于康熙四十年上下或

其時文氏所撰書尙未出不及見之若近年來李上舍

瑤續撰釋史勘本摭遺徐贊善薰所著小腆紀年二家

采摭稗野亦無慮數十種百種之多皆不及先撥志始
則是書之湮晦久矣今所据之本係道光丁未年刻題
曰廬陵蕭國琛崑圃重校蕭氏未審何人然必其家臧
本校栞以公同好者頻年兵燹此板亦入燒劫中矣其
書分上下二卷起止及首尾均與四庫采進之本同
惟提要又云別一鈔本後附逆案十九頁有跋云欽定
逆案一冊與先撥志始微異得之石惠珍家而石則得
之馮涿州家有刻本因錄于館中又附東林列傳十頁

案阮大鍼之入點將錄亦不盡無因考李遜之三朝要紀云大鍼初以皈依正人在錮籍中與魏忠節先忠毅俱相善也忠節先與忠節公構怨忠毅猶以旧好欲為調劑特貽書詆之畧云昔伊川子瞻一生樹敵到底同錮黨

錮之碑若使蔡確之徒欲分救一人以去二君子必不顧也可和可爭而必不受小人之攀援援君子之品乃見云乃大鍼竟指瑞當希自絕於諸君子矣云云遜之即李應昇之子其云先忠毅與印應昇云忠節由党藉遁而歸者則所謂沒遮欄阮大鍼乃此錄初藁及其後不特東林所不容即逆党亦自開其一面之網而不復以黨人錮之矣此去大鍼而補劉宏化所由來歟又左光斗傳光斗与徐子中阮大鍼同里招之入京

乃江陰陳鼎所編又增魏忠賢建祠二頁此三種皆非秉書不知何人彙附于卷末也今按是編采本分上下兩卷首尾完具別無增錄之三種如提要所云者况欽定逆案之書已全載下卷中而忠賢建祠亦較他書尤為詳核意此三種之增抑亦葛龔之未去者歟至其所載東林點將錄證之他書不無同異互見之處然据四庫采進之本缺所配孔明樊瑞宋萬三人今證之是編則配孔明者為毛士龍配樊瑞者為熊明遇配宋萬者為宋師襄然無遺佚而所配之沒遮欄則劉宏化非阮大鍼與潛印所見之點將錄亦不符攷此語惟見于

阮大鍼南都辨冤疏中安知非大鍼之預竄其名于錄中以為異日辨冤張本者而是編及左忠毅同難錄所載一百八人中並無阮大鍼之名何況叩馬獻策鐵案昭然又豈能掩天下後世之耳目哉至此錄獻自紹徽而展轉于三黨之手提要所謂一時門戶蔓延率以恩怨為增損涿州之本固不可信而天巧浪子方修馬阮

之好于南渡之初于時東林論定率以人錄為榮故欲引大鍼為同調耳潛印所見已屬贗鼎而忠毅同難錄中所載塗乙者十數條皆易以他姓名尤為恩怨增損之崔證則是編之存猶見廬山真面目也已

是編依蕭氏原本重加校正其有疑字及與他書異同者悉用夾行注之其夾行係本書者則加原注二字別之

先撥志始卷上

吳縣文秉孫符著 廬陵蕭國琛崑圃校本

萬厯起天啟四年止

神廟嫡母爲仁聖陳太后生母爲慈聖李太后中宮爲孝端皇后而生光廟者孝靖皇后也二祖家法聖躬每有私幸必有賜賚隨侍文書房內閣卽注明某年月日并記所賞以爲驗孝靖故宮人也神廟一日索水盥手孝靖奉匱以進悅而幸焉賞頭面一副孝靖有娠神廟偶侍慈聖宴言其事神廟諱曰無之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相示神廟面赤不能復隱慈聖慰之曰吾年老矣猶未及弄孫倘生男

神宗顯皇帝諱翊鈞
穆宗太子在位四十八年
年號萬厯

光宗即神宗長子諱
常洛年号泰昌

宗社福也何必相諱時鄭貴妃有寵每與神廟戲輒呼爲老嫛嫛暗行譏刺聖衷默然不自得也

光廟誕生一應恩禮俱從薄蓋由非神廟心喜也冊封孝靖爲恭妃越三年福王生則進封其母鄭貴妃爲皇貴妃給事中姜應麟上疏言恭妃誕元子反令居下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乞降旨首冊恭妃次冊貴妃又須明詔冊立元嗣爲東宮奉旨姜應麟疑君賣直好生無禮降邊方裸職給事中楊廷相御史陳登雲等具疏申救不聽應麟既奉旨降謫慈聖聞之弗善也神廟入侍慈聖故問曰外廷諸臣多說該早定長哥如何打發他神廟對曰道他是

都人的兒子慈聖正色曰母以子貴甯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兒子蓋慈聖亦由宮人進御也神廟惶恐伏地無以

自容自是立長之議始定實凜慈聖諭耳原注宮中呼太子爲長哥宮人

爲都人

鄭貴妃身負盛寵福王生即乞憐神廟欲立爲太子北上西門之西有大高元殿供有真武香火頗著靈異神廟偕貴妃特詣殿行香要設密誓因御書一紙封緘玉盒中貯貴妃處爲信後廷臣敢請建儲慈聖又堅持立長神廟始割愛定立光廟既立遣使往貴妃處取玉盒來封識宛然啟盒而所書已蝕盡止存四腔素紙而已神廟悚然懷負

先撥志如 卷之三
誓之歎從此二十年中不復詣大高元殿原注北上下西門紫禁城西北門也

祖制既立太子凡朔望大節東西兩宮同諸貴妃俱詣太子聖母宮行慶賀禮鄭貴妃方盛寵神庠意頗難之因託言欲候中宮生子以爲太子外廷不察建儲之疏朝夕繼續而上聖怒所由起也大理評事維于仁進四箴疏神庠大怒特御平臺召輔臣面諭欲加重處遂宣光庠福王來見時首輔申時行見曰皇長子龍姿鳳表敢賀有道之祥皇次子蘭芽玉質足徵螽斯之慶神庠笑而頷之
十九年辛卯已傳旨冊立東宮於明春舉行工部郎張有

德欲掠之爲功因以大禮屆期儀物未備爲請神庠復大怒將有德罰處并停明春冊立之典歛縣許國進公揭謂有德誠所應罪但冊立之旨既已頒行皇言如綸不可踰改乞照前旨施行聖怒方盛并有旨切責閣臣時首輔在告公揭雖列名實不知也首輔素得君心見諭旨嚴切慮有意外特上揭調停謂前揭進時臣方在告實不與聞冊立大典聖衷既有主裁卽徐亦自無妨舊例閣揭竟畱御前無發出之理神庠怒前揭之拂其意也特將此揭發抄以塞歛縣之口時接本者于孔兼也孔兼見有閣揭卽對衆驗明然後發科抄傳於是輦下喧傳其事謂首輔實有

二心密劾擁戴於福藩此密揭所由來也歛縣因席橐待罪而于首輔不無心嫌焉首輔執閣揭無發抄例遣人至科中索取原揭歸衆論沸然爭罪直日科臣羅大紘大紘疏辨并參首輔中書黃正賓特疏參首輔謂國家事無大小悉咨政府事孰有大於建儲此而不知焉用彼相於是彈章蠶起而正賓廷杖大紘削職餘處分有差歛縣予告則首輔亦不能安其位矣

婁東王錫爵之赴召也有門下某進三王竝封之議既可
以結主心仍無礙于大典婁東善其說還朝之日遂發其
端先一日聖札下詢內閣婁東邀大宗伯羅大化語之羅按

大化明史七卿表王錫爵陳登雲等傳皆作萬化此作大化似誤也故羅亦唯唯絕無不可
意次日而竝封之旨下矣旨云朕生三子長幼自有定序
今皇長子皇三子俱已長成皇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

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部擇日具儀來行
旨既下舉朝大譁光祿少卿余杰按涂杰明史附王學曾傳係光祿少卿合疏爭國本者此余字疑脫去水旁寺丞朱維京王學會給事中王如堅先後

疏爭維京疏尤切畧曰前者於二十年奉冊立之旨今忽
改爲竝封之詔歷觀列聖皆在幼齡冊立宣宗以洪熙元
年立英宗以宣德二年立按二字疑三字之誤證之明史宣宗本紀及朱維京傳皆作三年憲宗以正統十四年立孝宗以成化十四年立維時中

宮正位嫡嗣皆虛曾不少稽以遲盛典今獨自皇上發之
何以解臣民之惑哉若以中宮有待俟前星一耀將所冊
立者即時退歸藩服有何疑阻并責元輔王錫爵謂縱不
能如李沆之引燭焚詔甯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乎有
旨朱維京出位要名的係祖訓所言奸臣即當依祖訓處
斬姑從輕同王如堅俱發邊遠充軍余杰按余當作涂詳上王學
曾俱草職爲民王婁東有門生錢允元王就學過婁東寓
規之曰外廷皆欲甘心於老師恐有不測之禍婁東猶執
辨無過慮就學曰老師心雖如此外廷誰能諒者迫其發
而圖之蔑有濟矣婁東憮然良久曰即當有處明日力請

于上得寢前詔云

光廟於萬厯十年癸未誕生

按癸未乃萬厯十一年十年則壬午也

年九月丙辰皇長子生則此癸未二字當爲壬午二字之誤

年十三矣猶與孝靖居景

陽宮同起卧鄭貴妃于神廟前言皇長子好與宮人嬉已
非復童體矣神廟遣使驗之孝靖大慟曰我十三年與同
起卧不敢頃刻離者正爲今日今果然矣使還以實告神
廟自此有疑於貴妃已後所言皆不入是年皇長子出閣
講書後四年行冠禮又三年乃冊立爲皇太子次年成婚
冊妃鄣氏即孝元皇后也

光廟未出閣前有旨云明年皇長子出閣講學一切儀從

俱從簡畧禮科都給事張貞觀疏言皇長子出閣屆期講
讀官已有成命乃兵部以護衛請不報工部以儀仗請不
報禮部以儀制請不報又止允其預告奉先殿與朝謁兩
宮之儀餘俱停免伏乞急下該部之請有旨張貞觀邀功
阻瀆著罰俸一年

工科黎道昭

按道昭明史張貞觀傳作道照

疏言皇長子出閣有旨下戶

部買辦金珠寶玉等項夫皇儲出閣所親者師儒所重者

道德而珠玉玩好遞進錯陳豈作法于涼之意哉

按涼明史貞觀

傳作初似初字是也

張貞觀事關職掌義難隱默乃蒙罰俸有旨黎

道昭明白黨救同類好生可惡著罰俸一年張貞觀降襍

職調外任用

吏科許弘綱疏言自皇上以瀆擾見責而臣等之言日輕
自皇上以黨救爲疑而臣等之罪日重自皇上因言而愈
重言者之罪而臣等效忠之路日塞他日國家有大奸邪
大政事誰復敢爲皇上爭是非恐非社稷之福也有旨弘
綱罰俸一年貞觀革職爲民

萬厯二十二年甲午皇長子出閣講學舊例已刻進講寒
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寒暑亦不傳免二十八年十一月
大風寒甚時尚未賜諭戴煖耳諸講官立殿門外光廟方
出江夏部正域充講官卽宣言天寒如此皇長子係宗廟

神人之主玉體固當萬分珍重卽講官參列禁近若中寒
得病豈成體統宜速取火禦寒時內閣輩俱各圍爐密室
聞郎言盡行擡出始克竣講神廟聞之亦不罪也正域以
此受眷于東朝後妖書事起傳語東廠饒得我卽饒郎先
生罷其真切如此時諸講官進講竊視光廟袍內止一尋
常狐裘講案高僅二尺餘自幼稚時所御歷七八年不敢
奏易

光廟出講年僅十三岐嶷不凡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
御案前有銅鶴一隻舊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而東西面
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光廟屬內奄將銅鶴可移近些雖不

明言意已默寓衆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章解曰以是
爲非以非爲是講官劉曰甯講畢從容進曰請問殿下何
以謂之亂德遂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衆官退相語曰此真
天縱不可及也

萬曆二十六年有妖書題曰閨鑑圖說跋標其名爲憂

危竝議

原注閨鑑圖說刑部侍郎呂坤作妖書遂借此以發議蓋欲淆惑兩宮也

妖書云 東吉得閨鑑圖說讀之歎曰呂先生爲此書
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或可原
或曰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忍輒興逆謀曰君知其一
未知其二昔呂欲得銓部以行其道誠恐秀水捷足勢

史記卷之十一
迫無奈遂諾鯁生之計邀內禁之援出門有功詩書發
冢未嘗不出于正也或曰呂意欲廣風化胡不將此書
明進朝廷頒行內外乃奴顏戚畹豈不失體曰孔子聖
人佛胼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爲屈或曰呂敘
中直擬繼述先朝聖母置太后中宮於何地且稱脫簪
勸講毋乃巧爲媚乎曰公言誤矣曾見古來有以宮幃
與現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厚矣恩厚則報隆身
爲大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敘中又引先朝女訓女誡
彼乃母后臨朝儒臣纂編茲相比擬得毋不倫曰尊稱
不極則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弘宣又何計校及此或曰

古今賢后妃多矣胡圖說獨取漢明德一后明德賢行
多矣胡圖說首載其由貴人正位中宮曰呂先生自辨
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位中宮偶然相類彼誠
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宮減膳以妃進后事機將
成呂乘時進此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寶鏹四疋綵幣
十目所視胡爲而來曰此賢妃敬賢之禮却之不恭是
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露難容乃上憂危一疏
號泣朝門無乃欲蓋彌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義胆
況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是安得而少諸或曰國本安
危甯踰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缺此

曰嗟乎公何見之晚邪夫人意有所專則語有所忌倘明舉冊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自招何若不言之爲愈也或曰固矣聞呂所進金龍命書稱在長之命不過清淡藩王在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令內廷咸覩縮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裔人各有見何責備太苛或曰呂之爲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浩歎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人斯有非常事自古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宜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斷非凡庸卑鄙者所能爲況事尙未

定策立元勳終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呂之爲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真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公養蒙程公紹劉公道亨魏公允貞鄧公光祚洪公其道白公所知薛公亨鄭公承恩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竒勳夫唐闡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宵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子韋布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緘無自取禍可也余故曰呂先生爲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燕山朱東吉謹跋

先是刑部侍郎呂坤按察山西時著有閨範一書神廟以賜鄭貴妃貴妃捐貲重刻時光廟年十七矣冊立久稽外廷請建儲者無不斥逐人皆疑呂潛通宮禁擁戴福藩致有書內云二前此給事中戴士衡疏參呂坤謂假託閨範圖說包藏禍心全椒知縣樊玉衡疏中直指神廟為不慈光廟為不孝貴妃為不智俱膺嚴譴至是戚畹鄭承恩疏辨謂此書定出二衡手乞行逮問神廟知捏名遂止不究庚子冬給事王德完疏請篤厚中宮意在保護皇長子也內有抱病獨居視藥無人等語下鎮撫司打問審究招上有旨王德完故聽流言扯遮離閒好生可惡著錦衣衛拿

在午門前著實打一百棍革職為民當差又司禮監成敬口傳聖旨大小臣工為皇長子重為王德完重如為皇長子重不必又來瀆激為王德完重再來上本已而吏部尙書李戴等科道楊應文周磐等各公疏救俱嚴旨切責應文與磐各罰俸一年

王德完之被杖也神廟欲斃之杖下太監陳矩監視杖畢復命神廟問已死未矩對曰將死矣神廟遂不復問人謂德完之餘生矩實保全之

神廟始專寵鄭貴妃而疎孝端辛丑年聖躬抱病甚篤暝眩逾時而醒則所枕者孝端手肱也且面有戚容淚痕猶

濕及偵鄭貴妃則竊密有所指揮然宮中事秘外廷勿詳也神廟由此蘊怒貴妃

神廟曾與諸王子宴各有小賜光廟賜一玉碗命貴妃代為收藏至是突索所賜玉碗年月已久司帑者遺忘屢索不應既而索福王所賜隨手而進神廟震怒遂陞殿命抓宮人首來祖制陞殿則宮眷俱不敢進參神廟蓋以此難貴妃也貴妃毀冠服脫簪珥蓬首跣足率諸宮人匍匐殿門外待罪良久始解明日遂傳旨禮部速議冊立儀制來看光廟遂于是冬正東宮之位移居迎禧宮福瑞桂惠四王同日受封居儲秀咸福二宮

三十一年癸卯年也

萬曆三十一年又有妖書題曰續憂危竝議標其名爲國本攸關其書云

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虞矣而先生嘗不豫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所謂厝火積薪之下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毋謂儲位有未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未備何以稱安乎皇上迫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寓他日改立之意也曰改立其誰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貴以鄭貴妃之專擅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

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蓋
 朱名賡二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立之意也曰是固然
 矣朱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子
 之言矣夫蟻附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豈有相公
 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
 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舍富貴而趨死亡乎或曰
 衆附姓名可得數否曰數之熟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
 公瑋李公汶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楨陳公汝忠王
 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泰明史無鄭國泰之名惟酌
 中志作鄭國賢明史紀事
本末云錦衣指揮僉事鄭國賢
 是別有一鄭國賢也未知孰是而又有鄭貴妃主之于

內此之謂十亂魯論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
 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義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
 之所爲乎曰數人皆人傑無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廣孝
 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靖難
 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汶則三邊險要有人控
 之矣有孫瑋於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
 無由入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人誰能斬關而入
 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
 志朱公私人也二王者朱公鄉人也私人鄉人無不願
 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

先哲志如 卷之二
曰必濟庸人倡議人尙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
有鄭貴妃與太監陳矩朝夕比周於帝前以爲之主同
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沈蛟門一貫公獨無言乎曰蛟
門爲人陰賊嘗用人而不用於人故有福已自成之有
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
奏有名自祖宗來無有不陞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
名竟不陞豈其才力出諸菜傭下哉蓋蛟門公欲左鄭
而右王據酌中志作右鄭而左王紀事本末同此似倒誤故覈實之時令親家
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亦王之楨有以默授之也然則
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

也予止聽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唯二而退

萬曆三十一年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

掌河南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書

東廠太監陳矩將妖書據實奏聞前妖書起雖未嚴究神
廟已蓄恨在心茲妖書復出遂勃然震怒著東廠多布旗
校用心密訪并著在京各緝事衙門在外各撫按通行嚴
捕務在必獲內所指朱賡山陰相公也蛟門四明相公也
兩輔俱注籍具疏待罪惟歸德相公沈公鯉入直時訛言
沸興上下猜疑歸德于閣中供一天啟聖聰牌朝夕致禮
神廟覘知之以爲暗刺甚怒時有蜚語聖心頗爲所惑四

明欲借此以傾江夏部正域等并及歸德御史康丕揚疏
參僧人達觀醫生沈令譽俱捕逮下獄達觀在江南以棒
喝立教所至崇奉與金沙于玉立諸公善令譽等咸歸座
下稱方內弟子江夏爲南少宗伯榜示驅逐達觀乃往京
師由內閣以聞于慈聖于是大璫戚畹宰官居士共相崇
奉一如江南丕揚等擬借此以興大獄波累諸公且以江
夏榜逐故意達觀必藉此紆恨也達觀始終不旁及一語
提牢主事徐禎稷與杖三十遂說偈而化慈聖聞其被逮
也令內閣傳諭法司云達觀高僧也偶被誣累毋等他囚
然已無及矣給事中錢夢皋密受四明沈一貫意旨疏參江夏及

歸德疏內言中城兵馬司劉文藻捕獲游醫沈令譽書劄
本稿大有踪跡因輔臣沈鯉轉求屬託遂寢其事又言部
正域係鯉衣鉢門生同謀傾陷楚王正域出京之後曾坐
小轎私至鯉寓三次云二歸德疏辨求罷不允

四明沈公一貫又令緹帥王之楨擒錦衣衛周家慶家人
袁鯤供稱家慶爲妖書主謀又令巡捕陳汝忠擒江夏書
辦毛尙文供稱探聽妖書單詞鍛鍊幾成獄矣因東廠陳
矩堅拒不從乃得中止江夏時寓楊村而蹤跡之者趾相
錯也又以疑似波及琴士鍾澄山人俞儒武弁楊於世劉
柏等皆註誤下獄又以令譽供出于玉立起官一事時玉

立新補刑部郎中婁東王士騏在吏部實道地之往來寄
信者令譽也有旨責其營私下部院究處已而士騏玉立
各疏辨俱草職爲民

錦衣直房一日忽得匿名帖云妖書已有人協理掾張魁
受銀三百兩求他主的文按文酌中志作又告人鄭福成厥衛諸

人見之咸慙且怒後不數日遂緝獲曠生光蓋番役于生
光齋中搜出羅文箋寫十大說又獲刊字匠爲證遂據此

立案始斷葛藤云

萬厯三十一年十一月錦衣衛掌衛事左都督王之楨題

緝獲男子二名曠生光曠其篇婦人二名趙氏陳氏按趙氏陳

氏酌中志陳作劉惟明史紀事本末與此同生光供稱原係順天府學生員先

年專以刊刻打詐爲事二十八年被生員田大有等具告

提學周御史批順天府問草發解大同當差不合逃走來

京潛住雙塔寺後等語臣因委理刑百戶崔德多方研審

將先年所撰妖書粘布各巷口者親筆供出臣簡得彼之

冊文內有侯之門仁義存而妖書內亦有侯之門仁義存

且其筆跡相類又有大仇大恨等語有旨爾厥衛會同九

卿科道究問了來說

錦衣衛具題緝獲得刊字匠徐承惠招稱萬厯二十八年

八月在曠生光家刻過詐誦包繼志家揭帖木板一塊本

臣簡之間考存係檢此
以作之時應莊烈諱改

年十月內又刻過妖詩小木板一塊又本年六月內與生光刻過岸遊稿十二張至本年十月半間在刑部街撞遇生光說我有書幾張你與我作速刊刻惠卽跟到生光家生光將書三張半錢五十文木板二塊遞與惠手又說此書不要在你舖內刊刻藏掩著些勿教人見惠因拿到演象所廂內簷下靜處刊刻次日伊子皦其篇來催兩次又次日二落時刻完送到光家光令伊女拿出錢四五十文與惠收訖等語隨將妖詩出示承惠承惠伏認無辭又將皦其篇提出面質言語相同後將皦生光面質只叫徐惠數聲然奸逆不止刊字者之質證也詩內庶欲惑國本是

卽妖書內國本攸關也詩內戴首皆吾君是卽妖書內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其他侯之門仁義存種二相類奉旨這刊字匠徐承惠旣已招承還會同廠衛府部九卿科道嚴鞫皦生光等追究他造謀本意同黨之人并研審明白具奏

衛廠等衙門具題妖書一事皇上必欲得主使奸黨以正國法臣等研審皦生光招稱秀才問徒逃回京師受盡苦楚皆由皇親鄭家無計可以報冤只有國本二字事關大逆故初刊妖詩再刻岸遊稿猶以爲動不得他續改國本攸關一書密僱徐承惠刊刻令子皦其篇黑夜擲皇親鄭

家及各部諸大臣門首蓋謂此書流傳下去皇親鄭家定有不測之禍可報大寃也至于文武官僚萬二無此等情奉旨這事情既會官研審面對明白逆犯曠生光著錦衣衛拿送法司其餘各犯通行解發問擬應得罪名來奏萬厯三十二年四月刑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尙書等官臣蕭大亨等謹題爲欽奉聖旨事臣等會看得曠生光巧圖詐陷之私敢爲誣訕之語罔上惑衆逆理悖常因而震激宸衷混淆國是此神人之所共憤法紀之所不容者臣等切齒此囚恨不窮治以謝天下忍言輕縱但本犯之獄止擬妖書而妖書之律止應論斬今奉明旨從重另

擬臣等竊議斬與律合原非輕典此外若求加等詳查律條惟有謀叛一條較重參酌本犯情罪似未相當臣等爲皇上守成憲欲求于法外議人既所不敢而爲皇上伸天討不能于法中加重尤所不安總之本犯險惡原出律文之外臣等愚昧拘于三尺反覆思維參詳數四未敢擅擬等因本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聖旨這逆犯險惡異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稷律處他卿等即便覆來欽此二十一日具官蕭大亨等爲奉旨覆奏事臣等覆看得曠生光妖書之情甚逆卽重擬原不爲過但律文止于論斬臣等未敢別擬今奉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得謀危

社稷係謀反律內原注若依此律合凌遲處死參詳本犯情似有間蓋臣等所據者法也明允執于官法國有成憲未敢擅爲重輕而威靈出於皇上君有嚴命難復容其擬議等因二十七日奉聖旨曠生光捏造妖書離間天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形顯然妖書律未盡其辜著加等凌遲處死便著會官處決仍梟首于人煙湊集之所有奏擾的按擾酌中即以主使奸論其緝捕有功人役著該衛即查寫來該衙門知道

附妖詩

五色龍文照碧天識書特地湧祥烟定知鄭主乘黃屋

願獻金錢壽御前 松風狂客題 又注云臣偶從郊外貴家莊拾得前詩讀畢忽痛哭出聲左右驚覺奪去臣歸嘆曰渠家羽翼成矣獨訪所謂松風狂客爲誰則豪商包繼志也包氏握錘賞金寶明以金錢行間語曰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烟而焚廬燒積則皇長子危乎哉凡吾臣子誰不疾首痛心故直書之或散其黨云

附妖言十大說

曠揚爾忘之邪爾有大心按心當依酌中志作志不獲而乃規二于小愿乎爾有大名見汚而乃規二于小聞乎爾有大

冤不白而乃規二于小誣乎爾有大仇不報而乃規二
于小忿乎爾有大恩未償而乃規二于小惠乎爾有大
寶受誑而乃規二于小失乎爾有大遊不暢而乃規二
于小方乎爾有大忠可傷而乃規二于小謹乎爾有大
貧能甘而乃規二于小乏乎爾有大才未試而乃規二
于小遇乎此十大者信大而小者信小矣皦揚爾忘之耶
原注皦揚係生光改名

癸卯八月二十六日有感援筆漫書浼蔣無功錄一
通張之軒側早暮起卧觀之以自警云

生光會審時御史余懋衡特向眾官云昨夢觀音大士說

妖書係生光造的聞者莫不匿笑傳入禁中神廟亦爲絕
倒焉御史沈裕會審時厲聲向生光云妖書確是你作如
何不招生光已不能言但張目切齒後沈裕奉差出都屢
見生光爲祟遂卒于途中又文華殿中書趙士禎山東人
素慷慨有胆畧妖書事起遂杜門不出後屢見生光索命
竟致不起人謂妖書出趙手非關生光造按明史紀事本末永嘉趙士禎
永嘉乃浙江非山東也又酌中志作東嘉東嘉亦卽永嘉之異名皆與山東無涉

妖書初起神廟卽召皇太子至大聲諭曰哥兒你莫恐不
干你事但去讀書寫字早些關門晏些開門又遣司禮太
監田義口傳聖諭到內閣云我今日朝聖母回宮就宣皇

太子到啟祥宮面諭慰言我的慈愛教訓你也知道你之
純善孝友我也盡知近有逆惡捏造奸書離閒我父子動
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拿正法我念你必有驚懼之心我著
閣臣寫旨安慰教訓你今日宣你來面賜與你還有許多
言語因忿怒動火不能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
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云二時神庖淚
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首請去送至殿簷隨賜膳品四盒手
盒四副酒四瓶命傳與先生們知道夫禁中嚴密一啟閉
閒天語丁寧如此則張差之梃神庖已灼見於十二年前
矣

嘉宗始
序

典禮更之曰才人

三十八年聖躬不豫召閣臣及宮門而返時福王尙未之
國中外洵二懼變刑部員外沈應奎節俠士也福清與之
謀令戎政出京營卒列守皇城令錦衣嚴督緹騎巡緝惟

明 庖 陳 赴

太子到啟祥宮面諭慰言我的慈愛教訓你也知道你之
純善孝友我也盡知近有逆惡捏造奸書離閒我父子動
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拿正法我念你必有驚懼之心我著
閣臣寫旨安慰教訓你今日宣你來面賜與你還有許多
言語因忿怒動火不能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
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云二時神廟淚
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首請去送至殿簷隨賜膳品四盒手
盒四副酒四瓶命傳與先生們知道夫禁中嚴密一啟閉
閒天語丁寧如此則張差之梃神廟已灼見於十二年前
矣

熹宗哲皇帝
神廟天啓
由校

光廟元妃孝元部后無子妖書定神廟特令多選淑媛以
侍太子左右而孝和皇后與焉踰年遂生熹廟
萬曆三十三年熹廟誕生時已更深矣特差年老宮人赴
仁德門外報喜光廟獨步殿陛閒傍徨俟命司禮太監陳
矩得報立奏神廟卽轉奏慈聖合宮懼怯宮人還報光廟
乃喜是時孝和未有名封禮部擬封夫人神廟令考皇明
典禮更之曰才人

三十八年聖躬不豫召閣臣及宮門而返時福王尙未之
國中外洵二懼變刑部員外沈應奎節俠士也福清與之
謀令戎政出京營卒列守皇城令錦衣嚴督緹騎巡緝惟

謹又禁王邸諸人不得出入應奎裏甲同福清宿直房誓以死衛太子直至聖躬萬安乃出人謂福清此舉不減潞公而應奎之功尤偉云

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

按明史后妃傳孝靖薨于萬曆四十年無月此云三十九年九月與

明史紀事本末作三十九年九月己酉合疑正史誤也

孝靖崩先是光廟移居迎禧

宮母子睽隔及病篤光廟進候鄭貴妃令人尾其後孝靖張目欲有所言見之曰鄭家有人在此遂無語至是崩貴妃候氣絕始開門引光廟視斂戚畹王昇述其事甚詳有旨令行事宜照世廟皇貴妃沈氏例行署禮部主事翁正春御史穆天顏各有疏請謂禮宜加隆常格難拘等事俱

不報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有武弁王曰乾告變說有女大姐嫁

與皇貴妃宮中內相姜麗山

按麗山明史作嚴山

時在阜城門外莊

上歆血爲盟必報鄭貴妃厚恩要結心腹好漢其圖大事將皇上并皇太子弑毒得立福王必大陞賞富貴非小立

有妖書一冊會填姓名令宗舜男趙思聖收掌

按趙思聖明史無思

字紀事本末與此同

二月初宗舜孔學等設席請妖人王三詔等至

家書寫聖母同皇上聖號皇太子生辰在學後花園內擺設香紙數分又用黑瓷射魂瓶一箇被髮仗劍念咒燒符又剪紙人三箇將新鐵針四十九隻釘在紙人目上七日

方焚化收壇相聚約定只在聖節前後下手等云疏進神
廟憤怒不堪違案而行者半日左右俱辟易莫敢近輔臣
葉向高揭奏往年妖書出于匿名無可究治故難于處置
今告者與被告者人皆現在一下法司鞫審其情立見皇
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皇一或張皇則中外紛擾其禍有
不可言者矣又揭奏此疏若下上必驚動聖母下必惶怖
東宮而皇貴妃與福王皆不自安不如姑且畱中勿行宣
布所有奸徒當于別疏批出或另傳聖諭中有干礙事情
不必盡露要以正國法尊國體兩盡而無傷且速定福王
明春之國吉期以息羣喙則天下恬然無事矣揭入漏已

下四鼓神廟尙未就寢覽揭怒始霽既而怡然曰我父子
兄弟得安矣明日下曰乾于法司斃之獄而諭禮部擇福
王之國吉期以聞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孝元崩停宮中者兩年尙不發引
禮科元詩教疏言皇太子母葬已有年而膳田未給香火
無供忍令墳園之荒廢皇太子妃逝幾二載而葬地不擇
靈輻未發甯無暴露之感傷大理寺丞王士昌亦疏言皇
貴妃育東宮者也膳田不給部妃配東宮者也葬地不擇
俱不報四十二年五月始有旨下禮部相擇皇太子妃部
氏墳地六月有旨給皇太子母墳尸三十名園地二十五

頃以供香火

禮部既上福王之國吉期時慈聖年六十八矣鄭貴妃欲止福王之行乃以慈聖壽爲辭請留至四十三年賀太后稀齡壽誕然後之國且持金錢爲壽慈聖却之曰我潞王可宜來壽否十二月署禮部右侍郎孫慎行集舉朝公疏請之乃下福王臨行前十日鄭貴妃又請更期神廟怒叱曰如此予復何顏對外廷貴妃始噤不敢復言

光廟雖正位東宮內閣往二託病求去侍衛不過數人故有張差之事張差者供稱薊州人手持棗木棍闖入東宮第一門寂然無人第二門止兩閹守之一年七十餘一年

六十餘差指一人至殿簷超級而上韓本用大呼羣集不過七八人而已差既擒光廟奏聞有皇爺可憐語奉旨法司提問時慈聖已上升次日神廟率皇太子皇長孫皇孫女詣慈聖几筵前行慰奏禮訖卽宣閣部諸臣見於慈甯殿時臨御久曠倉卒出于不意未暇肅朝儀也神廟憑石欄命光廟宣諭張差身無寸鐵的係風顛不許妄扳誣陷無辜傳語詰二寂無對奏者御史劉光復指笏出奏臣等仰見皇上極慈愛皇太子極孝敬敷奏方始神廟不省所謂傳旨詰問所語云何有闕誤對渠言願皇上慈愛皇太子神廟大怒謂內廷慈孝外廷妄肆猜疑迹涉離間遂以

光復爲震驚几筵命執送刑部刑部擬擅入儀仗律應罰杖贖銀神廟怒其輕比侍郎以下降罰有差遂宣旨云去歲慈聖靈輦在途內臣執紼者以震驚几筵謂當大不敬今光復罪宜比附論死第念時方亢旱姑著監候處決羣情惶駭隨頒聖諭下部院蓋神廟特惡瑣聒借一警百而實無深怒也

張差變起人情洵二威歸指宮闈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疏云按其迹若涉風靡稽其貌的是黠猾給事中姚永濟韓光佑劉文炳何士晉元詩教御史過庭訓牟志夔戶部主事張廷等相繼請嚴鞫後提牢主事王之棠疏言張差

招稱有馬二舅李外父不知姓名公二等語大理寺王士昌疏言逆徒執梃入宮傷及內侍直逼簷下何等危疑何等急迫乃奉旨僅曰法司提問似路人赴愬于不相知者然比王之棠疏入亦竟高閣天下事尙忍言哉行人司正陸大受疏言逆徒張差業招有內官何不言其名既說有街道大宅何以不知其處霸州武舉高順亭按亭明史作甯今竟匿于何所又云臣前年爲福藩踰式直陳大難身犯奸醜兇鋒云二蓋大受前年爲藩封踰額曾疏參鄭國泰也國泰因出揭辨內有傾儲何謀主使何事陰養死士何爲又云滅門絕戶萬世罵名等語工科何士晉遂疏參國泰謂

大受不過引前疏發端以明杞憂果驗並未嘗指實國泰也誰謂其傾儲誰謂其指使誰謂其陰養死士誰謂其滅門絕戶此揭出而人反不能不致疑于國泰矣且國泰既汲二于自明卽當請皇上將張差所供內官龐保劉成立刻發下與馬三道等俱聽三法司公同拷訊一二審確具招正法國泰心蹟豈不洞然胡爲到今寂無一語掩耳盜鈴肺肝如見矣禮部右侍郎何宗彥疏張差一事真亘古奇變皇上初下法司竟無嚴旨王之宋一疏皆有根據法當嚴究今已旬日尙未報聞刑部左侍郎張問達題逆犯張差窩主內官宅居豢養主使引導種二奸謀具悉供案

臣于二十一日具疏題請今已三日尙未見勅行會勘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復具揭上請始得奉旨時衆論沸騰鄭國泰計無復之連夜輦金二十六萬潛致劉廷元邸中分餉諸權要于是合喙共持風魔之議而黠猾二字爲世大禁矣時鄭貴妃聳懼無措神廟諭曰外邊口語藉二不易解若須自求長哥卽爲宣光庶至貴妃號愬哀禱光廟乃上疏懇求寬結復降諭法司力禁扳招止據張差等定獄焉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刑部等衙門署部事左侍郎等官臣張問達等爲欽奉聖諭事臣等審得張差供年三十五歲

喚名張五兒係薊州井兒峪居住于本年三月內收割柴草堆聚貨賣被內差官李自強李萬倉欺差硬買不從將前柴草盡行燒燬致差氣忿要赴朝內聲冤遂于五月初四日手擎棗木棍一根從東華門進一路無人阻擋直至慈慶宮門首要行闖進遇守門內官李鑑吆喝攔住差即向鑑一棍打傷在地竟跑入前殿簷下被拏住等情又該提牢主事王之宋題為鞫問獄情係于根本等事內稱十月十一日

按十字紀事本末作本字蓋即此五月事也十字的係本字之誤且此案已于六月奏結矣

散飯獄中見差年壯力強非風魔之人問差何由執棍至一宮初招我迷了只說告狀苦死撞進臣問汝若不招再加

刑法實招與飯吃不招餓死差見飯低頭招不敢說臣磨去官吏止留二吏扶住問他實招據供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二說事成與幾畝田地種勾你受用說罷老公二騎馬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二與我飯吃說不要餓了他也休要多了你先撞一遭去撞着一箇打殺一箇打殺了我有力量救得你老公二與我棗木棍領我從後宰門進到宮門口守門的手打一巴掌被我一棍打倒裏邊老公二們多了就被拿住等情本部批覆按所供口詞似風魔而又非風魔者該司官會同原問提牢官再行細審據供馬三舅的名馬三道李外父的名李

守才騎馬老公二龐保住薊州黃花山修鍊瓦殿馬三舅
李外父常往送炭劉公我說了劉成罷龐保約劉成在玉
皇殿商量說打上宮去撞一箇打殺一箇打殺了小爺吃
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又說小爺洪福大了等語看得張
差闖入禁廷狂逞之形顯著公持凶器跋扈之勢昭彰非
宗社有靈呵護左右極力擒拿則事且有不可知而變且
有不可言者矣乞敕三法司將前後所供情節并提內官
龐保劉成對明等因本月二十日具題二十六日薊州道
呈解馬三道李守才李自強李萬倉孔道五名到司當同
對審再三馬三道初不承認但稱實名馬宗禮是差妻母

舅黃花山修鍊瓦殿送炭龐公劉成張差五月出來不知
做甚麼李守才招稱有高真人補玉皇殿龐公修鍊瓦殿
是我送炭又稱商量打駁朝審來我們不來張差一箇來
想他走裏面去再幹甚麼事等語及審李自強李萬倉放
火燒柴情由俱稱兩年前我衆人柴禾都被燒了張差上
年臘月風起時嘗在外邊住幾日今年三月內差在家裏
罵天罵地口說我是玉皇的兒子玉皇差我下來等語因
就叫張差張差稱馬三舅李外父在三舅家商量就了說
你該去撞一遭不去你也活不成如今論事我們三箇差
了要砍三箇就砍了又稱紅封票不知幾時在家裏是差

先撥志如 卷之二
妻李氏樣冊子收著票上說封我神仙你們裏邊幹的事我也說了罷你們打夥商量叫拿棗木棍進去却好就有一根在家裏拿進去没人攔我不然插翅飛不進去等語各口詞在卷二十七日奉聖旨風癩奸徒張差持棍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朕思太子乃國家根本已傳諭本宮添人守門關防護衛既有主使之人卽著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二十八日奉宣召閣臣五府六部九卿科道于慈甯宮欽承面諭衆官風癩奸徒張差闖入東宮龐保劉成俱係主使將三犯卽時處決餘犯分別擬罪具奏續奉聖諭張差卽便會官決了內官龐保劉成審明另處馬三道等

的係誣扳斟酌擬罪來說此外不許株連無辜致傷天和遵旨將張差于二十九日押赴市曹處決訖隨具揭帖請發龐保劉成三十日復奉聖諭云昨皇太子親來乾清宮問安又奏龐保劉成的係誣扳若一概治罪恐傷天和方今亢旱不雨拿到內官各又不同可著司禮監同九卿三法司于文華殿門前鞫問具奏臣等遵召齊集又奉東宮傳諭張差持棍闖入當時就擒遍搜除棍外並無他物其情實係風癩誤入宮闈後復招出龐保劉成本宮反覆參詳料龐保劉成素必凌虐于差故肆行報復誣以主使本宮體念人命至重造逆何等事情豈可輕信連日求父皇

速決張差以安人心況今拿到內官名姓不同當從輕擬罪請父皇定奪則刑獄平而于本宮陰德亦全先生等體悉遵行不可因事積疑驚駭中外臣等隨公審龐保供稱原名鄭進五月初三日在黃花山修工初四日蒸點心初五日犒給劉成供稱原名劉登雲有門面房七間半在西城蕪線衚衕與飯吃與棍等展轉不招六月初一日又該司禮太監李思傳奉聖諭鄭進劉登雲原與張差所供不對今司禮監回奏二犯招詞明係妄供且皇太子屢奏的係誣扳著與馬三道等一併斟酌擬罪來奏以顯皇太子睿明仁孝初三日奉欽依仍于文華殿門會官審問鄭進

劉登雲堅執本不識認張差五次嚴刑二犯已故該臣等看得先後招詞已處死張差及龐保劉成等治世亂民異謀同黨窺竊青殿假術紅封指修造以生奸商量有口餌張差以田地意欲何爲馬三道等法應重科罪難輕減但三兇已身故覆訊無人各犯俱擬配杖俱從寬典用開法網之一面實遵諭旨之屢頒旣以廣皇上垂恤好生之心又以昭儲位懇請祇承之孝等因初四日具題初七日奉聖旨是馬三道等俱照原議發落其高真人及香頭人等着該地方官禁諭解散不許潛住近京惑衆生事

按此卽要典中梃擊一案也讞此獄者刑部司官胡士

相陸夢龍鄒紹光會曰唯趙會禎勞永嘉王之案吳養源會之可柯文羅光鼎會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禮朱瑞鳳也當王之案揭奏張差口供奉旨三司會審張差招有三十六都頭兒則胡士相閣筆不下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叱言不許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永嘉力持不便究竟大理寺丞王士昌疏雖激烈而會審之時則頗事調停于是改黨內爲教內改都頭兒爲香頭兒與地三十六畝已載入招又復割去致張差以頭搶地謂同謀做事二敗獨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問嗟乎借風癩爲調護兩

宮之計自是臣子至情至理第劉廷元等反以此爲王之案罪案是誠何心哉

萬厯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崩于乾清宮光廟臨喪哀毀殊至慘動百官次日卽傳令旨命礦稅盡行停止稅監張煜馬堂胡賓潘相丘乘雲等盡行撤回是時稅監遍天下小民塗炭已極廷臣請撤者無論百疏概行畱中辛丑冬十月据明史沈一貫傳及紀事本末神宗抱病在二十一年二月三十年則壬寅又係二月與此異神廟抱病篤甚追悔礦稅事夜半御筆親書片紙傳免四明沈公既承旨尙未卽發忽有內閣二十餘輩踉蹌來追四明猶豫未定闔輒自相撲流血被面四明惶懼隨以封

進自是海內重受荼毒者又二十年光廟首詔傳免民間歡聲雷動若更生云

光廟又念遼東闕餉軍士勞苦可憫遵照遺旨特發內帑銀一百萬兩解赴經畧熊廷弼犒賞軍士務沾實惠又令旨發內帑銀一百萬兩解赴九邊撫按官酌量犒賞并諭兩項共給解銀五千兩沿途支費不得騷擾驛遞其銀毋入太倉卽時散發

萬厯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光廟卽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泰昌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大行皇帝謚曰顯皇帝廟號神宗

初二日命考選館選諸官悉遵遺詔補用卽日下巡按巡

鹽諸差并南京巡視各差共五十餘員大學士方從哲等

以疏救御史劉光復奉旨草職爲民按奉旨草職爲民據兩朝從信錄乃神宗

前旨也應增前字乞復原爵允之旨諭禮部遵遺旨封皇貴妃鄭

氏爲皇后尙書孫如游執稱本朝無此例復諭內閣以皇

考遺命爲言大學士方從哲等揭奏先朝有貴妃進封如

慈聖太后因誕育皇考母以子貴若但以待奉勤勞遽加

尊號本朝實無此例遂止不封而移居貴妃于慈甯宮凡

朝謁尊禮一如神廟之子慈聖故事時西李康妃有專寵

鄭貴妃投誠于李故所求立應封后者太后之漸也竊謂

光廟此舉以消讒間以釋疑城厚則厚矣而不可訓也獨
不思考靖病篤及既崩而貴妃挾制事乎

祖制宮中服飾器皿惟后用黃餘俱用紅鄭貴妃有寵神
廟代請賜黃慈聖不許請之再四乃曰皇帝講分上安得

不聽因傳懿旨東西兩宮皆賜黃神廟遂止不敢復用後
孝端上仙一切宮中印務慈聖俱付西宮范德妃權署家

範嚴整如此是時穆廟東宮劉昭妃尙在後熹廟登極移
貴妃于仁壽宮而迎劉太妃于慈甯宮禮也按穆廟據明

作神廟而細釋下文又似穆廟之妃未審孰是
校酌中志亦云神廟昭妃劉老娘二恐此誤記耳
又
上親點吏部右侍郎史繼偕南京禮部右侍郎沈淮俱陞

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從輔臣方從哲請也

又點何宗彥朱國祚劉一燝韓爌各陞禮部尙書兼東閣

大學士入閣辦事又召輔臣葉向高于田間又諭禮部封

皇弟瑞王于漢中府惠王于平陽府桂王于東昌府惠王

請改荊州桂王請改衡州從之

上御文華殿傳諭內閣朕今早于御門見各官隨從多執

灑金大扇及回至省慈宮即聞散班官于會極門高聲囑

道朝儀本當嚴肅豈容慢褻至此卿等傳示大小九卿科

道等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違

禁紊亂朝儀者糾儀官指名參來重治

上諭天氣炎熱邊臣暴露疆場忠勞可念賜經畧熊廷弼
總督文球巡撫周永春及總兵等官銀幣各賞資有差
給事中周朝瑞疏奏慎初三要一日信任仁賢二日推廣
恩澤三日斥逐嬖倖又請停止金花銀兩內閣激上怒謂
此項銀兩原係祖制進內以備萬壽諸費今朝瑞擅請停
止爲大不敬幾于廷杖既念卽位之初姑從輕處降一級
調外閣部連揭求賜寬釋不聽

上諭吏部向東宮講讀官著查現任者卽予優擢其在籍
者速與起用已故者題與贈卹以示講幄舊恩又諭用人
毋拘資格凡有才能卓異者卽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其

養病致仕各官內有年力未衰素行表著者著量才起用
左都御史王紀奏請釋宗藩充誣按充誣兩朝從
信錄誣作鯀亦以疏
救劉光復錮繫五載矣允之

起陞鄒元標爲大理寺卿王德完爲太僕少卿元標鄒公
天性剛勁丁丑甫釋褐時張江陵聞父訃不奔喪上疏爭
者輒予杖公賚奏疏入朝適趙艾諸公方受杖公視杖畢
而後詣會極門投疏直日內閣曰若非上奪情疏乎盍以
趙某等爲鑒公曰吾告病耳疏入而明日果杖嗣是屢起
屢躓迄不少挫伏林下二十年世以出處卜消長命下起
陞士論稱快德完王公卽疏請篤厚中宮被杖者于國本

稱爲第一人原任戶科孟養浩楊東明程紹吏部白所知
俱起陞太常少卿姜應麟鍾羽正李本固丁懋遜史弼俱
起陞太僕少卿程紹以礦闖參逮夏縣知縣疏救草職應
麟以爭封貴妃鄭氏謫降者所知以吏部守制爲戴士英
誣其匿喪營陞草職者至是俱起陞矣原任吏部郎中張
鳳翔耿廷柏俱起陞南京大常少卿汪應蛟起陞南京戶
部尙書饒伸馮若愚俱陞南京光祿少卿劉元珍胡克儉
王惟儉白瑜原任知府錢策俱陞光祿少卿饒位何景馮
從吾黃龍光鄒德泳何士晉邵輔忠俱陞尙寶卿區大倫
秦聚奎涂喬遷柳佐俱陞光祿丞王佐林材劉文炳劉時

俊袁可立俱陞尙寶丞呂圖南陞南京通政司右參議萬
連崑陞南京禮部郎中翟鳳翀神下南京戶部郎中原任知縣
滿朝薦陞南京刑部郎中原任通判夏燠陞工部郎中原
任同知王邦才陞南京戶部員外郎尙寶陞南京兵部主
事史孟麟南京禮部主事郝各宦按剝復錄郝各宦以天
啟五年十二月削奪卽
也此人南京刑部主事原任知縣韋國賢南京工部主事一
時共起陞大小官四十八員

上特諭內閣文華殿窄小百官排班喧擠朝儀不肅今發
內帑銀一百萬兩啟建皇極門殿著欽天監擇日興工
兵部尙書黃嘉善奏請將萬厯四十八年九月以前拖欠

先撥志如 卷之二
未徵錢糧悉行蠲除并通灣店房遺息請查豁免從之

光廟御體羸弱雖正位東宮未嘗得志登極後日親萬幾

精神勞瘁鄭貴妃欲邀歡心復飾美女以進一日退朝內

宴以女樂承應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體由是大劇

八月晦日甲寅按推麻是月丙午朔八月二十九日即晦日當甲戌也又以下文九月乙亥朔證

之寅字當爲上病漸深召見閣臣方從哲等顧皇子諭曰

戊字之誤卿等輔他爲堯舜之君語及壽宮諭要緊者再時有鴻臚

寺丞李可灼自云有仙丹介內閣奏聞上以問從哲從哲

對曰臣等亦知之然未敢輕信上卽命中使宣傳諸臣既

退可灼至又同進診視具言病原及治法甚合聖意上喜

命進藥諸臣復出可灼與御醫各官商確未決須臾乳媪

至候問皇躬上趣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以進前是上

飲湯輒喘及服可灼藥乃受上大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

官門外候少頃中閣傳聖躬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

諸臣歡躍而退可灼與御醫各官畱有頃可灼乃出閣臣

邀詢之上恐藥力歇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進傳促

益急遂再進訖閣臣卽問服藥後何如可灼云聖躬安適

如前次日五鼓內宣召甚急諸臣趣進龍馭上賓矣蓋九

月乙亥朔也時外廷盛傳宮中蠱進美女上體由是虛損

御醫房內闈崔文昇復投相反相伐之劑給事中楊漣已

具疏論其合謀弒逆至是以服可灼藥遂至大故藉二之
口遂漸不可解光廟初服藥時傳旨賜可灼銀幣已賓天
矣從哲猶奉前旨票賜銀幣如故御史王安舜首疏劾之
畧曰當聖躬疾篤正中外危疑之日李可灼敢以無方無
製之藥駕言金丹夕進御而朝賓天卽不能深文以伸公
討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罪疏入乃改票可灼罰俸一年
旣而可灼席棗待罪又票著馳驛回籍御史鄭宗周疏請
寸斬崔文昇以謝九廟之靈從哲票著司禮監議處衆心
益憤不平于是論者蜂起嗟乎可灼文昇罪實難逃而從
哲回護如此則紅丸之進亦難免黨同合謀之疑矣

此卽要典中紅丸一案也謹案孝宗有疾太醫進藥鼻
衄驟崩蓋誤用熱劑也御藥局太監張瑜醫官施欽劉
文泰等四人皆下獄據正律誤用御藥大不敬當斬是
時刑部尙書閔珪左都御史張敷華尙書掌大理寺事
楊守隨僅引交結近侍官員律論絞議者猶以未盡法
爲恨斯時爲政府者宜援故事文昇不問可灼蒙賞是
非倒置乃爾遂致一激而爲孫宗伯之弒逆再激而爲
魏忠賢之爰書黨禍不已國運隨之德清方從哲之內其足食
乎

西李康妃爲光廟所專寵鄭貴妃陰結權于康妃水乳契

合屢以進封貴妃爲請羣臣堅持不可及光廟崩貴妃與康妃密謀擁留皇子于慈甯宮欲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同處分政事太監王安者保定人初爲光廟東宮伴讀以從龍恩陞司禮監太監光廟頗嚴憚之登極一月一切聖政王安左右之力爲多至是知康妃等謀深以爲不然遂具揭遍投外廷稱選侍欲擁立東朝倣前朝垂簾故事羣情洶二受遺命諸臣大懼閣臣方從哲等率羣臣哭臨門閉不得入給事楊漣排闥直入守門內閣持挺亂下漣厲聲曰皇上崩正臣子入臨之會誰敢辱天子從官者內閣止不敢動羣臣乃得入至乾清宮哭臨畢羣臣問皇子所

在諸閣張口不對羣臣相率立殿內力請皇子出從哲議皇子暫返東宮俟選侍移居乃正位乾清漣面斥之謂天子無返居東宮之理選侍無僭居乾清之理呼內閣李進忠等責以嚴詞諭以禍福良久皇子始出倉卒升輦閣臣劉一燝尙書周嘉謨英國公張維賢給事中楊漣等共登肩輿之行數步輿夫始至是日居文華殿羣臣先行叩慰禮卽請進位行五拜三叩頭禮于是周嘉謨楊漣與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左光斗等具疏力請選侍移宮原注時未封康妃故稱選侍次日羣臣立候上批有旨選侍著卽移仁壽宮王安等從中恐喝選侍遂不及待侍從手抱八公主徒步以行

凡簪珥衾裯之屬俱爲羣閹所掠奪選侍位下內閣李進忠劉朝田詔等乘機竊盜內帑王安發其事追究牽及選侍之父御史賈繼春上書政府謂先帝賓天骨肉未寒宜調護挽回使選侍待終天年皇女無虞意外給事中周朝瑞駁之謂喜樹旌旗妄生題目繼春辨謂保全選侍蓋亦人情至理非詫眼旌旗驚心題目且皇上父子相繼宗社何嘗不安必待傾選侍以安之乎卽移宮原是正理何必立時驅逐乎草其已進儀注之貴妃因其無端羅織之老父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云云有旨雉經入井等語有何憑據著令回話繼春回奏以

風聞對有旨賈繼春削職爲民

御史左光斗疏奏畧曰選侍移宮之後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伏乞皇上宣召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今日調御何方李進忠劉朝旣經正法其餘概從寬宥庶幾燒梁獄之詞者正以寢淮南之謀疏入上傳諭內閣朕幼冲時選侍氣凌聖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病篤選侍威挾朕躬欲封皇后朕心不安暫居慈慶宮選侍復差李進忠劉朝等每日章奏文書先奏選侍方與朕覽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選侍于噦鸞宮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其李進忠等盜庫首犯

事干憲典原非株連卿等可傳示遵行

給事中楊漣疏敘移宮事情末云臣當日卽語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卽本日緝獲罪璫只宜殲厥渠魁無滋蔓引大抵宸居未定先帝之社稷付託爲重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其宸居既定旣盡臣子防微之忠卽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移宮始終如此乃移宮之後忽來蜚語有傳選侍徒跣踉蹌欲自裁處皇妹失所至于投井者或傳治罪璫過甚者或稱內外交通者使聞風歎息之言作此日不白之案九廟神

靈鑒此熱血伏乞皇上于皇弟皇妹時勤召見諭安不妨曲及李選侍酌加恩數仰體先帝遺言云二疏入次日特諭羣臣曰朕幼冲登極開誠布公不意外廷乃有謗語輕聽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有如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申諭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諸臣入臨畢請朝見朕李選侍阻于暖閣不許朕出司禮官固請選侍許而復悔又使李進忠請回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殿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牽朕衣卿等親見當日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慶宮卽乾清宮躬視皇考入斂選侍又阻朕于暖閣司

禮官王體乾固請得出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恭送梓宮于仁智殿選侍差人傳朕必欲再朝見方回各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奉皇考命依選侍朕不往彼宮飲食衣服皆皇考所賜每日僅往彼一見因之懷恨凌虐不堪若避宮不早則彼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今不知如何矣既毆崩聖母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朕之苦衷外廷不能盡知今停封以慰聖母之靈奉養以追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仰體朕心矣臣工私于李黨不顧大義諭卿等知之今後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欽此

按此卽要典中移宮一案也當時楊左二公何嘗不請調護選侍而毆崩聖母威挾朕躬等語皆熹廟論中之言乃盡舉以爲楊左等罪案逆賢輩不足責熹廟中夜捫心何以自解嗟乎奸臣惑主顛倒是非可勝悼哉

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御史劉廷元往日用事羣小附和開欵造單日謀驅逐今忽有巡按順天之命臣工無不錯愕并糾徐兆魁撫楚不職當賜罷斥有旨兆魁以新簡畱用廷元下部院看議已而部院覆廷元候論定處及世揚首攻二奸彼黨恨之入骨遂誣捏世揚青衣小帽夜入王安直房潛謀定策嗚呼鼎湖未泣謀定何策龍馭既升普天

先撥志如 卷之十一
縞素矣而青衣宮禁有是理否

泰昌元年九月熹廟卽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天啟以明年爲天啟元年自九月至十二月仍稱泰昌元年大行皇帝謚曰貞皇帝廟號光宗

天啟元年給事中張鵬雲御史馬逢皋等追論御史劉廷元下廷臣看議吏部尙書張問達等覆奏畧曰御史劉廷元當先帝青宮危疑豈不熟聞突有張差之變廷元職司巡視宜何如其憤激乃云迹若風癩貌同黠猾若休戚不相關者然幸仗皇祖神明立斬以決此案設眞信爲風癩俾元兇漏網不知廷元何詞以謝天下提牢主事王之宗

明其不風不癩有心有胆此語可以動皇祖之慈念可以堅先帝之孝思可以遏宮禁之邪說可以明臣子之忠愛功在國本義在人心廷元不聞一語自咎反曉二于忠義亂賊之辨將指衛前星者爲亂賊乎阿後宮者爲忠義乎抗正直者爲亂賊乎工邪媚者爲忠義乎科臣張鵬雲道臣馬逢皋懷恨不平連章瀆奏皆爲宗廟靈長計至深遠也有旨劉廷元著降三級調外任用

禮部尙書孫慎行追論閣臣方從哲輕信李可灼以進紅丸藥致皇考速逝縱无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益難掩弑之實且引許世子止不嘗藥以責從哲給事中

魏大中亦疏參從哲并及張差崔文昇李可灼內云可灼之藥不合之文昇不備文昇之逆不遡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參之三案不悉不定時先後糾彈者刑部侍郎鄒元標光祿少卿高攀龍給事中惠世揚周希令彭汝楠沈維炳薛文周御史張慎言禮部主事劉宗周等奉旨廷臣會議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奏畧曰進藥始末臣等所共見聞弒逆二字何忍輕言但進藥之時不能力止進藥之後龍馭卽升票處可灼又不重究今輔臣自請削奪爲法受過臣等會議應如所請崔文昇李可灼應下法司從重究擬云二有旨李可灼著法司究問崔

文昇仍發遣南京去時文昇已充南京淨軍也後法司擬可灼遣戍有旨依議

孝和素與李康妃有隙康妃有寵于光廟孝和由是鬱成疾臨崩有遺言云與西李有仇負恨難伸等語時熹廟年幼不甚省

熹廟旣卽位封乳媪客氏爲奉聖夫人移居咸安宮衣食幾與三宮等時魏忠賢已入宮中客氏初與內閣王國臣有私按王國臣卽魏朝後改姓名者如魏忠賢之卽李進忠蓋以盜帑思逃國法也語見酌中志旣又

私于忠賢王安方掌司禮監印客與賢協力擁戴內閣李進忠劉朝田詔等以盜內帑下獄原注忠賢初入宮亦楊名進忠後改今名楊

公漣疏參忠賢忠賢乞憐于安二盡委罪于李進忠以飾外廷忠賢遂得無恙既而國臣與忠賢爭客氏而興熹廟詢客意所向因逐國臣而留忠賢王安不平其事深加誚責客與賢反大恨安二循例告病擬邀溫旨即出有關陸蓋臣者霍維華戚也通信維華謂安與賢適當水火有隙可乘華遂出疏參安賢猶懷前恩思爲援手王體乾心圖掌印從懇客氏激賢怒遂矯旨允告隨降謫南海子縊殺之名下曹化淳王裕民馬應辰等俱降責有差

王安既死忠賢用車烏程沈淮首通其名下劉榮以轉通于賢由是附賢者漸衆賢以霍維華之攻王安也深德維

華維華因引孫杰與賢通線索漸密冢宰周嘉謨惡之以年例黜維華于外孫杰遂疏攻嘉謨嘉謨引疾賢矯旨准回籍調理次年孫杰亦以例外轉

神廟時熊廷弼以兵部侍郎經畧遼東嗜殺過當然守禦甚嚴賴以安堵然性剛愎自用歲時絕無一介賂遺當路以此失權貴心給事中姚宗文自遼歸訟言其短衆遂論列廷弼廷弼請告回籍以遼撫袁應泰代之廷弼在遼凡流民來歸聚集堡城中給其衣食有逸出者輒殺之號令嚴密有犯不赦以故奸細不得行應泰至盡反熊所爲敵騎至遼城下奸細開門內應或云袁應泰所納遂至遼民

失所男女羣擁轅門控懇概置不理以故遼民憤恨招敵攻城遂開門擁入遼陽陷應泰自刎報至舉朝震恐熹廟卽家拜廷弼兵部尙書復視師于遼賜尙方劍得便宜行事又令大小九卿科道祖餞都門外以寵其行時王化貞以巡撫駐廣甯上令廷弼守關先是王化貞主戰欲用西師制敵而密招叛將李永芳爲內應廷弼欲阻險修備畫關而守議旣相左臺省又各以意見佐之遂成水火焉天啟二年正月大清兵至遼陽廣甯居民訛言且欲渡河紛二南竄左營參將孫得功旗鼓遊擊某遂擬縛化貞以獻敵化貞大懼踉蹌逃歸廷弼在前屯遇之快化貞之

主戰而逃也幸畫關之說爲有當也遵奉守關之旨亦改旆而南言者並以私逃論列化貞逮廷弼自詣法司俱議斬楊公漣等議廷弼奉守關之旨不可謂逃又不當與化貞同列是時持公平之論者咸以此爲允當云

遼事一案立讞者刑部主事顧公大章也先是丙辰丁巳之際正人日受摧殘大章慨然以賈彪自居及補官國子博士頗爲世道効力後爲同事詡其功遂犯時奸忌御史楊維垣疏參讞獄大章疏辨熊王之案誅心則廷弼難未減論事則化貞乃罪魁頗自謂持平今諸臣並論辟矣業已辟矣又何讐焉維垣又參大章受熊廷弼賄四萬代爲

營脫弁及花獻宸佟養冲等大章又辨爾時會審者二十
八人二各有單始而各出所見終而畫一成招蓋三法司
共議而定此辟臣曷嘗釋廷弼哉廷弼行賄應行于議釋
之人不應行于定辟之人至花獻宸係御史李時榮所定
佟養冲係御史吳應琦所批釋與臣風馬牛不相及維垣
但欲甚臣之罪不知已蹈說謊欺君之條矣有旨奏剖既
明著照舊供職後逆賢借熊案殺楊左實本維垣之疏云
汪文言者歛人也因黃正賓以交于諸君子後遊長安與
東宮伴讀王安善因爲安指說當世人品某二爲正某二
爲邪安聽之亶二不倦丙丁之際正人盡退而局中諸有

力者亦漸相攜貳文言策之曰浙人主兵也齊楚容兵也
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可構也遂
多方用間齊浙果大構卒以兩敗而楚乃歸正雖楊左主
其謀而先後奔走以王成之者文言也庚申之歲鼎湖再
泣擁護冲主鼎新朝政則南昌劉一燦與王安共濟文言
實綢繆之時諸君子爭嘉文言之功而忌者日益衆王戊
被逮下法司僅未減人謂文言宜少休矣文言不聽益遊
公卿間遂入蒲州韓爌高邑趙南星之幕寅緣題入內閣
中書頗肆招搖甲子歲阮大鍼因爭吏都垣缺欲釋憾楊
左等嗾刑科傅櫬疏參文言下詔獄卒无可坐特出中旨

廷杖一百後逆賢欲借文言口殺楊左等御史梁夢環復疏參逮下詔獄

天啟三年癸亥京察先是鄒公元標為左都御史羣小憚其丰采必逐去之而後快于是給事中朱童蒙部允厚部興治相繼攻之福清葉公揭謂童蒙止論其講學允厚并訾其人品興治遂擬為賊三臣之意同似不在于講學而在明歲之考察也元標連疏乞歸陞趙公南星為左都御史與吏部尚書張問達同主察典故給事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即向齊楚中之持局者也時目為四凶考功郎程正已素惡其招權亂政復廉得賄狀俱當之以不

謹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爭之甚力正已不聽諸有議者亦俱從褫斥不稍假借

給事中阮大鍼者桐城人與左公為同里甲子吏科都缺序應屬劉宏化其次大鍼又次魏大中
大鍼素與東廠埋刑傅繼教善繼教及刑科傅應與逆賢之甥傅應星通譜稱兄弟大鍼計邀中旨借上供事劉宏化不得陞轉朝論沸然知大鍼自為地也高邑趙公擬如例轉大鍼懼又疑左公發其謀適有熊徐之隙參左公及張鵬雲魏大中大鍼請告以歸按明史光斗傳吏科都缺應屬周士樸大鍼勒士樸不遷以為已地與此屬宏化者異
兵部員外郎鄒維璉廉而木高邑器之調為吏部時江西

無在明過錄其長考也
可見明史光斗傳

現任有司官吳羽文而鄒以員外調皆屬被格給事中傅
櫪遂參高邑紊亂舊規援引私人高邑伸辨有旨督趣維
璉到任櫪再疏并參左光斗魏大中目爲邪黨御史張訥
疏內有躍治之銓卽屢煩與命之招呼等語御史袁化中
出疏辨明福清葉公票旨各心供職不得爭辨求勝
光庸有選侍趙氏者尙未有封號素與客魏忤熹庶時客
魏乘機矯旨勒令自盡趙將光庸所賜金珠等項羅列桌
上沐浴禮佛西向再拜然後投繯僅以宮人禮斂之崇禎
時無有聲其寃者

熹庶張裕妃有娠鋪官冊禮已畢忽得罪客魏矯旨將宮

人盡行屏逐絕食而死草其封號如宮人例焚化崇禎時
復其封號

范慧妃偶失寵李成妃侍熹庶寢代范乞憐客魏偵知之
亦矯旨草封絕食一如裕妃先是李妃有鑿于張預爲之
備幸得苟延又值客魏怒少解遂出爲宮人至崇禎時始
復其封號給祿如舊

內閣劉良相者曾爲熹庶伴讀孝和遺言云與西李有仇
者良相執筆也後逆賢矯旨謫住鳳陽殺之

天啟四年涇陽張問達去位高邑趙南星秉銓銳意澄清
然徑情直行視政府蔑如也福清以下多不悅福清故堅

卧以持之致有傳櫬之事先是應山楊公由僉院升副院
僉院虛席熊明遇徐良彥皆欲得之應山與高邑諸公堅
執不可其推轂桐城左公熊徐大怒遂嗾傳櫬參論高邑
再及桐城并連魏大中張鵬雲等

熹庸偶以小恙怒魏忠賢待罪私邸外廷有傳其事
者應山遂草二十四大罪之疏桐城左公贊之甚力而微
商之澄江繆昌期澄江謂此事非可輕言夫擊內者只爭
呼吸間耳一不中而國家隨之況今且內無張永外無文
襄可幾幸乎桐城默然不三日而應山之疏竟上疏入而
忠賢已待內久矣時天啟四年甲子六月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楊漣題參逆瑞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蔑法無日
無天大負聖恩大千祖制乞奮乾斷早救宗社疏畧曰高
皇帝所定律令中官止供掃除不許干預政事東廠魏忠
賢者本一市井無賴至中年淨身黃入內地初猶謬爲小
信小忠以倖恩既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
票擬責重閣臣其餘不得假借自忠賢擅權之後旨意多
出傳奉真偽莫辨近且三五成羣逼勒票擬甚有竟自內
批者壞祖宗二百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家
臣周嘉謨同受先帝顧命親捧御手首定大計者也乃忠
賢急于剪已之所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示意孫杰論

先撥志如
逐大罪二也先帝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
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鄒元標
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喉言官論劾去顧子護黨
氣毆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警忠義大
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
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崔忠賢一則使人諄辱于部堂迫
之使去一則與沈灌交構陷之削籍其不容盛時有正色
立朝之臣大罪四也國家所最重者無如枚卜忠賢一手
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爲它辭以錮其出是
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

太宰北少宰所推皆黜陪貳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
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
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徐大相等九人抗論觸忤忠賢傳
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申謂皇上之怒易
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傳聞
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
橫上年因皇上南郊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
上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此猶曰未有名封也裕妃
以有喜得封中外欣二相慶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
矯旨勒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且猶

曰在妃嬪也乃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不意繞電流虹之祥
忽化而爲飛星墜月之慘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
是皇上并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先帝在青宮四十年
操心慮患所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耳卽皇上倉卒受
命時擁衛防護之中王安亦不無微忠焉而忠賢以其私
忿矯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慘毒難言其大小
內臣無辜而擅殺者不知幾何是不但讐王安而實敢于
讐先帝之舊侍與皇上之老僕驕肆橫逆畧無顧忌大罪
十一也至于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毀人居室建立牌
坊鏤鳳雕龍干雲挿漢豈特坐地之擅用朝官僭擬陵寢

而已哉大罪十二也且今日蔭錦衣明日蔭中書金吾之
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卿魏良弼魏良
材魏希孔及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
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
而手滑胆粗用立枷二死皇親家人數命意欲扳害皇親
搖動三宮當時若非閣臣立持則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
大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其墳脉忠賢
乃誣以開礦立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之趙
高鹿可爲馬忠賢以煤爲礦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

按明史作王思敬等又無胡遵道名此
與紀事本末同似是明史傳寫脫誤耳 侵佔牧地果真自

有撫按學道治理乃竟拏入黑獄拷掠致斃使青燐赤壁之氣結于璧宮泮水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俾因頓以去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大罪十七也北鎮撫臣劉僑不冝殺人媚人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此明示以大明之律令可不必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已奉到任明旨矣而鴻臚傳單忽蒙詰責及科臣覆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使煌二天語朝夕紛更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耶大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宄非以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

而雞犬不甯傳應星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爲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爲之投畀設網片語違忤駕帖立下如近日逮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造謀告密日夜未已勢不至興同文之獄刊黨人之碑不止大罪二十也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往來忠賢私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倘天不悔禍宗功事成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沈淮創立內操使羽黨盤踞其中安知無大盜刺客深謀不軌之人寄迹于內相之家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故識者每爲寒心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進香涿州餓騎之

簇擁如雲蟒王之趨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灑道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而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也。今春聞忠賢走馬御前大無人臣禮。皇上曾射殺其馬而忠賢不自畏罪且進有傲色退多怨言朝夕隄防介二不釋蓋由寵極則驕恩多成怨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而一念放肆遂收拾不住奈何養虎兇于肘腋間乎。雖寸戀忠賢不足盡其辜矣。大罪二十四也。忠賢負此大罪恐內廷之竊發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恐外廷之竊發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扳枝附

葉倚託門牆或認作居停或投充門客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卽或奸狀敗露奉聖夫人復爲之彌縫其罪戾遮護其回衷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而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而不知有皇上卽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似不知有皇上止知有忠賢者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必曰內邊不官凡宮中府中事無大小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反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卽如邇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始敢批發嗟二天顏咫尺票擬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

之外事勢至此羽翼將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益孤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誤臣卽欲死報皇上亦何能及乞集大小文武勲戚勅令法司逐款嚴訊立刻正法以快神人其奉聖夫人亦并敕令居外以全恩施如此則天意回人心悅海內不立奏治安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死不恨疏入忠賢亦惴二懼禍欲結輔臣韓爌爲之地爌嚴拒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委曲調護遂令魏廣微條旨廣微固素結忠賢附爲同姓漣疏中有門生宰相之語廣微恨之因擬嚴旨切責朕自嗣位以來日夕乾

乾謹守祖宗成法惟恐失墜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從前一切政事皆朕親裁奚從旁落至于中宮皇貴妃并裕妃事情宮壺嚴密況無指實外廷何由透知內言毒害中宮暨貴妃皇子等語憑臆結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豈是忠愛之心楊漣被論回籍超擢今日自當盡職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款嚴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論以後大小各官務要盡職不得隨聲附和有不遵的國法具在決不姑息時忠賢亦有抗辨疏反優詔答之于是太僕卿朱欽相等給事中魏大中許譽卿等御史袁化中李應昇等南京兵部尙書陳道亨等科臣

楊朝棟趙應期等各上疏請立斥忠賢以清肘腋俱不報
應山疏上後應者響合福清葉向高亦密具一揭諷上准
魏監忠賢退歸私寓待之以優渥比于勲戚大臣庶上不
失恩意下明其退讓此兩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內意福清
懼思有以自解乃揚言此揭非出吾意乃門人逼我爲之
門人指澄江繆昌期也當應山疏初上福清大不以爲然
謂忠賢于上前亦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
攫之忠賢挽上衣阻之不得陞有小璫偶賜絛忠賢叱之
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若大洪疏行今後
恐難再得此小心謹慎者侍上左右矣澄江在座正色曰

誰爲此言以欺老師可斬也福清色變不樂而出應山聞
之憤甚福清乃貽書致解雖本前語而已圓融其辭應山
欲將此書發抄有止之者乃已自門人逼我之言出忌者
遂附會其說謂應山之疏由于澄江而代草之毒蘊于此
矣

應山疏既不行意欲俟朝時面奏外廷遂喧傳其說一日
早朝鴻臚卿展自重請于應山曰面奏當于何時以便唱
引時有武內閣數百人因聞面奏之言皆持斧瓜等器耽
耽注視應山且諭左班諸臣不許擅出奏事而應山目懾
氣奪曰姑徐之于是忠賢之黨知外廷不足畏遂肆毒焉

福清葉向高時爲首輔才能籠罩忠賢頗敬禮之應山率衆人詣福清處曰今魏忠賢怙惡擅權國勢將去公爲心膂重臣同國休戚小者不必問宜請上御門將忠賢殺皇子貴人妃嬪諸大逆狀明白奏請處分以清君側失此不圖流禍將大焉用彼相爲向高曰僕老矣不惜以身報國倘主上不果聽公等置身何地乎忠賢聞之恚曰何待諸臣我卽請上御門召問諸臣如上以爲有跡寸磔何辭不然可自爲計衆益憤向高爲兩解之事稍息八月向高請告歸而黨禍乃起

高邑趙南星與少司徒魏允貞最相契厚稱同調焉大學

士魏廣徵其子也廣徵執子姪禮甚恭高邑以其不肖也弗爲之禮每向人曰魏見泉可謂無子見泉允貞字也廣徵聞之深以爲恨後廣徵大拜復往謁高邑三及門而闈人弗爲通曰有事講請坐無事請回廣徵覘然曰人可以不見官不可以不見遂索取原刺以歸而決意違宿憤矣四年冬十月頒朔魏廣徵不至及言太廟禮將竣始踉蹌趨入吏科給事魏大中糾廣徵以執政重臣遇廟朔大典偃卧私家大無人臣禮因而攻者甚衆御史李應昇疏更切直畧曰閣臣魏廣徵方其偃仰高卧不拜正朔迨至日中祭畢然後闖入廟門科臣糾之乃疏辨自謂罪止失儀

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案大明律失儀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失誤者杖一百廣微宜何居焉可覲然復入中書之堂乎國家設立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廡則宰相待異廣微之父允貞嘗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閹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以此輩爲伍者此另有一輩爲緣方今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慙每見指摘輒自張皇不啻十目十手之暴其隱也廣微當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也疏入奉嚴旨責其恣肆借端輕侮不諳

大體

魏廣微深恨衆人之糾劾也揣忠賢以應山銜大中等因欲借刀剪除遂與比周密謀以黨者人主之所惡也乃譖于上曰楊左袁魏與在朝諸臣蔑主冲幼結黨擅權不盡竄殺無以明主威而服天下輕蔑之心上意遂移忠賢得以肆行排陷初猶挑激上怒傳奉票擬繼則從中發票語付閣膽進廣微在其門下初稱宗弟後稱宗姪内外交通而縉紳之禍始烈

崔呈秀者蘄州人以御史巡按淮揚貪墨甚著錫山高攀龍爲總憲力任澄清舉江西巡按謝文錦爲廉糾崔呈秀

爲貪呈秀百計求援而高公執法不少徇遂擬遣戍呈秀
乃微服持賂忠賢願爲之子呼之以父忠賢悅遂出中旨
免其勘復起用呈秀素與內閣許秉彝善魏廣微與內閣
王朝用善許爲石元雅掌家石與王皆在逆賢名下于是
崔魏兩人互相謀畫咸借內力以圖報復矣

翰林馮銓者涿州人年少而美同館頗狎之左諭德繆昌
期狎之尤甚銓之父馮盛明爲遼陽兵備因邊患望風南
奔銓求援于諸君子甚哀而曲事昌期更至昌期每侮之
衆人中銓大不堪以此懷恨欲報銓素與魏忠賢姪魏良
卿善至是致書良卿極言外廷不足慮因導之行廷杖以

興大獄排陷衆人且又時二暗將外廷事情密報忠賢使
爲之備于是王體乾力主廷杖之說忠賢猶躊躇未敢卽
行體乾愆愆成之先杖御史林汝嘉林潛逃未獲遂杖工
部郎中萬燝錦衣大帥田爾耕體乾承望風旨遂斃萬燝
于杖下又疑林汝嘉藏匿福清寓邸緹騎圍繞遍行搜索
故福清待罪疏中有云閣臣之體蕩然者指此也

上性好走馬又好作水戲種二機械出人意表又好葺房
屋凡斧斤之類皆躬自操之雖巧匠不能過也忠賢每欲
有所處分卽令王體乾等伺其經營鄙事時卽從旁奏請
聽畢便曰你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而忠

賢輩得以操縱如意也

嘉善知縣謝應祥素有廉名後會推爲山西巡撫御史陳九疇以應祥曾筮仕大中之邑與大中有師生誼特疏糾之大中謂九疇爲焚琴煮鶴九疇參大中爲徇私把持應祥圖謀陞遷文選郎中夏嘉遇疏辨會推始末九疇復爭執不已奉旨魏大中欺朕幼冲把持會推以朝廷封疆爲師生報德夏嘉遇陳九疇奏揭紛紜成何政體各著降三級調外任用

大臣會看謝應祥等吏部尙書趙南星亟稱謝應祥之賢而明魏大中夏嘉遇之無私且云九疇所欲推者部尙友

也臣以尙友前厚賄科臣辭而又至故鄙之不與推有旨責其朋謀結黨淆亂國是南星遂以耄請歸奉旨御史初上疏當卽出一言何至于紛囂及有旨會看卿自不公忠爲人調弄況向日經筵朕親覩失力豈望澄清吏治旣年老引咎著回籍調理大學士韓爌具疏申救不聽

左都御史高攀龍以上切責大臣會看不公自劾失職奉旨總憲爲風紀重臣自當秉公執法卿旣無私何乃師友偏比不肖從公會看又旨幼冲字樣任情那改非欺而何旣求罷著回籍調理

冢宰總憲員缺會推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奉旨吏部都

分揚志如 卷上
察院混淆已久何乃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私人顯
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箝制衆人抗旨徇私又會推職名
止有吏部都察院不全列楊漣既親承諭旨佯爲不知注
籍躲閃又前與高攀龍等會看陳九疇事黨比不公了不
引咎公然欺朕幼沖眞老奸巨猾頑鈍無恥袁化中亦不
無扶同情弊陳于廷楊漣左光斗俱恣肆欺瞞大不敬無
人臣禮都著革了職爲民仍追奪楊漣左光斗誥命尙書
都御史員缺不拘現任在籍著再會推六七員來看遂起
升崔景榮爲吏部尙書改李宗延爲左都御史
楊左旣逐奸黨益無忌憚遂肆行誣陷于是魏廣微手寫

所欲起用之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維華等
五六十人目爲正人各加兩圈或三圈又將縉紳便覽如
韓爌繆昌期曹于汴李邦華鄭三俊等約百餘人目爲邪
黨重者三點次者二點託內閣王朝用轉送逆賢處以行
黜陟而紹徽復造東林同志錄羅列諸賢姓名又韓敬造
東林點將錄計一百八人郵致都門按籍搜索于是諸賢
受禍無一人遺漏矣

點將錄舊傳王紹徽所作而同志錄未見抄傳或是韓
敬因紹徽原本而增改之者耶

東林點將錄

開山元帥託塔天王南京戶部尙書李三才
總兵都頭領二員

天魁星及時雨大學士葉向高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尙書趙南星

掌管機密軍師二員

天機星智多星左諭德繆昌期

天閒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

協同參贊軍務頭領一員

地機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郎顧大章

正先鋒一員

劉汝錄作地魁星

劉汝錄左右先鋒
為郵維連房可壯
又以郵為八拜月啣吃房
為飛天士可而以周宗
建為小遮欄

天殺星黑旋風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

左右先鋒二員

天暗星青面獸浙江道御史房可壯

地周星跳湖虎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馬軍五虎將五員

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楊 漣

天雄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

天猛星霹靂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揚

天威星雙鎗將太僕寺少卿周朝瑞

天立星雙鞭將河南道御史袁化中

副源錄小孝度孝子立急
先鋒陳勇東國事插
迎席朱國楨沒遮欄
周順昌毛頭星親履
素小遮欄周宗建

副源錄本兵部左
侍郎魏應嘉

馬軍八驃騎八員

天英星小李廣福建道御史李應昇

天捷星沒羽箭陝西道御史蔣允儀

天空星急先鋒山東道御史黃尊素

天退星掉翅虎浙江道御史夏之令

天兇星沒遮欄吏科給事中劉宏化

天滿星美髯公刑科給事中解學龍

地獨星毛頭星刑科給事中毛士龍

副源錄作白日鼠

地鎮星小遮欄工科給事中劉懋

總探聲息走報機密頭領二員

天速星神行太保尚寶司丞吳爾成

地速星中箭虎光祿寺少卿丁元薦

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

地囚星旱地忽律廣西道御史游士任

掌管錢糧頭領二員

天富星撲天雕禮部主事賀煊

地狗星錦毛犬尚寶司卿黃正賓

定功賞罰軍政司頭領二員

地正星鏡面孔目左僉都御史程正己

副源錄正己
尾龜

地奴星催命判官左通政涂一棹

副源錄涂一棹由世夜

掌管行刑劊子手頭領二員

地損星一枝花禮部尙書孫慎行

地平星鐵臂膊刑部侍郎王之宋

捧把帥字旗將校一員

地賊星鼓上臬內閣中書汪文言

守護中軍大將十二員

天壽星混江龍大學士劉一燦

天微星九紋龍大學士韓 爌

地短星出林虎大學士孫承宗

地轉星轉一作劍立地太歲吏部尙書周嘉謨

地角星獨角龍吏部尙書張問達

天傷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鄒元標

天貴星小旋風右都御史曹子汴

地軸星轟天雷禮部尙書王 圖

天牢星病關索刑部尙書喬允升

地強星錦毛虎工部尙書馮從吾

地巧星笑面虎吏部左侍郎陳于廷

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諭德錢謙益

四方打聽邀接來賓頭領十二員

地明星鍤笛仙戶部左侍郎鄭三俊

孫其年其人明史有公
乃其弟印此人也字孝與
崇禎人天啓元年遷禮
部右侍郎坐與李三才相
落職三朝要典有公考
挺擊疏

劉汝孫一子青夏家遇

先撥志如

卷之六

地壯星母夜叉禮部右侍郎張 蘊

地妖星摸著天光祿寺少卿史記事

地全星鬼臉兒光祿寺二丞李炳恭

地文星聖手書生翰林院修撰文震孟

地濶星摩雲金翅翰林院簡討姚希孟 劉汝孫考孟為表和尚

地陰星母大蟲翰林院檢討顧錫疇

地異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鄭 鄂

地滿星玉幡竿吏部員外郎周順昌

地獸星紫髯伯吏部員外郎張光前

地惠星一丈青吏部員外郎孫必顯

地暗星錦豹子禮部主事荆養喬

馬步三軍頭領四十六員

天慧星拚命三郎刑部尙書王 紀 劉汝孫作孫毛序

天孤星花和尚兵部左侍郎李 瑾

天暴星兩頭蛇兵部右侍郎孫居相

地勇星病尉遲兵部右侍郎李邦華 劉汝孫作孫日思

地惡星沒面目兵部右侍郎劉 策

地佐星小溫侯兵部右侍郎何士晉

地奇星聖水將戶部右侍郎陳所學

天哭星雙尾蝎左副都御史孫鼎相

先撥志如

卷之六

六三

天佑星金鎗手右僉都御史徐良彥

地刑星菜園子右僉都御史周起元

地醜星石將軍右僉都御史張鳳翔

地火星獨火星右僉都御史朱世守

地巧星玉臂匠右僉都御史程紹

地暴星喪門神右僉都御史王洽

地健星險道神右僉都御史李若星

天異星赤髮鬼左通政使劉宗周

地俊星鐵扇子大理寺少卿韋藩

地定星小霸王太常寺少卿韓繼思

地會星神算子太常寺少卿趙時用

利源孫時用并木折

地佑星賽仁貴太常寺少卿李應魁

地闖星火眼後猊太常寺少卿程

註利源孫註為醜郡馬

地稽星操刀鬼光祿寺少卿沈應奎

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夏嘉遇

利源孫嘉遇一五青

地走星飛天大聖吏部郎中鄒維璉

利源孫維璉為八

地察星青眼虎吏科給事中陳良訓

地煞星鎮三山兵科給事中甄淑

地雄星井木犴戶科給事中郝士膏

利源孫士膏係

地傑星醜郡馬兵科給事中沈惟炳

地幽星病大蟲尸科給事中薛文周

地孤星金錢豹子兵科給事中蕭基

利源錄基為
大眼殺視

天罪星短命二郎湖廣道御史劉芳

利源錄芳是
青眼帝

天敗星活閻羅江西道御史方震孺

利源錄震孺神
算子

地僻星打虎將山東道御史李元

利源錄元為小李廣

地微星矮脚虎福建道御史魏光緒

利源錄光緒至籍
手

地捷星花頂虎四川道御史練國事

利源錄國事急先
鋒

地威星百勝將河南道御史謝文錦

利源錄日宣沒面
目

地數星小尉遲雲南道御史李日宣

利源錄日宣沒面
目

地猛星神火將貴州道御史張慎言

利源錄慎言為打
虎將

利源錄有全眼處列理
意其忠

地樂星錢叫子山東道御史劉思誨

利源錄思誨為世
大忠

地伏星金眼彪湖南道御史劉其忠

利源錄誤作維新
以為小霸王

地隱星白花蛇河南道御史楊新期

利源錄誤作維新
以為小霸王

地耗星白日鼠湖廣道御史劉大受

利源錄作神醫
恂

地遂星通臂猿山西道御史侯恂

利源錄以為考漢
又作鐵之角子

地靈星神醫手雲南道御史胡良機

利源錄以為考漢
又作鐵之角子

地魔星雲裏金剛四川道御史宋師襄

利源錄師襄
病大星

地理星九尾龜河南道御史熊則禎

鎮守南京正將一員

地然星混世魔王操江右僉都御史熊明遇

利源錄混世魔王係陳
士元

分守南京汛地頭領六員

天竟星天一作平船火兒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允成利

天損星浪裏白跳南京吏部郎中王象春利

地英星天目將南京江西道御史陳必謙利

地進星出洞蛟南京山西道御史黃公輔利

地退星翻江蜃南京四川道御史萬言揚利

地劣星活閃婆南京工科給事中徐憲卿利

天啟四年甲子冬歸安韓敬造

按天罡地煞之名計氏北畧所載天罡星李三才等有名者僅九人地煞星顧大章等有名者僅四人而此則青面獸屬左光斗金眼彪屬魏大中亦與此不同

崇利後錄韓敬以附逆革職閑住

則豹子頭魏大中則黑旋風且青面獸為天暗星亦非地煞也惟某氏遺愁集所載天罡地煞之名較詳其畧言王紹徽為忠賢乾兒官至吏部尚書進退一人必稟命于忠賢時稱王媳婦嘗造點將錄獻之忠賢忠賢閱其書歎曰王尚書斌媚如閨人筆挾風霜乃爾真吾家之珍也其稱東林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戶部尚書李三才總兵都頭領天魁星呼保義大學士葉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書趙南星掌管機密軍師天機星智多星右諭德繆昌期天開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協同參贊軍務頭領地魁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顧大章掌管錢糧頭領天富星撲天雕禮部主事賀煊地狗星金毛犬尚寶司少卿黃正賓正先鋒天殺星黑旋風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左右先鋒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給事中魏大星飛天大聖浙江道御史房可壯五虎將天勇星大刀手副都御史楊漣天雄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天猛星霹靂火大聖寺少卿惠世揚天威星雙鞭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天立星雙輪將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又所錢謙益文震孟方震孺徐憲卿鄭三俊慎行陳干廷

毛士龍夏嘉遇周順昌何士晉趙時用等皆南直人也按文氏此編一百八人全具意即照點將錄之原本錄出者證之遺愁集所載惟左右先鋒二員一為房可壯一為周宗建與遺愁集以為鄒維璉房可壯者異又以維璉為地走星夏嘉遇為地飛星與遺愁集以維璉為地飛星房可壯為地走星者亦異其餘悉同攷之水滸傳所謂一百八人者除開天元帥數之今文氏所載合開天元帥共一百九人正與水滸合惟天罡星少一人地煞星多一人蓋立地太歲水滸作天劍星此誤作地劍耳至青面獸本係天暗星計氏誤入之地煞此傳寫之繆當以此編與水滸傳合者為正

十月蘇松兵備道朱童蒙前任省中以疏攻理學大臣鄒元標等癸亥京察例出此任在任多為不法心不自安引病求退有旨朱童蒙不准養病并前例推部允厚李春煜與朱童蒙俱升京堂用巡撫周起元具疏劾奏童蒙時織

監李實以楊姜事疏劾起元給事中李魯生復攻之急而

巡漕御史俞思恂按俞當作喻又飛書長安言其可殺奉旨周

起元護庇楊姜今又誣朱童蒙排陷正人姑著削籍為民

追奪誥命

南京御史呂鵬雲以例推僉事請告奉旨呂鵬雲不准告

病并諭例推考察各官徐大化孫杰與呂鵬雲俱升京堂

用霍維華王志道部興治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俱起復

原官催來到任按此起復原官者六人前校剝復錄以為當補楊維垣此其證也

給事中李恒茂具疏申理崔呈秀等奉旨御史崔呈秀事

情顯係誣讎不必行勘著回道管事知縣石三畏既經多

薦暫擬部銜仍候考選其薦主陳九疇卽升京堂用
十一月上諭內閣朕覽李魯生本內會推武臣一節因思
文臣票擬不知只應元輔注思取抑次輔等與聞一二也
前時鴻臚寺數起批行外廷噴二近日巡視科道本止乞
嚴行相視遽擬領埋且乞討肩輿者乞進侯爵者卿概應
之如響平章之謂何今後元輔還當同寅協恭集思廣益
次輔等亦勿袖手坐視伴食依回大家殫力抒忠其期于
平以副眷注時魏廣微欲專政遂于告病之際求逆賢傳
特諭分票商量廣微與逆賢通譜凡遞消息親手書就外
題曰內閣家報釘封鈐送至王朝用朝用復加封記送至

逆賢直房黃汝良史記事皆以書勸廣微停止中旨大拂
其意隨有李魯生帝曰執中王曰建中旨不自中出而誰
出之疏天下譁然笑之嗟乎魯生之逢迎求媚若此尙足
齒于人耶

大學士韓爌因有票擬不當之論遂引罪求斥畧曰臣以
謫劣備員中書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肘腋无能紓宵旰
之憂忠直尙稽召還而撈掠朝堂無能回雷霆之怒以至
後先多官之黜論旨中出之變在聖明祇肅紀綱乃中外
懼與黨禍而臣旣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
事執持爲封還之懇此皆罪狀之大且著者請亟褫臣官

先撥志如 卷之二
仍治臣罪爲輔弼溺職之戒奉旨卿親承顧命當矢公盡職乃歸罪于上退有後言今旣悻二求去著馳驛回籍閣中揭請如故事稍加禮貌無失待大臣體不報

督師大學士孫承宗揭稱臣奉違天顏三年當此普天嵩呼之日不勝瞻戀今閱歷薊邊去京數十里擬于十二日入都門十三日早朝十四日與同賀萬壽另日面奏機宜與文武各官商確可否事畢回任上諭兵部督師輔臣旣膺重任未奉明旨親歷薊邊以朕萬壽爲名欲入京隨班申賀擅離汎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卒之虞相機調度將誰屬乎兵部卽速馬上差人

傳諭樞輔馬首卽東真有秘計何妨便宜封進朕志以綏靖爲期必不從中牽制也欽此孫承宗蓋高陽德望素爲內廷所嚴憚而熹庶于高陽獻替每多嘉納時朝政一變賢奸倒置高陽擬陛見痛陳利害冀悟君心甚非晉陽比也嫉者謂高陽帶甲五千欲清君側左樞李邦華實召之內外合謀定矣逆賢急奏熹庶而顧秉謙欲乘間以圖首揆遂擬論以進高陽得論卽日東行邦華引疾回籍次年逆賢卽分遣內閣鎮守各邊以奪諸大吏之權云

十二月大學士朱國禎爲李蕃劉徽等參劾遂連奏三疏引病有旨著馳驛回籍加少傅蔭子一人賜銀幣頗厚差

官護送歲給廩米興夫如例逆賢語人曰此老頭兒也是
邪人然却不作惡事故獨優禮之

御史崔呈秀疏薦孫杰吳滄夫等十四人才品宜擢用并
諛逆賢修城之功頌璫始此自是而後朝政混淆諂諛成
風日以謀害諸賢爲計而國事有不可言者矣

先撥志始卷上

先撥志始卷下

吳縣文秉蓀符著 廬陵蕭國琛崑圃重校

天啟五年起崇禎二年止

正月改書院祀遼東死難御史張銓及文武諸臣科臣李
魯生以爲假道學不如真節義上嘉納之故有此舉而東
林之禍從此熾矣

按剝復錄亦系改忠祠
于是年正月與此合

南樂魏廣微所薦正人內有王之臣者獨加四圍乙丑大
計南京吏科給事中楊朝棟循例糾拾逆賢力爲挽奏遂
傳旨王之臣頗嫻將畧方需顯擢且臺疏不列豈爲公論
仍候邊撫員缺補用

御史劉宏光疏稱賜環諸臣遭門戶毒手如科臣陳胤叢
霍維華道臣潘汝禎王雅量皆飽歷風霜才堪大任孫杰
升而維華獨後何以稱持平也有旨嘉納維華出即參元
詩教持軸者為詩教推轂以維華居言路為碍急除維華
為常僕後頗覺之遂成仇隙互相傾陷

御史劉宏光又疏參談自省等薦邵輔忠姚宗文劉廷元
施樑有旨談自省等俱削奪邵輔忠等速催上任

給事中霍維華疏論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媿二數干言奉
旨這本條議一字不差韓爌等俱削奪范濟世王志道汪
慶伯劉廷元徐景濂部如楚張捷分別用唐嗣美岳駿聲

曾道唯即與推用李可灼免成著回籍閑住

按此詳剝復錄請毀泰昌

實錄條下

涿州馮銓始入南樂魏廣微幕下廣微極相推引銓復結
歡魏良卿傅應星等為之延譽又逆賢未闢時有妻馮氏
亦涿州人疑與銓同宗頗有故劍之思甚注意焉因令王
體乾侍上時為舉甘羅故事銓又令御史張樞疏催請枚
卜內有司馬者英潞公矍鑠壽考可无遺也亦有少年學
士黑頭相公則英妙未可少也等語廣微聞其事忌之具
揭逆賢阻其枚卜馮銓入相後頗聞其譖遂與崔呈秀等
暗毀廣微適廣微有救楊左之揭逆賢大怒幾蹈不測云

御史梁夢環疏論計典遂參汪文言有旨汪文言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初傅樾參汪文言已逮問受杖矣至是逆賢恨楊左甚馮銓與霍維華楊維垣李魯生等密謀說逆賢興大獄借汪文言口以殺楊左特令夢環出此疏從此緹騎遍地矣

汪文言逮到奉旨拿送鎮撫司好生打著問時北鎮撫司許顯純打問過汪文言招出甘肅巡撫李若星用銀五千兩謀得此缺奉旨李若星削奪一切贓私著嚴行究問務要指出何人收受確招具奏該司究問汪文言供招具題奉旨楊鎬熊廷弼既失封疆又用賄買楊漣等希圖倖脫

楊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俱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趙南星等俱削奪爲民仍令該撫按提問追贓具奏

楊左之逮也初借移宮爲案而苦于無贓徐大化倡爲封疆之說蓋移宮屬楊左與顧大章等無與封疆止周朝瑞保薦熊廷弼而顧大章與楊維垣屢疏爭辨耳與楊左袁魏又無涉惟合移宮封疆爲一局以殺六君子報忠賢二十四罪之恨修廣微糾論失儀之怨者徐大化也而賈繼春又獻串通王安之說俾殺楊左有名諸人所以爲忠賢計者誠不遺餘力矣

楊左等既先後逮到下北司拷問六公各辨論不屈魏公曰若如此不是明心堂是昧心堂矣蓋北司堂名明心也許顯純奉忠賢意旨鍛鍊愈酷左公謂北司所能難我者供招不具也供招具自應下法司擬罪庶有見天之日而徒駢死獄底無益乃具承招二上該司請送刑部擬罪追賊不允仍著北司嚴限五日一比諸君子應亦自悔焉周公謂忠賢所恨惟楊左耳楊左死四人猶或可生反速祈二公之死而究竟俱不能免各坐贓數萬俱拷掠無完膚每一公死顯純即剔喉骨用小盒封固送逆賢示信五公既死將顧大章送刑部擬罪二定仍還鎮撫追比顧公語

家人曰此福堂也不死何待遂自盡刑部獄中按此與明史碧血錄

皆合是大章之死並未入鎮撫獄也剝復錄似是誤記耳

大獄既興凡殺人媚人者無所不至漳浦知縣楚烟按楚烟

字疑追比肆毒于周起元子彥升江夏知縣王爾玉索賄

逼死熊廷弼子兆珪黃州推官王萬金于梅公之煥之獄

鍛鍊周密不遺餘地萬金本房師王公治馳書屬其護持

且曰我輩識力正于此認取梅公正直願恢千古隻眼為

萬代瞻仰萬金幾欲發王書以求媚噫以師生而忍為此

則小人奸險良心一失何所不至哉至若應山知縣夏之

彥立籌募金以助楊公桐城知縣陳贊化竭力護持左公

三朝
楚烟
字疑
誤

家屢爲上官呵譴挺立不顧武昌推官鄧來鸞委曲周旋
熊廷弼家常州知府曾櫻力庇高公家免其子提問于江
陰李應昇年誼尤篤代出橐金以饋緹騎撫視患難不遺
餘力皆一時之卓然者是可頌也是可法也

大學士魏廣微揭奏今日文書房傳旨鎮撫司打問過楊
漣等贓著臣等票擬逐日嚴行追比五日一回奏完日送
法司擬罪不勝驚愕臣自辦事閣中竝未見有此旨念楊
漣等在今日雖爲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爲聖明之佐卽贓
私事眞轉發刑部臣猶議減免之條若逐日嚴刑就死直
須臾耳揭入降諭切責畧曰朕自去歲屏逐兇邪廓清朝

六勵精圖治雅意中興秉軸大臣莫有爲朕分憂其念者
楊漣左光斗移宮一案背先帝之深恩陷朕躬于不孝熊
廷弼喪遼辱國寸斬尙有餘辜而楊漣左光斗等受其重
賄巧爲出脫此皆天地不容人神共憤而在朝文武持祿
養交徇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不圖社稷之安朕方率循
舊章而日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日大不相侔以致
言官承望風旨緘口結舌無敢直明其罪者今宜改過自
新共維國是敢有陰懷觀望暗弄機關或巧借題目代人
報復或捏寫飛言希圖翻案者朕按祖宗紅牌之律治以
說謊欺君之罪必不食言其楊漣等生爲貪婪之賊臣死

爲不忠之逆鬼今雖在獄身故而殘害忠良惡類尙存俟
追贓完日明具爰書暴其罪狀布告遠邇昭著史冊垂示
將來以爲萬世人臣不忠之戒

楊漣等下獄廣微心不自安而力不能得之于逆賢冢
臣崔景榮有書勸其申救廣微因此出揭隨有此諭蓋
忠賢惡之也內朝政日亂大不相侔引廣微揭中語也
而擬此諭者馮銓也馮銓又令御史門克新疏參廣微
誤聽崔景榮識見潛移脚跟不穩并參崔景榮倡調停
之說以媚逆邪廣微大懼出崔書爲徵挾顧秉謙以求
援逆賢怒稍解廣微引疾回籍景榮削奪

御史卓邁疏參熊廷弼急宜斬因薦蘇琰余合中林一桂

按桂當作柱林一柱蒲
田人此與剝復錄同

三人有旨蘇琰等俱著原官起用

八月上諭內閣我皇祖特起熊廷弼于田間授以經畧賜
之上方錫以蟒玉寵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卽位
託病卸担薦袁應泰而遼東亡旣則剛愎不仁望風先逃
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民幾
百萬性命徵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
黔中尙岌二未甯斯其罪難以擢髮數迨三尺莫逃百計
鑽求其最甚者則有周朝瑞十日四疏申救有顧大章妄
謂罪屬可矜而又託奸徒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楊漣左

光斗之幕屬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賄動以萬千安問祖宗疆土法度哉朕深痛恨已將楊漣等置之于法頃于二十一日文華殿日講畢卿等五員面獻刊行有像遼東傳一冊出諸袖中合詞奏曰此熊廷弼所以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親覽之豎髮切齒況屢經言官部興治門克新石三畏周洪謨等形于章奏宜亟加兩觀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可卽傳示刑部等衙門著便會官決了以爲人臣辱國偷生罔上不忠之戒

遼難之發馮銓父子鼠竄南奔書坊中有刊賣遼東傳者內列馮布政父子奔逃一回銓以爲大辱先令卓邁

上廷弼急宜斬之疏遂于講筵袖出此傳面奏請旨正法閣中擬諭以進王體乾等曰此明係小馮欲殺熊家

耳與皇爺何與乃奏請御筆增入卿等面奏云按此與酌

中志先是忠賢語閣臣曰廷弼卽議處決閣臣商度日

中不決黃立極曰此不過夜半片紙卽可了當矣從之

按此與剝復錄合廷弼奉旨從容更衣以出腦前盛一小袋內

具辨冤疏提牢主事張時雍問曰袋中何物熊曰辨冤

疏也張曰君未讀李斯傳乎囚安得上書熊曰君未讀

李斯傳耳此趙高語也以疏稿授張受刑後傳首九邊

疏卒不果上嗟乎撫當敵而經守關此熹庶旨也廣甯

先撥志如 卷之二
之棄非熊也遼陽之陷非熊也楊鎬王化貞安坐福堂
而獨殺一弼則弼之死非死于法而死于局二之爲言
何以瞑橐街之目哉

御史賈繼春疏稱王安以修隙之故倡爲移宮之說楊漣
左光斗希寵助虐昧心說謊逼辱康妃虧損聖德傅櫬參
汪文言左光斗魏大中漣在其中矣于是先發遮飾之計
而參內之疏出參內者其所借之題目也總不過爲自掩
計耳在今日則不可不明其所以當死之罪以破其借題
之妖聞若輩從前倡惑之說久播中外而且撰爲傳記淆
亂聽聞不可不禁也將聖孝明而國是定刑章立而借題

破庶是非真僞之根朗然而主聖臣忠之實炯若臣血悃
無恨矣奉旨楊漣左光斗妄希定策串同王安倡爲移宮
之事又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同結招權納賄黨
護熊廷弼夥壞封疆鍊案既定猶貪其重賄託汪文言內
探消息暗弄機關及文言事發乃巧借題目以掩其罪信
口褒誣毫無影響朕深切痛恨已將熊廷弼處決傳首九
邊其楊漣等雖追贓身故顧大章限十日同結爰書旣成
就依這本上說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日疏揭并近
日諭旨著史臣纂集成書頒行天下以正紀綱

繼春之救選侍是也然却是第一截後卸過范濟世疏

未上而揭發抄矣衆正收之及至張慎言薦劾是第二
截此疏以楊漣參內爲借題幾刊黨碑是第三截末疏
又以楊漣參內爲正題是第四截此旨所云毫無影響
者正從借題二字起也裕妃首奉宸卹成妃邀恩復封
趙選侍沈寃莫愬是有影響否他可知矣刑章明而借
題破殺漣者誰乎繼春擊忠直可謂選鋒開奸逆允稱
護法前美不足稱後美不足贖矣

御史奈合中疏薦周汝璣等內云臣入都門伏讀聖諭之
所褒嘉宸衷之所眷注有潔已急公者以保護于內有矢
心端慎者以輔弼于外奉旨厥臣魏忠賢潔已奉公忠心

調護朕所素鑒周汝璣等著優擢此爲頌璫之始嗣後羣
相附和諂諛之態廉恥蕩然矣

吏部題陳子壯誥敕撰文奉旨陳子壯并父陳熙昌依傍
門戶豈可竝列要津且試錄內有庸主失權英主攬權等
語顯屬謗訕都著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敕撰文時逆
賢欲以都垣與元詩教故逐其父及其子云

按此與剝
復錄合

工部主事曹欽程疏參周宗建張慎言黃尊素李應昇薦
傅樾陳九疇李魯生張訥李蕃周昌晉李恒茂梁夢環張
惟一并理安伸之案有旨周宗建等削奪安伸以原官起

用按中旨原文互見
剝復錄二卷中

巡城御史倪文煥責治門軍為提督太監金良輔所參有旨切責仍著回話書吏長班等俱逮問文煥懼投崔呈秀門下父事之言于逆賢以為孫事乃解回奏疏上有旨念係新進姑不究文煥既投誠逆賢即疏參李邦華李日宜林枝喬周順昌內云周順昌給假南歸坐三大船資貨充盈沈壓其舟狼籍河干白鏹暴露通人至今掩口有旨李邦華李日宜等著俱削奪

按林枝喬明史作梓橋惟剝復錄同

周公順昌苦節為天下最南歸之日行李一肩都問歎為希有且從涿州陸路今云白鏹三船通人掩口真載鬼一車矣時諸君子彈射殆盡而不皆書者邪正不兩

立薰蕕不同器必然之理也因彈射而被逮遣戍則書者清流之禍千古同痛也薦擢必書者實其為逆賢之私人也舉劾竝列備書者因彼以及此也倪文煥盧承欽兩疏獨書者一則指夷為跡亘古之奇誣一則臚列黨與要典之開先也諸奸章奏大都類此

文煥又疏參崔景榮因云同一君子也首攻淮撫之邵輔忠力詆東林之劉廷元疏參張鳳翔之盧謙何以久未登啟事也同一小人也黨護淮撫之孫居相賣身東林之史記事計陷毛文龍之夏之令何以久不聞削奪也又東林之人輦金數十萬託李孔度為奸細陰謀翻局豈可不問

先撥志如 卷之十
有旨崔景榮爲民李孔度等削奪夏之令逮問遂死于獄

按此與剝復錄同惟李孔度以下此佚二人

御史吳裕中疏參內閣丁紹軾裕中廷弼姻也廷弼之死
人言出貴池意馮銓使田景新嗾吳曰內意薄丁矣可急
參之又傳意于逆賢曰吳必爲熊報仇吳疏上逆賢矯旨
予杖以死吳之死亦馮銓所致也

御史田景新疏參內閣朱延禧延禧山東人周朝瑞袁化
中亦山東人其逮也延禧語緹騎曰好照管之事終明白
耳璫黨聞而惡之又內傳閣票欲稱逆賢爲元臣延禧不
可景新遂出疏參之延禧引疾有旨著回籍調理

御史田景新又疏陳五款內一欵云崔呈秀拮据大工以
侍郎兼御史不便乞加僉都御史用資彈壓從之

御史張訥疏參趙南星十罪并及王允成鄒維璉程國祥
夏嘉遇有旨允成等俱削籍趙南星所引私人著指名回
話張訥復疏臚列姓名指陳賄狀有旨許念敬解京究問
丁元薦等爲民

鎮撫司打問許念敬招出盛世承傳淑訓賄營情節有旨
世承淑訓削籍許念敬法司擬罪其過付趙南星臚撫按

嚴追充餉按此打問許念敬及招出之盛傳二人皆與剝

復錄合詳張訥參疏內必已及之故部尙友覆
泰南星疏中有寄心腹于汪文言寄
耳目于許念敬之語並見從信錄

保定撫按部尙友馬逢皋問明趙南星一案追贓完日遣
戍南星年老收贖有旨趙南星不准收贖依律戍遣南星
在冢宰日部尙友營求巡撫南星鄙其人力拒不許璫黨
卽推尙友巡撫保定窮治其獄尙友所以待高邑者無復
人理嚴限比贓公子皆銀鐫受杖宅鬻無歸移住家廂夫
人卽日憤死高邑次年死戍所時羣小立意折辱諸君子
程公正已以掌察開罪下撫按追贓獄上有旨程正已著
親身擺站按正已親身擺站與剝復錄同不准收贖又刑部覆李若星著
撫按官重責一百板發遣撫按部增光鮑奇謨咸奉行惟
謹按此則河南巡撫乃部增光可
以證剝復錄作部尙賓之誤

御史張訥又疏請毀書院畧曰都城書院改忠臣祠矣此
外又有四處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三大目爲之主盟東
林書院乃李三才科民膏血所建孫慎行高攀龍窟穴其
中關中書院馮從吾占據徽州書院余懋衡主管鄭三俊
畢懋良拾級而登皆于此得力江右書院鄒元標旣潦倒
劉一燝復誤國黨亦稍散諸臣居鄉種二不法而禮卿尤
借題誣衊先帝若王之案史記事以發牌馳驛俱乞聖斷
立裁有旨一切書院俱著拆毀鄒元標等削奪按有旨以
下俱詳剝

復錄二
卷中

給事中葉有聲疏薦阮大鍼余大成有旨阮大鍼升京堂

用余大成原官起用按原官職方司郎中也見剝復錄

御史智鋌疏參解學龍等因論葉向高閩鳴泰回籍聽勘

之非有旨解學龍等俱削奪閩鳴泰著擢用時薊撫申用

懋引疾回籍部推吳中偉已領敕辭朝矣閩鳴泰從旁徑

攘取之兼程赴任吳改別衙門用據此則吳中偉並未赴任即改用也剝復錄所

記順天巡撫居然收回成命矣惟此入之五年蓋因參解學龍之疏在前而終言之

吏部等衙門公疏請慎選中使奉旨既稱永樂宣德間差

內使頗多明是祖制朕念封疆恢復無期故特遣內臣查

核兵餉原諭竝無掣肘卿等大臣當思仰體著遵行前旨

票內閣出鎮各邊及此旨者崑山顧秉謙也貴池丁紹軾

特揭諫止力言不便者也不聽按剝復錄獨闕此條此為內使出鎮大作威福之張

本丁紹軾揭諫並見酌中志

此內閣奉差關防篆文曰某處內官關防惟東廠則曰

欽差提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其敕諭最為嚴重

蓋永樂十八年所定也熹庶即位避御諱改鑄官校曰

官旗內閣紛二出鎮崑山獻媚票注太監二字遂以為

例凡先朝內閣上疏稱萬歲爺稱奴婢逆賢時遂廢此

禮曰臣曰皇上曰陛下直與外廷等矣

御史盧承欽疏參曹珍董應舉李遇知因歷舉東林自顧

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

于汴湯北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謂之前鋒李樸賀
煨沈正宗丁元薦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士
木魔神宜將一切黨人不論曾否處分俱將姓名罪狀刊
刻成書榜示天下人皆謂此疏何異元祐黨碑于是要典
之議興矣按因劾東林遂請榜黨籍故此並修三朝要典
連言之剝復錄系修要典于六年正月蓋因諭
旨中有新春開館語也明史熹
宗紀亦系之六年正月戊午上諭內閣朕惟君臣父子
人道之大綱慈孝忠敬古今之通義惟我神宗早建元良
式端國本父慈子孝原無間然而奸人王之寀翟鳳翀何
士晉魏光緒魏大中張鵬雲等按剝復錄佚去王
之寀以下三人乃借挺
擊以邀首功皇考光宗一月御天千秋稱聖因哀得疾純

孝彌彰而奸人孫慎行張問達薛文周張慎言周希令沈
維炳等按剝復錄佚
去張問達乃借紅丸以快私憾追皇考賓天朕
躬續緒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而奸人楊漣左光斗惠世揚
袁化中周朝瑞周嘉謨高攀龍等又借移宮以貪定策之
勲而希非望之福將憑几之遺言委諸草莽以待封之宮
眷視若寇讐臣子之誼謂何敬忠之義安在幸天矜朕衷
仰承先志康妃皇妹恩禮有加而守正之臣凡因三案被
誣者皆次第賜環布列在位特允部院科臣之請將節次
明旨諸臣正論命史官編緝成書頒行天下即于新春開
館纂修特命輔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極馮銓爲總裁官

按剝復錄佚

施鳳來孟紹虞楊景辰姜逢元曾楚卿為副

總裁官

按剝復錄佚

徐紹吉謝啟光余煌朱繼祚張紳華

琪芳吳孔嘉吳士元楊世芳為纂修官凡係公論一切計
實務在早完功成之日名曰三朝要典以仰慰皇祖皇考
在天之靈用昭云二

嗟乎自此論出則正史去籍而偽史行矣內列諸君子

三大罪案則挺擊紅丸移宮是也試平心論之

張差挺擊擅登殿簷毆擊近侍真千古奇變巡城御史
劉廷元回奏原云稽其貌的是黠猾提牢主事王之宋

因事關青宮稍致詰問即曰奸人曰邀首功此何說乎

後此匿名榜出指斥逆賢即嚴旨緝捕內云如有的據

先將正身拏住細一研審必要窮究到底根鞫造謀主

使之人豈事涉逆賢即應窮究到底事涉青宮祇應抹

煞了事乎 唐方士柳泌為憲宗製長生藥憲宗服藥

殞生遂杖殺柳泌後世咸以為允當今可灼進藥而光

庶賓天縱謂之誤庸醫誤傷平人律有明條況誤傷天

子乎乃與顧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列僅准致仕

何以解于天下後世有伸討賊之義者反曰借以快私

憾然則董狐歸獄于趙盾孔子加弑于許止亦謂之私

憾取 李康妃擁留皇子欲邀封尊號欲垂簾聽政此時君爲重康妃爲輕卽云踉蹌移徙咎不在外廷也宋韓琦立撤太后之簾卽時還政迄今嘉其功而服其胆不聞以爲罪也今日貪定策曰希非望將必奉呂雉以臨朝聽武嬰之改號然後爲不貪爲無希望耶又曰憑几之遺言委諸草莽待封之宮眷視若寇仇則盍思選侍趙氏非待封宮眷乎見逆客魏卽勒令自盡莫敢說冤西李有仇非孝和遺言乎結歡客魏雖在天隱恨獨致優禮嗚呼哲皇而旣如此矣吾于逆賢乎何尤于諸臣乎何尤 梃擊之案惠公世揚主持甚力遂爲羣奸

所深恨要典旣修徐大化孫杰重舉前案青衣入內合謀定策逮惠公下獄三法司于城隍廟鞠問周應秋問

公曰爾道徐熙寰

原注卽大化

孫萬我

原注卽杰

是好人否公曰

好人也應秋曰汝何故參之曰此正犯官愚處犯官罪

該死情愿死耳應秋喝責三十板

按酌中志及剝復錄皆云責二十五板蓋

三十板折數也

肉開骨露幾登鬼錄爰書稱爲扞網之頑冥正

指此語遂以交內擬大辟逆賢欲俟要典修成布告天

下然後梟惠公首以之定案適熹庶賓天得免後崇禎

御極卽與釋放之旨頒行猶有奮筆此牘改斬爲戍者

按改斬爲戍卽涿州改熹宗實錄之證

噫奸險甚矣

六年正月敕諭東廠太監魏忠賢我祖宗建都于燕賴東
南漕運以給兵餉若北新倉主事李柱明幸濫科甲潛懷
穿窬心如廁中碩鼠形如梁上鵲鳩不思粒二皆萬民脂
膏竟以汝二潤一家囊橐偷盜之米已盈二千九百石之
多入已之賍已有一千八百兩之數按李柱明盜官米從
信錄載入廠疏此更
敘其原旨可與
剝復錄參看賴爾忠賢甘勞怨而如飽發臺諫所未糾
去貪剔蠹嚴勒還倉蓋一舉而上關國計下儆官邪茂績
如斯褒嘉何靳除賜銀幣羊酒外仍增蔭獎勵

此為獎勵之始 李柱明雲南人為惠世揚門人惠公
逮入都時柱明周旋不避形迹故及于禍

上傳諭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寀周宗建張慎言熊明遇
方大任等及已故陶勛先楊漣左光斗顧大章等家屬行
彼處撫按追贓已久如何不見回報顯屬違玩著移文各
省地方官勒限速解以助大工按此載諭旨
與剝復錄同
給事中邵與治疏參方震孺有旨逮問後竟論斬

御史張汝懋疏論房可壯按剝復錄汝懋所參尚有知府
楊嘉祚此專敘邵輔忠惡可壯

事故累
去下文有旨著撫按提問追贓時邵輔忠得幸惡房可壯

傳逆賢意懸京堂缺令御史高宏圖論劾宏圖不應有旨
斥去汝懋遂應募已票逮問矣適熹席偶怒逆賢遂得免
汝懋疏內有云一代之興必有一代規模之概豈逆賢不

軌已露汝懋有佐命之思乎不然一代之興是何言歟

山西巡撫柯景校柯剝復錄作何巡按安伸問明張慎言遣戍回

奏奉旨張慎言黨邪害正鑽差避差罪難枚舉今以監守

自盜姑依擬永戍其周宗建贓私該撫按久不回奏聽其

逍遙無忌成何法紀繆昌期已經削奪仍繡衣黃蓋開館

招賓更見縱肆即著錦衣衛著的當官旗將周宗建繆昌

期扭解來京究問天啟初年貴州巡撫缺敘應屬安伸都

察院具題伸怒參經歷何顯宗謂其庇張慎言而以貴州

差陷已有旨以規避降調逆賢用事賄求曹欽程薦起原

官出按山西即首結其獄擬慎言永戍竟刺其臂周公宗

建任仁和知縣與浙人頗密選入御史當事擬例轉福建

副使時鄧鞏新從田間起其鋒甚惡與忠賢香火情深人

莫敢攖其鋒周公愿擊鞏自贖遂連疏攻之鞏卒請告去

後忠賢專政鞏等力修舊怨故及于禍

繆公昌期與高邑應山諸公相善門戶黜陟與參末議然

抑揚過當又率以愛憎故多不滿人意應山被譴出都公

攜盒道旁欵語良久而別與代草之說相符忠賢恨之其

疏請告也小閣傳語內閣云繆昌期放他去罷省得在此

送客隨奉嚴譴歸里新撫蒞任公同郡紳進謁偵事者見

之遂以入告故及于禍

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疏參前任應天巡撫周起元及鄉紳高攀龍周順昌李應昇黃尊素有旨周起元等俱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諸公先後逮至俱下鎮撫司各坐贓追比拷掠慘酷死獄數日始有旨領埋而肌膚毀爛不可識別矣

李實齷齪不識字然非忠賢黨黃尊素時至湖上不避形跡與實往來人遂謂諸君子將以實爲張永也此語流傳都下忠賢疑之實司房知其事大懼求解于李永貞永貞代草此疏司房出實空頭本上之按此與剝復錄同司房据酌中志卽孫昇也周公順昌吳縣人癸丑進士筮仕福州府推官時稅監高

宋勢凌郡邑晉謁者如撫按體公抵任獨不往宋恨甚其帳下某者以他事逆撫軍委周公往捕同官皆難之太守勞永嘉約與同見辭其事公諾之矣既退自思一衙役不能擒何顏稱司理遂謝太守獨往執其人以解撫宋大怒趨入轅門與撫大鬪監司呂純如爲和解之宋執純如歸署須周推官至乃釋撫以謂公二不可宋卒無如何以是得強項聲俸滿行取留授禮部寒素如貧儒不特干謁屏謝卽交際亦峻拒不納至地方利病又必明目張胆上說下教必見之施行然後已吳中士民無不愛戴之江南司官缺選卽中陸榮卿采輿望以公薦公旣入吏部飲冰茹

藥較前加勵壬戌署選預敘諸應選人以次挨授吏無能
 上下其手蓋百年所希見也給事趙時用揭中有微語相
 及卽決意乞假出都之日真八百孤寒齊下淚矣歸里後
 操守更峻申說利病更勤士民愛戴亦更切嘉善魏公大
 中被逮過吳門公與周旋復以季女字其孫口斥逆賢不
 稍避忌緹騎還歸盡以實告又以他事痛詈新撫毛一鷺
 及呂純如兩人比而媒藥其短漕儲道朱國盛復左右之
 按朱國盛卽剝復錄四卷加右副都者于是李實之疏列公名矣開讀之日
 一郡罷市不期而集者數萬人號寃之聲上徹雲霄求撫
 按特疏保奏撫按以套語支吾衆擁持不得進緹騎候久

不耐以刑具列堂下大呼囚安在且以巨梃擊諸人衆心
 憤極卽奪巨梃反擊緹騎瞬息閒萬聲鼎沸雖黃童白叟
 皆攘臂奮勇撫按不能禁與郡邑俱披靡以出緹騎斃者
 二人餘皆囚下逃竄而緹騎之至浙逮黃尊素者挾勢需
 索如故衆復走胥江城下焚其舟投其橐于河緹騎倉皇
 星散所賫駕帖遂失不知所在時衆怒如城公哀辭諭令
 解散衆弗應當事乃匿公別署揚言候旨始發而俄以一
 夕調兵水陸整旅護公乘小舟渡關泊曠野閒乃敢宣詔
 從草莽畢事時忠賢所遣偵事人在吳者踉蹌星馳告曰
 江南反矣盡殺諸緹騎矣次至者曰已劫順昌而豎旗城

門二晝閉矣又次至者曰已殺都御史絕糧道而劫糧艘
矣忠賢聞之大恐以咎呈秀跪而數之曰若教我盡逮五
人今且激變矣奈何呈秀惶怖叩首請死忠賢叱之出李
實聞變亦閉門痛哭兩目盡腫比中丞疏至崑山適病悸
不能出貴池當代擬忠賢至閣強爲厲色語曰上怒甚必
欲盡誅爲亂者貴池曰公誤矣夫京師仰東南漕粟以百
萬計今運期在邇地方有事正當示以寬大而復以嚴旨
激之果有他故誰任其咎忠賢不應而入涿州意獨不然
當擬票時從貴池手攘去握筆欲書而意緒忽茫然不能
措一辭忠賢促之迫貴池復擬旨以進有本曰解散姑不

深究之旬追中丞再疏三疏至會貴池以病卒崑山出視
事復有漏網渠魁等語邵輔忠貽書毛撫急以文某姚某
入告少宰虛席以待蓋指文二肅姚文毅兩公也毛撫勿
爲動止擒顏佩章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五人具獄斬
之五人當訊鞫無一語自辨第曰周吏部受禍若此我等
小人當爲之死又何言哉皆談笑受刑周公旣下詔獄忠
賢與其黨密謀宮中意更有所羅織時忽地震當坐處鴟
吻無故自墜所幸二小璫皆擊死而逆賢得免俄頃有聲
如轟雷從西北起震撼天地黑雲乘之簸蕩壞民居室數
里無存巨石從空飛注如雨男婦死者以數萬計驢馬雞

犬殆盡斷臂折足破頭抉鼻者枕藉街衢又王恭厥藏舊
火藥發驚象二狂走民人遭踐踏死者更無算忠賢輩因
是咸有戒心緹騎亦相戒不敢南下卽黃尊素駕帖已失
第行撫按起解不復差官旗矣

高公攀龍參崔呈秀實李公應昇代草呈秀往高公門長
跪祈哀適李從內出呈秀搏頰求援李勿爲禮呈秀恨之
故李與高俱不免禍緹騎未至前一日高公預知之言笑
自若次早家人覓公不得案上畱遺表一通書云臣雖削
奪舊係大臣大臣辱則國辱故臣北面稽首倣屈平之遺
則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臣高攀龍垂絕謹書乞使者代奏

家人急求得之池中則已逝矣水僅濡下體北面捧心屹
立不動蓋公學問以敬爲主真誠無妄已臻極詣故去來
之際解脫無礙云

李公被逮之日未開讀先常民一時集者數千人與蘇州
不約而同欲擊官旗知府曾櫻再三曉諭撫慰始得解散
官旗亦頗畏懼且多方用情不遺餘力云

六年六月浙江巡撫潘汝禎首疏請建東廠太監魏忠賢
生祠畧曰東廠魏忠賢心勤體國念切恤民鑒此兩浙歲
遭災傷頓蠲茶果鋪墊諸費舉百年相沿陋習積弊一旦
釐革不但機戶翻然更生凡屬茲土莫不途歌巷舞欣二

相告戴德無窮公請建祠用致祝釐等因奉旨據奏魏忠賢心勤體國念切恤民閔兩浙連歲遭傷草百年相沿鋪墊宜從衆請用建生祠著卽該地方營造以垂不朽 祠名永恩按明史及紀事本末奉旨賜名普德未知此名永恩者何據 巡按劉之待疏同 又新任巡按徐吉疏敘督理各官織造太監李實捐資置買贍田以供香火俱奉俞旨

此生祠之始從此效尤成風矣時內閣崑山顧秉謙元城黃立極涿州馮銓未幾秉謙與銓去位復點平湖施鳳來晉江張瑞圖高陽李國權諸人中惟高陽猶稍能以禮自持云

司禮監掌印太監王體乾請賜魏忠賢容氏金印忠賢印曰欽賜顧命元臣容氏印曰欽賜奉聖夫人各重百餘兩嗟乎逆閹一內閣也外則請建生祠內則請賜金印況客以宮婦而亦賜印無論其不當有而亦何所用垂諸史冊甯非笑具請祠請印紊亂國制二人之罪其容于誅耶而皆未正厥辜真千古有遺恨矣

左都御史周應秋疏稱撫按追贓宜嚴楊漣左光斗家私鉅萬奉有明旨追助大工迄今尙未清理況各犯其家不貧此局亦易結而遷延時日若此臣請置循環二簿遠者四月一繳近者二月一繳庶無沈閣奉旨這條奏深裨憲

綱楊漣等贓銀著刻期奏銷

嗟乎應山之居官也向以廉名被逮之日至不能具官
旗費士民置募冊于四門醵金助之比追贓則家無餘
貲房產變盡合宅棲止城樓今言家私鉅萬狠毒哉應
秋良心喪盡矣狗彘尙欲食其肉耶

崔呈秀始因許秉彝轉引石元雅以進交逆賢後逆賢出
督殿大工呈秀迎坐輒屏人密語馮銓旣得志遂與呈秀
爭寵呈秀潛向逆賢譖之適馮銓與霍維華李魯生偽造
三案以錮諸君子呈秀摘內數語指爲暗刺于是逆賢舊
好頓變馮銓始不能安其位矣

御史陳朝輔兵部郎中吳涪夫先後疏參內閣馮銓并及
趙興邦曹欽程入幕等事

按剝復錄不及趙興邦曹欽程此與兩朝從信錄同

有旨責其附和及朝輔再疏臚列納賄多欸有旨馮銓閑住趙
興邦曹欽程爲民御史袁鯨劉徽各疏參吏部尙書王紹
徽私暱喬應甲推轂秦撫奇貪異穢駭人聽聞有旨王紹
徽著閑住壬戌春紹徽乞真定撫缺于選郎語甚卑鄙選
郎拒之逆賢用事遂投身門下薦厯冢宰恨同鄉之不推
轂也特以應甲撫秦圖欲盡傾殺之應甲貪婪無恥物議
大沸紹徽亦以此敗

御史龔萃肅疏請枚卜并請內外兼用有旨下部議李魯

生與李蕃先歸南樂之門次入涿州之幕後見涿州寵衰
 則又與薊州比焉孫杰吳滔夫霍維華等欲推轂薊州入
 相盧承欽李燦然王業浩劉徽等合謀攻去涿州令陳朝
 輔先發吳滔夫繼之及涿州既去復以王紹徽在位無由
 登枚卜啟事于是袁鯨劉徽各出疏參紹徽又虞朝論以
 外廷枚卜為疑龔萃肅又出疏以堅之紹徽廉其狀遂于
 辨疏中發其謀曰有所推轂則必有所摧折者此也眾懼
 逆賢知之寢其事王業浩閉門不出袁鯨抗疏自明自是
 魯生等遂與孫霍分途矣後呈秀以業浩閉門不出疑其
 翻局以他事斥逐為民

兵部尚書王永光因王恭厥之變疏陳時事語頗剴切忤

逆賢意奉嚴旨遂引疾回籍

按王永光漏網以此語見夏文忠幸存錄

吏部尚書周應秋由御史推升者也素極貪穢及為冢宰
 秤官索價每日勒足萬金都門有周日萬之號手復狠辣
 凡門戶中糾本參及者輒借推升題補以供誅求遂至削
 奪無虛日

兵部尚書崔呈秀母死有旨奪情視事不准守制禮部尚
 書來宗道題復卹典直曰在天之靈奏文書時讀至此意
 庶艱然變色用御筆圈出此四字從來祖制凡任本兵者
 親族俱不許掌管兵事其法甚嚴呈秀竟用弟崔凝秀為

先擄志如
浙江總兵按明史呈秀傳同忠賢傳作薊鎮副總兵剝復錄察疏中作昌平總兵以下文謀逆語證之似作浙江總兵者誤也不特大干祖制亦顯著無將之心矣

南京吏部虞大復應秋壻也致書應秋云挾泰山以超北在壻固不敢厚望入賈山而空回想岳亦不能忘情也盛為時所傳頌按大復為應秋之壻詳剝復錄六卷察疏中虞後升江西提學副

使

順天府丞劉志選疏參王之宥孫慎行有旨王之宥撫按提解來京究問孫慎行撫按另擬遣戍

應天巡撫毛一鷺問明毛士龍等招繇具奏奉旨毛士龍著發邊衛充軍僉妻著伍按僉妻著伍與剝復錄同士龍既遣戍甘州

以一婢自隨後復有旨逮問士龍先期遠遁其婢反以地方官戕殺為辭被髮稱冤地方無如之何僅以廣捕行緝立案至崇禎御極始自投刑部云

六年八月熹庶幸西苑與小閣泛舟為戲適在水最深處忽風起覆舟熹庶與二小閣俱覆水中幸而獲救二小閣皆溺死御體由是成疾按語具酌中志

給事中陳維新疏參王允成薦張我續有旨王允成撫按提問追贓張我續候缺起用我續有妾百餘內有逆賢姪女素以醜惡見憎至是尊重之駕于嫡上攜三萬金為贄稱姪壻叩頭按此語竝見剝復錄逆賢喜令以五千金助殿工為起

先撥志如 卷之七
用地陳維新知之卽爲揭薦

刑部尙書徐兆魁奏辨厥疏備述李柱明李承恩用賄求
劉鐸方震孺居閑懇御史溫國奇求寬已實不知而司官
不法致衙役羣搶李承恩之家皆率屬不嚴之過宜提問
各役正罪奉旨徐兆魁縱容司官吏書受賄賣法全不知
愧強辭飾辨溫國奇執法臺臣反爲重犯求寬都著閑住
劉鐸犯罪得釋今又代人居閑行賄明設騙局著提問方
震孺追贓未完復增一案罪上加罪按此所載疏旨與劉復錄同司官
崔師偃枉法受賄本當杖處姑削籍爲民劉鐸素與魏良
卿善鐸前以妖書被逮審係歐陽暉所作仍以原官候補

良卿偶密叩鐸曰當日官旗公費幾何鐸曰三千金耳良
卿戒旗校還之遂爲旗校所銜邏其在獄居閑一事東廠
疏參復逮會其妾以鐸得釋醮謝神祇家人有怨鐸者以
詛咒出首錦衣張體乾卽具疏以聞尙書薛貞新任擬方
震孺加絞罪一等斬劉鐸詛咒重臣決不待時疏人允之
司官高默等不遵堂批賣法徇情俱降三級調任

李承恩者戚畹也有園亭一所爲京師冠逆賢意欲得之
託所私諭意承恩不應逆賢怒令李之家人首其違禁數
事捕承恩于獄王體乾奉旨熱審特重笞承恩五十以博

逆賢一笑

按此語竝見酌中志

高默同事湯本沛者亦吳縣人也爲知縣三月以貪酷致
激民變考察降五級餽四百金于崑山補上林典簿拜倪
文煥爲父引見崔呈秀所以刺訐同鄉者不遺餘力周忠
介之禍實爲下石一日呈秀欲引本沛見逆賢同鄉前輩
必無幸矣忽中風嘴歪不果見隨以劉鐸事降調甯非數

取

按此並詳剝復錄六卷察疏中

鎮撫司許顯純具題緝訪事有旨據韓三口供奸輔韓爌
受過贓銀二千六百兩著撫按追解勒限速完韓三之獄
乃楊維垣構成也賄案牽陷蒲州薊州等復從中主之王
體乾李永貞等先宣言世廟時有夏文愍故事逆賢已有

成心幸韓三至死不肖妄招許顯純亦不能代砌捏奏也

按此語並見酌中志

楊維垣爲座師徐紹吉爭戶部侍郎缺觸南樂之怒曾向
逆賢譖之故終逆賢之世効力甚至而官不顯按語並見酌中志足

以證剝復錄作徐吉之誤

東勝左衛人武長春者以騎射稱雄標銀南下必借重護
行沿途劫掠亦所不免羣臣合計令東廠密擒之指爲建
州奸細于是敕旨褒美內外贊頌特封逆賢姪魏良卿爲
肅甯伯賜鐵券世襲羣臣猶以爲未足復晉封肅甯侯時
逆賢威權日盛羣臣獻媚爭奇于是倡爲封拜之策云

先撥志如 卷之二
給事中李魯生疏參徽州知府石萬程有旨削籍爲民乙丑探花吳孔嘉徽州人也素與族人吳養春吳懷賢有仇二人以富甲江南所爲多不法孔嘉令人詣厥首其事二人俱被逮拷死詔獄家產籍官按吳懷賢明史附萬燦傳似與吳養春占黃山事无涉此合之爲一工部主事呂下問中書許志吉營謀其差獄未知何據抵徽遍地行索遂激成民變萬程掛冠長往故魯生特疏糾之

十月上諭內閣朕昔在青宮聞皇祖年間有逆犯曠生光捏造妖書謀危社稷離間皇祖誣害大臣朕深痛恨切齒自朕沖齡踐祚之際值東林邪黨盈朝或陷朕孝德不光

或棄祖宗封疆不顧幸荷上天默佑寶璽呈祥牖朕燦然羣奸敗露其元惡大憝雖復芟除而脇從宵壬不無漏網前已屢二特諭開曉再三欲令草面易心咸與更始不謂法紀凌替之後人心迷錮已深乃尙有未盡奸徒怙惡不悛密弄線索或巧布流言蜚語或寫匿名文書害正黨邪淆亂視聽卿等可傳示厥衙都察院五城巡視緝捕衙門廣布軍番嚴加察訪如有前項奸徒仍蹈前愆確有的據卽先將正身挈往具奏細二研審必要窮究到底根究造謀主使之人明正典刑以息邪說昭朕一代平明之治按此

所載諭旨與剝復錄同蓋謀傾國母興大獄張本

順天府丞劉志選疏參都督張國紀罪狀罄竹難書內訾
丹山之穴藍田之種指斥中宮末復云肘腋重臣殫忠弼
亮協贊中興今聞有伏莽之奸藏頭露尾投閒抵隙思爲
一網打盡之計伏望天語丁寧緝事衙門嚴拏究治
御史梁夢環亦疏參張國紀罪狀卽引劉志選丹山之穴
藍田之種等語以傾動中宮有旨張國紀著革去爵祿回
籍省愆中宮懿安張后係秉筆劉克敬所選懿安性鯁直
數于熹廟前以顛倒舊章爲言蓋暗中容魏也容魏恨之
時有匿名榜揭于後宰門屏列逆賢反狀并斥逆賢佐命
七十餘人逆賢怒疑懿安父張國紀及被逮諸人爲之孫

杰邵輔忠等欲因此興大獄盡殺林下疑似諸人而繇國
紀以搖動中宮事成則以魏良卿女進劉志選偵知之首
上疏以參國紀梁夢環遂繼之禍且叵測李國槽力救賴
同官共輔得免然猶遷怒克敬并其照管老闖馬鑑俱降
發鳳陽縊殺之俱旣斂復蘇衆人俱聞棺中急迫有聲而
畏逆賢虐焰遂埋之至崇禎御極始聽歸改葬焉按以上
並詳酌

中志

丙寅秋甯遠被圍急兵備袁崇煥固守不下踰月圍始解
內外文武大吏咸歸功逆賢僉曰仰賴厥臣指授方畧克
奏膚功不有殊典曷酬大勲吏部周應秋等翰林楊景辰

等太常寺卿林宗載等給事中吳宏業等御史安伸等南
京吏部尙書王在晉等俱具疏頌逆賢功德或合辭或單
奏揄揚鋪張懽呼舞蹈旨亦應之如響于是復晉魏良卿
爲甯國公魏良棟爲東安侯時良棟止四歲魏鵬翼爲平安伯時鵬翼止三歲大小九卿科道等官各加官保尙書都御史太常太
僕等銜蔭錦衣者幾千止升袁崇煥爲右僉都御史巡撫
甯遠地方崇煥以賞薄缺望次年建祠矣靳賞如故乃引
疾回籍按此條與剝復錄小異錄系之七年蓋總敘也
七年二月應天巡撫毛一鷺疏請爲厥臣建祠虎丘
又太監李實疏請照江西例地方官春秋祭高

薊遼總督閻鳴泰疏爲厥臣建祠薊州又疏請祠額內云
人心之依歸卽天心之向順恭照厥臣魏忠賢安內攘外
舉賢任能捐金捐俸恤軍恤民非但學識綱常之際獨萃
其全且于兵農禮樂之司共濟其盛治平績著覆載量宏
亟請祠名用志功德有旨褒美祠名廣恩
順天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梁夢環疏同

鳴泰鋪張功德足示擁戴矣人心依歸天心向順尸祝
之疏幾作勸進之箋像安得不冕旒禮安得不五拜三
叩頭也照曰恭照心不勝誅矣

薊州生祠成迎逆賢喜容至巡撫劉詔行五拜三叩頭禮

兵備副使耿如杞見其像垂旒執笏惡之長揖不拜劉詔
遂參如杞立遣緹騎逮下詔獄打問追贓送刑部擬罪時
尙書薛貞坐以大辟論斬

嗟乎如杞以諂媚成風之日獨能挺立不阿冰霜之操
自足流芳千古而薛貞以其見逆賢像揖而不拜遂論
大辟忍心若此與禽獸又何異焉

薊遼總督閻鳴泰疏請爲厥臣建祠密雲昌平通州涿州
河間保定并請祠額有旨密雲祠名崇德昌平崇仁通州
章德涿州宏愛河間仰德保定旌功時劉詔倪文煥梁夢
環卓邁張鳳翼盧承欽等疏同

甯遠巡撫袁崇煥請爲厥臣建祠并請祠額有旨祠名德
芳總督閻鳴泰巡關梁夢環疏同

天津巡撫黃運泰請爲厥臣建祠并請祠額有旨祠名威
仁總督閻鳴泰巡撫卓邁疏同提學御史李蕃疏請守祠
官時黃運泰迎逆賢喜容于郊五拜三叩頭乘馬前導如
迎詔儀及像至祠所安置訖運泰列拜丹墀率文武諸官
俱五拜三叩頭運泰復至像前萬福口稱某名某年某事
蒙九千歲扶植叩頭謝又某年月蒙九千歲升拔則又叩
頭謝致辭畢就班仍五拜三叩頭旁觀者皆汗下浹踵運
泰揚一甚得意也甯撫秦士文晉撫牟志夔亦至像前跪

稱上公三萬福五拜三叩頭各備極醜態云

宣大總督張曉疏請爲厥臣建祠并請祠額有旨祠名隆
勲宣府巡撫秦士文宣大巡按汪裕張素養疏同
中書部希禹疏請將自所置山地二百畝謹捐以祝厥臣
喬松之壽

大同新任巡撫張翼明疏請爲厥臣建坊有旨宣鎮赤城
共請坊額以示華夏著與做一代宗功

大同祠成上梁之日王點託病不出急逐之而用張翼
明翼明至無可獻媚乃請建坊愈奇而愈下矣

山西巡撫曹爾楨疏請爲厥臣建祠五臺有旨祠名報功

總督張曉巡按劉宏光疏同

登萊巡撫李嵩請爲厥臣建祠有旨准于府城水城各建
生祠以慰遠人感德之誠甯海縣祠名景仁蓬萊閣祠名
畱敬山東巡撫李精白疏同

延綏巡撫朱童蒙疏請爲厥臣建祠有旨祠名祝恩三邊
總督史永安陝西巡撫莊謙疏同

督理三山工部郎中何宗聖疏請爲厥臣建祠房山有旨
祠名顯德又疏稱房山知縣楊濟芳願捐俸銀一百兩士
民高甯等願捐銀二百兩置買香火地附祠以表崇報
上林苑卿官庶吉士李若琳等疏請爲厥臣建祠有旨祠

先撥志始
卷之二
名廣仁

督理蘆溝橋務工部郎中曾國禎疏請爲厥臣建祠有旨
祠名隆仁

巡視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汪若極張樞智鋌公疏請
爲厥臣建祠宣武門外有旨俞允

順天府尹李春茂疏請爲厥臣建祠宣武門內并請御製
碑文以便營造鄉官通政司經歷孫如洌疏同祠名茂勲
上林苑監丞張永祚疏請爲厥臣建祠建坊有旨良牧署
祠名存仁坊名功高冊府嘉疏署祠名洽恩坊名洪恩流
芳林衡署祠名永愛坊名一代元勲

提學御史李蕃疏請爲厥臣建祠永安門有旨嘉允時李
蕃在逆賢門下與李魯生周昌晉稱爲三傑蕃提挈大綱
發縱指示而已昌晉論人語多暗刺不甚指斥姓名魯生
則胸饒鱗甲筆森戈戟遭者無不立碎時爲之語曰一周
二李其權無比後昌晉持斧出易以劉徽改語曰二李一
劉其權莫儔橫行一時如此

內閣李永貞者時家用事家在通州富河莊李蕃特製扁
額送至其第永貞堅拒不納合邑稱之

按此並詳
酌中志

五月國子監生員陸萬齡疏畧曰臣聞縱橫之世楊墨充
塞聖道榛蕪子輿氏起而闢之廊如也故萬世謂孟子之

功不在禹下至今千秋廟貌比隆尼山我朝歷聖相繼聖道昭明不意顯皇帝中年東林始盛自立旗幟欲鈞高各忍捏浮詞污巖君父誣先帝爲不得令終陷陛下爲不能善始罪惡滔天聖學墜地此孔筆之所必誅孟舌之所不赦也恭遇申嶽毓靈尼山吐氣篤生聖輔督厥魏忠賢提不世之貞心佐一朝之乾斷披丹開導首勸鑾輿視學竭力匡勳立補累朝缺典而且清軍實以壯國威捐逋稅以甦民困宸居遞建而九賦無增藩邸同封而四方不擾其最有功于世道人心爲聖門攸賴者芟除奸黨保全善類自元兇就繫而天下翕然稱明此卽厥臣之誅少正卯也

自要典昭垂而天下翕然稱明此卽厥臣之筆削春秋也朝廷之上昔爲魍魎糾結之區今日何由開朗孔孟之門昔爲邪慝冒借之窟今日何由清明是厥臣驅蔓延之邪黨復重光之聖學其功不在孟子下臣等涵濡厥臣之教佩服厥臣之訓念帝都爲起化之地國學爲首善之區伏願于監西敕建厥臣生祠後楹卽祀甯國先公與啟聖先聖之祀同舉並行更願皇上製碑文一道勒石顯揚奉旨自東林邪人聚徒簧鼓淆亂國是構釁宮幃朕甚恨之賴厥臣獨持正議匡挽頽風一時門戶之妖若鏡照胆兩朝仁孝之燬如日中天功在世道甚非渺小至于安內攘外

剔蠹除妖免稅捐逋扶良抑暴矜弁之徒得以帖席緩帶
家誦戶絃皆厥臣恩德所被大學諸生請于國學建祠祝
釐具見彝好卽著鳩工舉行

五軍都督府錦衣衛等衙門公侯伯駙馬等官博平侯鄧
振明等公疏畧曰神宗末造奸人標榜爲邪是非蝕賞罰
暗遂至綱紀日淆內外蜂起邊疆失守頓陷全遼乃社稷
有靈篤生厥臣獨受遺命一秉忠貞但知有皇上不知有
羣臣但知有社稷不知有富貴但知有祖宗之法度不知
有奸壬之把持故三朝要典一旦煥然此厥臣肯堂肯構
之元功也至若邪奸逐而是非明巨懟僂而賞罰肅穢經

決而闔外之盜臣喪胆穢部逮而內外之貪墨寒心擒武
長春而敵人之計敗露宗社奠安在皇上崇德報功自有
凌烟之像雲臺之圖臣等戚臣也衣租食稅歌咏太平甯
敢忘厥臣奠鼎之功各願捐貲建祠乞賜額名以垂永久
奉旨這本所奏厥臣志存報國功在奠鼎斥邪以正墨剔
蠹以去奸擒閒謀而隱憂消備軍儲而邊威振算聯屬國
氣懾外邦其種二勞績朕所素鑒所請建祠致祝允協輿
情如議行祠名與做德芳

保定侯梁世勛疏請爲厥臣建祠并請祠額祠名著愛武
清侯李誠銘疏請爲厥臣建祠并請祠額祠名鴻勳靈璧

侯湯國祚襄城伯李守錡各疏請捐貲附祠共祝山東巡撫李精白疏請爲厥臣建祠內云厥臣仁威彈壓乎山川濺澤滲漉乎中外堯天之魏蕩帝德難名時雨之沾濡元勳丕著有旨祠名隆禱河道總督李從心登萊巡撫李嵩山東巡按黃憲卿疏同又有旨祠名湛恩一祠二額于是議兩殿公懸撫前而按後李精白先以麒麟歸瑞具疏奏聞卽裏送其第至是請祠請額極力掄揚黃憲卿在京已一再建矣抵任復疏繼請上梁之日二臣俱親詣展拜擬柱聯云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精白以多福多壽易乃文乃武四字蓋惟恐頌禱之未

至也濟南巡道副使梁廷棟屆期竟不至祠所內闈李明道至河干部道俱手板堂參廷棟以客禮謁于舟次李闈送不登岸廷棟竟行不顧卽堅請終養云

河南巡撫部增光巡按鮑奇謨各疏請爲厥臣建祠二賜名戴德此祠毀民房二千餘間起建宮殿九重宏麗爲古今所無建標祠所直書大工見者駭嘆蓋大梁守道周鏘祥符知縣李寓庸爲之也

嗟乎如朱童蒙建祠僭用琉璃瓦毫無避忌闔鳴泰公然稱人心歸依天心向順李精白公然稱堯天魏蕩帝德難名夫逆賢而堯天帝德矣將置熹庸于何地邪故

逆賢雖未必有不軌之心而奸黨已顯著擁戴之形矣
總督漕運太監崔文昇鳳陽巡撫邵尙友巡按宋禎漢巡
漕何早巡鹽許其孝公疏據漕儲等道朱國盛等工部等
官顧民晷等知府劉應召等知州沈起津等知縣劉芳達
等合詞請建厥臣生祠有旨祠名瞻德
提督臨清工部侍郎吳涇夫疏請爲厥臣建祠二名萃德
東昌知府王堯民收進建祠募疏不發涇夫遂參堯民
長蘆巡鹽龔萃肅疏請爲厥臣建祠二名畱恩時撫按建
祠已著萃肅名矣萃肅曰同衆烏見葵忱遂具疏獨建鋪
張稱頌詞極斐豐曲盡諂諛之私

嗟乎萃肅既有內外兼用之疏以媚崔呈秀今復獨任
此舉媚骨一副到處頂尖出色

湖廣巡撫姚宗文疏請建祠二名隆仁鄖陽撫治梁應澤
巡按溫皋謨疏同時應澤復欲建祠于鄖陽荆南道蔡善
繼不肯申詳迫之至再善繼以掛冠爭之應澤參善繼疏
出矣忽聞熹庶晏駕追回

楚王華奎疏請捐金一千兩助建祝釐有旨嘉允

嗟乎方城漢水作帝屏藩逆賢雖焰何德之感何威之
劫獨有此舉豈往日之驚魂尙未定歟

河東巡鹽李燦然疏請爲厥臣建祠二名褒勛山西巡撫

牟志夔巡按劉宏光疏同

淮揚巡鹽許其孝疏請為厥臣建祠二名瞻恩總漕巡撫

鄧尙友巡按宋禎漢疏同此祠上梁之日烹屠哀詔已頒

其孝等哭臨畢仍脫衰經易吉服相率往拜還復易服哭

臨旁觀者咸為咋舌云

三邊總督史永安疏請為厥臣建祠二名懋懿陝西巡撫

胡廷晏巡按莊謙疏同

各省申詳建造逆祠司道府等官

江浙山陝楚豫七省布按兩司等王道元等

密雲兵備道張維世

昌平兵備道張福臻

秦州兵備道王化行

霸州兵備道甯三翰

宣府兵備道張宗衡

宣府糧儲戶部王珍

河東兵備道蘇進

榆州兵備道楊嗣修

延綏糧儲戶部夏如亨

磚廠工部周延

長蘆運同孫鳳翔

淮揚運同沈侍卿

河間知府王建泰

廬州知府劉應召

登州知府王廷試

大同知府李樹初

無為知州沈起津

合肥知縣劉芳達

登州鄉官左之宜

總計建祠共四十所作備者潘汝楨也疏請祠名者閻

鳴泰也稱功頌德揚詡贊歎者亦駢語相答四明之派
其品定于此矣疏與旨不全錄者不勝錄也錄陸萬齡
疏者侮先聖而毀名賢人之無良一至于此也獨是諸
臣既爲逆賢也人自不敢不爲逆賢也用至楚藩之捐
助助戚之建祠獨何心乎蓋與國同休戚即使改唐爲
周革漢而莽尙賴朱虛之誅諸呂太尉之入北軍今乃
齊心擁戴罔念國恩嗚呼其肉豈足食乎至部振明儼
然陸萬齡後勁矣生何以覲顏稱世爵死何以對二祖
列宗也定逆案時竟不及之而史永安梁夢澤張鳳翼
公然漏網守正之蔡善繼等亦無格外之旌嗚呼蒲州

諸公不得辭其責矣

按建祠一事所載較正史及諸家
野史獨爲詳備其賜名同異互見

者傳聞之
異詞耳

禮部題請應天鄉試主考有旨陳具慶按具慶明史及張
各書俱作其慶張
士範俱著升翰林院侍講去舊例兩京鄉試俱用宮坊蒞
事逆賢抑左庶子孔貞運何吾騶等而特簡陳具慶張士
範主應天試徐時泰孫之獬主順天鄉試俱從編簡超升
侍講真割見也順天中式崔呈秀子崔鐸應天中式周應
秋子周錄後皆以廷臣論劾褫草崔鐸本房中書林萃芳
周錄本房江陰知縣岑之豹是時主試者無不極力獻諛
浙江主考陳盟論題巍二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孟題文

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蓋西湖逆祠甫落成也應天擬題有擬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者張士範矯手頓足歎爲絕妙得未曾有同考武進知縣岳凌霄抗衆對曰今日之事上固不可得罪于朝廷下亦不可遺譏于清議這能惡人三字也覺忒傷天地之和張面赤不能應陳具慶以冷語解之張次題仍出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湖廣李明睿錄敘備列諸閩姓名江西主考倪元璐孟題出皜二平不可尙已時方擬逆賢于先聖建祠國學司業朱之俊揭示通衢云上

公之功在禹之下孟子之上故倪公以此暗駁之三場策

問有云強毅養外

語本莊子張毅人名此強字係張字之誤

病攻其內今如見

標病不急亦已矣倘亦曰內食實甚則當有厲從之者救焚追亡紆步豈足貴乎又曰天下之變生于猝而計立于豫自命之士智畧輻輳其意乃欲仰射天狼而豕奔肘下顧愕哈反走此可嘆也復引王文成備宸濠等語曰學者牖戶之謀參于性命豈必驚湖所廢講哉使逆賢不敗則倪岳二公禍不測矣

兵部右侍郎霍維華疏稱袁崇煥有升無蔭功高賞薄乞以已蔭讓崇煥以昭公道末點崇煥談欵之誤有旨切責

六年秋熹廟受溺成病至七年夏加劇遍走羣望有加無
 瘳霍維華聞之進獻仙方靈露飲其法取上號大米淘淨
 用甌蒸熟內放銀瓶蒸吸其汁飲之熹廟初服頗覺甘美
 久之傳諭不用而聖躬日漸浮腫醫藥罔效逆賢大愠誚
 責維華維華知不可收拾遂故作相左之態因袁崇煥請
 告急出此疏初維華以崔呈秀吳涪夫薦起用其妾有為
 逆賢甥孫者刺因稱愚甥孫婿海內笑之持公封讓子蔭
 知兇局將敗眼明手快故為異同也按此與剝復錄所記同
 禮部題請國子監秋祭有旨著甯國公魏良卿行禮國學
 丁祭例遣相公代奠丁卯八月禮部來宗道獻諛題魏良

卿往行祭之頃怪風暴起殿上燈燭盡滅良卿驚悸仆地
 久之始能出聲未幾即有駢斬之禍

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熹廟崩于懋勤殿彌留不發逆黨獻
 計欲令宮妃假稱有娠而竊魏良卿子以入忠賢輔之如
 新莽之于孺子嬰也忠賢納其說令人婉諷懿安皇后懿
 安力拒不可曰從命亦死不從命亦死等死耳不從命而
 死可以見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忠賢無以難之乃承命召
 皇弟信王信王既入宮深戒濟陽之覆轍復切南坡之異
 謀按坡疑皮字之誤乃屢賜溫詞曲加慰勞忠賢等心乃安
 皇弟信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崇禎大行皇帝謚曰

哲皇帝庶號熹宗初禮部擬僖宗成皇帝御筆改僖爲熹
改成爲哲

新任南京通政使楊所修疏參崔呈秀奪情周應秋貪墨
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疏言聖主當陽衆正布列而東林
遺孽潛伏長安希圖翻局乞敕下廠衛衙門嚴行緝拿云
云

楊所修由給事升僕少亦彼黨頭目也推爲南通政心甚
不悅知局必敗因與同黨陳爾翼李蕃等謀思將累年惡
業盡卸之崔呈秀而參去之以自解又以周應秋在銓貪
穢無恥議并除去以孫杰代之仍轉所修于北然後糾合

衆力其持殘局故所修先發陳繼之李又繼之所修疏上
內微點崔呈秀後入應秋呈秀聞其謀至都察院罵李蕃
蕃不敢動又指孫杰罵之曰爾身從何得爾官從何得乃
大家相圖如此杰惶恐不能對呈秀因以清查經管錢糧
挾杰且曰必令爾翼出駁所修差可恕耳杰唯二呈秀始
去次日爾翼緝拿東林遺孽之疏出矣

江西巡撫楊邦憲疏廠臣功德巍二事奉旨已有旨了邦
憲疏進上且閱且笑又不發票忠賢覘知之急出疏辭免
曰微臣久抱建祠之愧事奉旨建祠祝釐自是輿論之公
廠臣有功不居更見勞謙之美准辭免以成雅志

廣西巡撫王尊德疏請建祠右通政呂圖南急付還來役
泯于無形後尊德遂以未嘗建祠稱守正不阿升兩廣總
督

十月御史楊維垣疏劾崔呈秀

徐大化浙產也占居京師倡封疆之議以殺楊左得魏忠
賢之懽心由三次考察部郎不二年躡躑尙書黃緣督理
大工尅減錢糧無算後受銅商厚賄那借惜薪司內庫銀
二十萬掌司太監程呈芬妬其專利力詆于忠賢勒令閑
住至是睹璫局將敗與表姪楊維垣密謀令參呈秀以爲
翻身地疏中雖劾呈秀猶曲護忠賢內云厥臣公而呈秀

私厥臣忠而呈秀邪厥臣猶知爲國爲民呈秀但知貪錢
壞法等語有旨奏內奪情事先帝念殿工未竣屢旨自明
不得苛求

工部主事陸澄源疏論魏忠賢崔呈秀畧曰忠賢服事先
帝贊籌邊務拮据大工亦人臣分內事何至寵踰開國爵
列三等先帝聖不自聖每詔旨批答必歸功厥臣外廷奏
疏不敢明書忠賢姓名盡廢君前臣名之理甚至祝釐遍
于海內譽之以皋夔尊之以周孔且當時之皋夔周孔亦
未嘗有是贊美惟漢代王莽稱功頌德者至四十八萬八
千餘人忠賢誠賢必不屑與之合轍至若崔呈秀貪淫奸

惡罄竹難書臺臣第舉其涯末耳即奪情一事在先帝時
 曰大工未竟也今大工竟矣尚復竊據本兵意欲何為耶
 有旨陸澄源新進小臣如何出位妄言姑不究呈秀隨出
 疏請罷有旨准回籍守制
 兵部主事錢元愨疏劾魏忠賢畧曰崔呈秀滅倫絕義傷
 敗名教皇上下奮乾綱鋤而去之臣竊謂忠賢尚在根源
 未淨禍機終伏也皇上倘念忠賢事先帝微勞貸以不死
 亦宜勒歸私第散死土輸蓄藏使內廷無厝火之憂外廷
 無尾大之慮彼魏良卿輩速令解組褫紳長為農夫以沒
 世即以彰皇上浩蕩之恩而為忠賢自全之策矣有旨錢

元愨小臣如何又來多言姑不究

嘉興貢生錢嘉徵疏劾魏忠賢畧曰竊見權奸肘腋道路
 寒心如魏忠賢者可一日追四凶之誅緩魑魅之投哉謹
 列其十大罪一曰並帝二曰蔑后三曰弄兵四曰無君五
 曰無聖六曰剋剝藩封七曰濫爵八曰股民九曰掩邊功
 十曰通關節伏乞聖上獨斷于心敕下法司將魏忠賢明
 正典刑以雪天下之憤彰正始之治有旨魏忠賢事體朕
 心自有獨斷青衿書生不諳規矩姑饒這遭

戶部員外王守履疏奸臣罪狀等事奉旨這所奏崔呈秀
 罪狀明悉著先行削了職為民追奪誥命俟會勘定奪陳

爾翼三疏自相矛盾是非反覆著冠帶閑任

東廠太監魏忠賢疏奏患病不能供職事奉旨魏忠賢准

私家調理隨諭王體乾掌東廠印高時明掌司禮監印

太監徐應元疏奏君恩愈深等事有旨徐應元准私家調

理應元為信邸承奉忠賢黨也以從龍升司禮秉筆忠賢

既出應元力任善後之託上因其告病即准休致後謫鳳

陽

上御內教場閱操二畢令諸武閣俱赴兵部領賞諸武閣

既盡出傳諭內丁著各散歸私宅不許復入而肺腑隱憂

消于俄頃次日早朝諭甯國公魏良卿降指揮使東安侯

魏良棟降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降指揮僉事校此與
剝復錄

從信錄
竝同

十一月降魏忠賢淨軍發往鳳陽猶隨從甚眾上諭兵部

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蠹盜內帑枉陷忠直草菅多命本

當肆市以雪眾冤姑從輕降發鳳陽乃巨惡不思自改輒

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凶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

然朕心甚惡著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

處交割明白所有跟隨羣奸著該撫按官即行擒拏具奏

若有疎虞責有攸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時忠賢

與腹璫李朝欽行至阜城投宿次嚴旨既下朝欽先知之

密告忠賢俾自爲計從衆立刻星散忠賢自度不能免取

酒與朝欽痛飲至四鼓俱縊于旅店崇禎元年二月順天

巡按卓邁等奉旨將忠賢磔之梟首河間府西門按此與

所載論旨同計
氏北畧尤詳

容氏于九月告歸私家十月奉旨籍沒步赴浣衣局收管

十一月命乾清宮牌子趙本岐臨局答死尸發淨樂堂焚

化其子侯國興與魏良卿同日奔市其弟容光先與婿楊

六奇發烟瘴地面充軍

李永貞者忠賢名下最用事忠賢既退永貞即辭歸私家

與名下丁紹呂等密謀擁戴徐應元應元南謫復與紹呂

魏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各銀五萬兩三閣俱獻進御前

後降淨軍承天安置次年以李實空本係永貞填寫有旨

逮問法司擬決不待時即正法焉

崔呈秀聞忠賢之訃隨即自縊法司擬交結近侍官員律

斬其子崔鐸弟崔凝秀與魏志德魏希聖魏希孔魏希孟

魏撫民楊文昌楊允昌董芳名馮繼光傅之琮楊昌祚王

祿蕭惟忠俱擬烟瘴地面充軍其魏良棟冒封東安侯年

僅四歲魏鵬翼冒封安平伯年僅三歲冒襲錦衣崔鏗年

僅七歲崔鑰年僅三歲有旨崔呈秀于薊州斬首示衆魏

志德等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魏良棟等既孩童無知

允擢志如 卷之十一
准釋放以彰朝廷法外之仁

廷臣追論忠賢之黨都察院司務許九皋疏參田爾耕李實涂文輔有旨田爾耕先行削了籍爲民其家產及各處店舖著撫按卽時封固盡數籍沒以充邊餉李實著降做奉御發南京新房閑住涂文輔著降做小火者發鳳陽司香

給事中李覺斯疏參忠賢十孩兒五虎五彪有旨著三法司會議具奏五虎謂吳涪夫李夔龍田吉倪文煥孫杰移天換日者遂以已死之崔呈秀易去孫杰苟且塞責按此呈秀死易孫杰足五虎之名剗復錄始本此然亦非梁夢環也五彪謂田爾耕許顯純崔

李迥之三朝野紀則云其則霍維華維華廣布神通遂以已死之崔呈秀代之

應元楊寰孫雲雀時刑部尙書蘇茂相左都御史曹思誠大理寺署印少卿姚士慎皆璫孽也曲加護持引職官受財枉法律發附近衛所充軍終身倪文煥追贓五千兩吳涪夫三千李夔龍田吉各一千兩解助邊餉田爾耕許顯純引職官故勘平人因而致死律監候處決崔應元楊寰孫雲雀引刑官不論情輕重輒用慘刻刑具律發邊衛充軍讞上輿論不平之甚劉志選梁夢環薛貞皆相繼論列就逮而內外蒙徇起解無期給事中曹師稷因昌言虎彪爲逆璫腹心同惡相濟按以交結之律甯有首從之殊乃牽引尋常貪酷職官例律巧爲諸奸出脫且監候必于原

籍充軍必于附近物議沸騰豈曰無因今劉志選梁夢環李永貞並奉旨提問矣竊恐法司復祖前人故智以護虎彪者護諸奸也御史吳煥亦疏言昔年被禍諸臣朝聞命而夕就徵至不敢入與妻子訣今虎彪諸奸雖屢奉明旨而詔書掛壁任意優游如劉志選梁夢環曹欽程輩皆大慝巨奸或燕處于園亭或潛藏于京邸輿援有靈朝廷無法薛貞以庸堂執法之官爲璫黨行刑之手公然抗疏陳辨云

考選命下新資料道彈擊璫黨無虛日于是璫輔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璫家周應秋及璫所拔用九列部允厚房

壯麗孫杰來宗道陳九疇呂純如阮大鍼等咸次第斥逐
回籍

上旣處逆賢卽欲定逆案閣部僅以四五十人列案以請上怒其不稱論以諛頌管導速化爲題且云忠賢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及舊輔韓爌起自田間上召同三輔家宰王永光入有苦袱包一事指示曰此皆紅本媚璫實跡也當一一案入之而爌等以不習三尺對永光以吏部止習考功法不習刑名對上乃令都御史刑部同事時張瑞圖來宗道俱不列上問故閣部辭以無事實上曰瑞圖以善寫爲璫所愛宗道題崔呈秀父卹典稱在天之

靈可惡如此又問賈繼春何以不處永光言其請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改口稍覺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上曰惟其反覆所以爲真小人俱命增入遂定逆案頒行天下總逆黨而論首通內閣王體乾劉榮者烏程故輔沈淮也造謀殺人羽翼逆賢者魏廣微崔呈秀等也首票內閣出鎮降處主試各官削奪追贓一切嚴旨鋪張逆賢勞績亟允生祠建造者顧秉謙也擠韓爌朱國禎朱延禧者廣微爲馮銓前驅而擠廣微者卽銓也擠銓者又呈秀也謀興大獄圖報復者馮銓崔呈秀徐大化楊維垣等合謀也旣而以嚴旨逐廣微引祖制設立紅牌及

處決熊廷弼者馮銓筆也助銓殺廷弼者徐大化等也部題崔呈秀父卹典僭稱在天之靈竟等于二祖列宗者來宗道也題逆孽魏良卿代熹庶郊天旨太廟釋奠先聖者亦宗道也援徐中山王例請封逆賢兩公者豐城侯李承祚也熹庶疾篤矣尙致揭逆賢欲進甯國而王見嗤于王朝用者崔呈秀也熹庶將崩召信王矣閣中撰一獎敕羅列逆賢功勳力摹曹操九錫文者黃立極等也信王正位矣猶致書魏良卿欲爲逆賢造謗金像者大梁守道周鏘也其在內羽翼布惡者王體乾爲首李永貞李朝欽涂文輔石元雅等爲從也嗚呼外臣

如此內閣輩又安足責矣

欽定逆案

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惟帝王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致身事君先明逆順經凜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邦有常刑法罔攸赦逆豎魏忠賢猥狡下才備員給使傾回巧智黨藉保阿初不過窺嚙笑以市陰陽席寵靈而饗富貴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爾敢肆其毒痛乃一時外廷諸臣朋奸誤國實繁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屠善良或秘策合圖握利權而筦兵柄甚且廣興祠頌明効首功倡和已極于三封稱

謂浸擬于無等誰成逆節致長燎原及朕大寶嗣登嚴綸屢霽元兇逆孽次第芟除尙有飾罪邀功倒身竄正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跡其矯誣烏容稍貸朕鑒察既審特命內閣部院大臣將發下祠頌紅本參以先後論劾奏章臚列擁戴諂附建祠稱頌贊導諸款據律推情再三訂擬首正奸逆之案麗于五刑稍寬脇從之誅及茲三褫其情罪輕減者另疏處分姑開一面此外原心宥過縱有漏遺亦赦不究自今懲治之後爾大小臣工宜洗滌肺腸恪修職業共遵王路悉斬葛藤無曠官守而假事譎張無急恩讐而借題參舉朕執是非以衡論奏程功

實以課官方有一于斯必罪不宥尙各懲毖乃亦有終欽哉故諭

大學士韓爌等一本爲遵奉聖諭事崇禎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吏部尙書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蒙召見文華殿恭領聖諭朕覽吏部文書見冢臣欲定附逆諸人項欵然必先正魏忠賢崔呈秀客氏首逆之罪次及附逆之人欲分附逆等次又須有所憑據今發下建祠稱頌諸疏卿等密與王永光曹于汴在閣詳閱如事本爲公而勢不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黷綴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後効惟是首開諂附傾心擁

戴及頌二頌美津二不置併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後世之心此番懲治之後縱有漏遺俱赦而不宥務斷葛藤並不許借題參舉卿等只在數日內確定來奏不許中書參預不可延緩露洩特諭欽此二月初九日臣等再奉聖諭據卿等奏准召刑部尙書喬允升同卿等參定欽此臣等仰遵諭旨先將發下祠頌等本逐一查看詳續據部院二臣開進各官姓名事蹟互相參對謹以聖諭分欵奏爲提衡併陰行贊導在祠頌諸欵外者分欵書各酌量擬議再同喬允升據依律例各附本欵具本上請候旨間本月二十六日蒙皇上召對平臺

發下臣等原本併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五人又欽定謀
大逆凌遲首犯首逆同謀黨孽斬犯逆孽軍犯頌美為民
四款仍奉面諭在外各官輕者至為民止其原不列名者
不妨酌定臣等遵照前聖諭及欽定續款通將在外紅本
及部院開來各官併昨南計附逆奉旨候議各官各照情
罪重輕俱依交結近侍律併引各例加減罪例減等分款
勲武內臣逐款附後並當具奏按此可證南北二臣等切
惟尊無二上人臣首戒無將國有常刑天討用彰有罪祖
訓內官不許干預政事律重交結近侍官員于以防內外
而肅官府杜奸萌而窒亂源法至嚴矣逆瑞魏忠賢狡譎

多端兇頑無忌始焉小忠小信祇便身圖繼而作福作威
漸干國政內則妖姆客氏闕覘禁密結為腹心外則逆臣
崔呈秀逗露機情助其羽翼戕官妃而戮忠直盜帑藏而
弄兵權已徼無等之三封游議偏尊之九錫亟開藩邸迫
遠宗城建生祠以卜人心遣內鎮而連邊將陰謀叵測僭
勢顯成磔辟已服上刑爰書具列逆狀誠如聖諭所謂首
逆之罪當先正者也賴宗社有靈聖明御世乾坤旋轉雷
霆合章屬元兇已就誅夷凡黨附宜嚴區別若乃官聯躋
跖人類豺狼懷私欲借兇鋒拱手隨蠲魁柄或首發大難
禍始教猱或倒身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搖母后倡和逆

封鍊券金章覆題恐後腴田甲第請給爭先或引聖經以
愆愆中傳或攘史職而抹煞直筆墨綬朝禮忍比罪魁緹
騎銀鐙大興詔獄修睚眦以殘軀命不難殺人媚奸供嘖
笑而效爪牙總是酬恩報怨至于一人而創祠幾地一事
而諛頌連章祠省直祠邊鎮祠京都未已也而且祠之國
學頌碑文頌奏章頌鄉錄未已也而且頌以絲綸此則聖
諭所謂首開諂附傾心擁戴及頌二頌美津二不置者也
而又有徑竇旁通網羅密布腹藏鱗甲搆青蠅貝錦之讒
意慘鏢釀白馬清流之禍卽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
雨翻雲難逃指視斯又潛施鬼域之毒而更巧避虎彪之

各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也以上諸人罪案
各殊法銓亦異或已經禡逐不盡厥辜或謬附摧傷當追
始禍遵明聖諭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後世之心三尺
無私天誅不貸四兇畢竄國憲用申惟是大愆旣罹不赦
之條而羣小宜開自新之路臣等簡詞頌及部院開來諸
臣或事關題覆公牘列各或身在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
全於捍禦或編摩効有劑調而又或生平才具自優敷歷
猷勞早著聖諭所謂事本爲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
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後效咸與昭灑免臚
姓名固明罰敕法之嚴條兼赦過宥罪之寬政也臣等祇

奉諭辭其矢公慎就事論事參畫一之刑書以人治人消
本來之面目中涓衿弁畢麗于科商販兵民姑置之外倘
幸無掛漏可永示誠懲寒亂臣賊子之心抒正氣幽魂之
鬱三章既約金石不渝一面宏開葛藤永斷閉奸謀而安
反側明刑政而襄治平端在是矣若夫加銜加廕濫被恩
施殿功邊功尙需嚴核敢可恨者先帝當彌留之日多官
邀橫拜之恩其天啟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大工謝恩併甯
錦敘捷鹵簿告成三藩之國所有敘勞秩廕悉宜聽部削
除尙寬矯旨之推求用廣原情之德意併用附及以俟宸
裁所有前項欵分名姓及應得罪名開具于後統惟鑒奪

敕下遵行爲此具本謹具奏聞

一首逆

明史官官傳
魏忠賢

兇殘禍國僭肆倂尊罪惡貫盈神人共憤

逆形已著寸磔允宜

客氏 乳保恃恩兇渠朋結凌尊竊勢納賄盜珍

陰逆首奸死不盡罪

以上依謀大逆律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已經

正法

一首逆同謀

明史官官傳
崔呈秀

負國忘親通內竊柄兇謀立贊黨禍首開

佐逆罪魁戮屍猶幸

官李永貞

主謀代筆盜帑淫刑佐逆與謀上刑正法

李朝欽

附奸久與逆謀殉縊未盡其罪

魏良卿

濟惡首孽偽冒三封盜帑竊權罪浮于辟

侯國興

妖種盜庫同謀逆孽駢誅允當

官劉若愚

刀筆深文朋奸害眾辟刑次等具載爰書

以上依謀大逆但其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

死律減等擬斬

一交結近侍

明史奸臣傳劉志選

諂附擁戴

傾搖母后驅逐戚臣罵母之律尙寬通內
之誅難追

梁夢環

諂附擁戴

明史附奸臣劉志選傳

與劉志選併力合謀情罪維均律法宜正

倪文煥

諂附擁戴

拜逆爲父嫉忠若讐奸黨無辭上刑非枉

田吉

諂附擁戴

璫姻內轉躡加尙書竊勢鬻官擬辟允協

劉詔

諂附擁戴

明史附奸臣劉志選傳

媚首兇疊建生祠參道臣幾至死地迹昭

附逆罪蔽冠軍

孫如冽 諂附擁戴

京祠首建諛頌不倫朋奸騙贓辟刑允當

許志吉 諂附擁戴

矯旨派贓附逆流毒黃山一案重辟何辭

薛貞 諂附擁戴

執法無聞媚奸有跡劉鐸一案已足抵償

曹欽程 諂附擁戴

明史奸臣傳

媚逆竊權張威納賄報復代參正類削奪
竟致殞生佐使殺人情法允協

吳澹夫 諂附擁戴

明史附錄 臣崔星秀傳

媚奸遷秩附逆建祠推債帥分賄酬恩縱
姻弁喪師貽患九遷稔惡一辟明刑

李夔龍 諂附擁戴

黃緣線索起據銓衡附奸伐異黨同媚逆
望風承旨幾釀清流之禍何辭兩觀之誅

陸萬齡 諂附擁戴

信祠國學侮聖媚奸名教罪魁極刑莫貸

李承祚 諂附擁戴

勳爵黨奸稱頌無等兩公再請三尺難容

田爾耕

諂附擁戴

明史附奸臣傳

侍衛近臣朋比首逆寃斃多命死有餘辜

許顯純

諂附擁戴

明史附奸臣田爾耕傳

詔獄酷刑逆奸授意寃斃忠諫宜正辟刑

崔應元

諂附擁戴

北司貼刑迎合逆璫索賍戕命擬辟無苛

張體乾

諂附擁戴

獻諛邏人駢殺五命劉鐸寃對大辟宜償

孫雲崔

諂附擁戴

理刑阿逆驟列官銜寃命宜償大辟非枉

楊寰

諂附擁戴

用刑酷烈殺害多人應正典刑戍死為幸

以上依諸衙門官吏與內官互相交結泄漏事

情實緣作弊而扶同奏啟者律斬秋後處決

一交結近侍次等

魏廣微

首開諂附陰行贊導

明史附奸臣傳

失儀忿劾因合內謀小票潛通中借矯旨

害正因而禍國委柄至于不收

徐大化

傾心擁戴陰行贊導

明史附楊維垣傳

陰拱元兇顯為戎首魏廣微始禍原與密

謀楊漣等慘寬更多主使

霍維華

諂附擁戴

明史有傳

主持三案羅織多人覆魏忠賢敘功疏云
茅土尙覺其輕覆魏良卿加九級至太師
尙餘一級助逆顯著閃爍何爲

張訥

諂附贊導

名字見趙南星傳

首參趙南星戊死善類株連卽推兄張樸
巡撫用示酬報桐封迺遣似贊陰謀

閻鳴泰

頌美

明史有傳

畿輔三鎮請建七祠卽云會題何不少避

形迹人心依歸天心向順輒形章奏豈得
盡委呈詳

周應秋

頌美

明史附王鈞徽傳

稱頌三十九本題請公侯伯誥改武廕爲
文廕借推人以處人逆孽封公本有厥臣
心存浴日志切補天宜進尙公之典永堅
帶礪之盟等語

李魯生

諂附贊導

明史附李蕃傳

倡執中宅中之說爲二魏解嘲凡殺人媚
人之凶皆一言流毒至攻周起元一著尤

南京失守駭二哀入井
自經死人以爲晚蓋

勝頌首惡十本

楊維垣 擁戴贊導 明事有傳

王紀參客魏徐大化出疏擠排大化殺周朝瑞顧大章嗾使代劾至參崔奸疏中猶爲魏逆稱頌欲更別局兼示酬恩

潘汝禎 首開諂附 明史附潘汝禎傳

交結織監潛通內廷首建逆祠尤爲始禍俯順輿情本有厥臣心勤國恤念切民隱等語

鄧欽 陷附

首逆姻親躡推戎帥夤緣不避罪累何辭

李之才 頌美

建祠孝陵前主使有人代奏宜罪

以上依交結近侍官員引名例律減等充軍仍敕下法司行各該撫按官招擬具奏如有賍私情節一併看明奏請候部覆發落

一逆孽軍犯

魏志德 魏良棟 魏鵬翼 魏撫民

魏希孔 魏希舜 魏希堯 魏希孟

魏鵬程 傅應星 楊六奇 容光先

徐應元 劉應坤 王朝輔 涂文輔

孫進 王國泰 石元雅 趙秉彝

高欽 王朝用 葛九思 司雲禮

陶文 紀用 李應江 胡明佐

即明史奄黨傳所謂親屬內官之黨附者合下李實以下十六人共四十四人明史作五十餘人

一交結近侍又次等

馮銓 諂附贊導

父雖向與內通到閣因而協贊門生密友代喉嚨人要典主持尤為罪案傳聞揭救周宗建等又分遣中使時曾有阻止積愆

莫贖末減可需

顧秉謙 諂附 明史奸臣傳

天啟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主票中間止遣內鎮微有規陳乃刑賞僭濫一無匡正褒綸輕褻阿逆何辭聖明有頑鈍依阿有負先帝付託之旨允是定評

張瑞圖 頌美 明史附黃立極傳

逆祠坊額碑文人言多其繕寫已達天聽豈是風聞

來宗道 頌美 明史附黃立極傳

爲崔呈秀請卹有在天之靈語雖由司呈
何無駁正仰聆聖諭鑒察凜然

鄧允厚

頌美

姓名附見鄧允厚傳

題覆稱頌四十疏請給逆封莊田祿米六

本頌有達聰明目居高聽卑

按此二語見
刺復錄南察

疏及安卽安社稷之安平非平一方之平

等語

薛鳳翔

諂附頌美

題覆稱頌四十七本請給逆封第宅鐵券

四疏首頌厥臣偉績本有勞著大工勲高

社稷旣錫通侯之爵允膺第宅之封等語

李蕃

建祠贊導

明史有傳

師友朋比合謀參劾多其代草望門投拜

人傳爲四姓奴建祠諛稱至呼爲九千歲

孫杰

贊導

明史附孫杰傳

首劾劉一燝再劾周嘉謨給事召還尙書

蠲級剪忌已見楊漣疏內

語見明
史本傳附璫遂

與崔逆齊名

張我續

諂附頌美

軍餉中止開銷黃緣薦起戶侍助工踰萬

餽內有徵頌本有心膂重臣公忠謀國嫉
邪扶正世宙清明等語罪有定評餉宜嚴

勸

朱童蒙

諂附頌美

姓名附見新之摺條末

建祠佐逆母死奪情頌本有厥臣赤心報
君訐謨定國俎豆兼軍旅之學墨縷治征
討之任等語

楊夢衮

諂附

給事三年宮保八座管工結納不避嫌疑
大工侵牟見于劾奏

李春茂

頌美

宣武門建茂勲祠給助庫銀三千兩祠成
傳帖慶賀叩拜建祠本有至德莫可名言
下情惟有祝釐等語

李春煜

頌美

例轉給事躡升尙書辭恩本有皇極鼎建
內則厥臣監臣竭力抒忠外則閣臣工臣
宣力分猷等語又先為移官事疏救罪璫
為終始通內之證

王紹徽

頌美贊導

明史有傳

造點將錄佐中旨處分劾馮從吾致抑鬱憤死

徐兆魁

贊導

明史附考卷甲侍奉先人

惠世揚顧大章誣案其在刑部時所成詛咒一招瑞名併列

劉廷元

贊導

明史附考

挺擊一案黨禍開先參張差誤主風癩王之案竟以慘死

謝啟光

贊導

纂修要典動稱中旨恐嚇詞林稍有異同

徑自塗改斥南厚餽瑞奸

按剝復錄三卷啟光以北吏侍

改南兵侍證之此疏蓋貶之也緝獲彌縫閑住

徐紹吉

贊導

明史附考楊所修傳

竄身史局纂修要典斥廢慘殺諸臣各欲畱一罪案呵叱詞臣塗更原稿

邵輔忠

頌美贊導

明史附考及別志

府丞驟躡尚書攻擊多其指使送藩封本有云監體悉厥臣節制俾臣得行其事等語

楊所修

頌美贊導

明史附考

年派賦陷城被執不屈死

左先斗侍天啓三年疎
清名還賈繼善及范
滄世...論移官事
先事異考

先撥志始 卷之七

吏都不駁封爵轉南微及奪情三事定案
一疏又為要典張本頌本有厥臣身事視

君家事視國等語

賈繼春

贊導 明史有傳

保護選侍藉發難端囚罪一疏得罪公論

出處占望反覆無恒

范濟世

頌美

頌疏自敘一歲五遷搜括助工錢糧數十

萬按剝復錄搜括助建之語本此捐貲助餉本有勞在封

疆慶貽宗社等語

李養德

頌美

郎署加銜尚書奪情忍同敗類頌本有禁

地元忠密勿贊襄主持在內等語

阮大鍼

頌美贊導

明史有傳

因楊漣有叩馬獻策之語語見明史本傳報復有

魏大中楊左之參至合算七年一疏尤為

璫逆巧護解嘲

姚宗文

頌美

明史附劉廷元傳

湖廣建隆仁祠頌本有東廠魏上公間出

名世以澄清世道為任胡戴聖明為心等

先發志始

卷之下

六五

語

陳九疇

贊導

姓名見趙南星傳末

借謝應祥一事傾趙南星高攀龍等受嗾得報乙榜亞卿

元詩教

贊導

明史附劉廷元傳

諫垣專政璫諭起官主盟俄而建牙失職依然耽視

趙興邦

贊導

明史附劉廷元傳

兵垣賄聞失職吏都營起復讐趙太宰力致譴賍伍御史一疏駢斥

傅櫬

贊導

姓名見趙南星傳末

結同宗潛通內廷持異見顯開始禍

安伸

頌美

按差已滿留金助祠頌本有天眷聖明賚心膂以贊內外臣衙門已有公疏不能自

陳芹曝之忱等語

按此本北察疏見劄復錄六卷中

孫國楨

頌美

撫登稱頌二疏有聖主中興明良會合厥臣忠誠貫天地勇畧震華夏等語又厥臣擎天巨手翼運真才并有一腔忠義四應

侍 遷安人 以附忠賢 歸五兵

才鋒等語

部 鞏

贊導

此名見周宗建及江東通傳中

為魏忠賢報首參之仇致周宗建有逮死之慘亞卿躡轉通內可知

馮嘉會

頌美

部務請屬多徇稱頌十有六疏覆劉應坤本有厥臣精忠體國矢志籌邊既荷特達之知必蒙破格之眷等語

曹思誠

頌美

河間醴金建祠要津摧折善類辭恩本有

赤心報國殫力圖度費省功倍之親臣云

孟紹虞

頌美

署禮部九天輪奐一新本有心膺元老篤生應運等語

張 樸

頌美

建四祠頌十二本有皇天開億萬載靈長之祚上公特應五百年名世之期又天啟明良又內鎮清忠元臣指授等語

李恒茂

贊導

四史附李著傳

薦起崔呈秀等爲三李中一人入幕參謀
朋比害正

邵尙友 頌美贊導

畿撫報南星恨總漕建瞻德祠神功參天
地本有厥臣掃逆如雷如霆翼正爲雨爲
露宏德無涯大功無彘等語

李精白 頌美

東省三祠諛頌六疏元輔功高普被本有
厥臣孤貞報主殫力匡時挈魁柄以還至
尊掃浮雲而開九照傳聞頌聯有至聖至

神多福多壽等語

秦士文 諂附頌美

祠頌七疏餽器鏤名按餽器鏤名卽剝復錄所謂將金杯姓名

查究頌本有業赫聖明之世昭上公之功

等語葛九思薦士文忠誠天授敏捷感飛

張文熙 頌美贊導

逆黨姻親羣邪契好曠倪文煥誣周順昌

按剝復錄仗逆璫之姻及文熙誤我之語卽此案之所本巡視光祿

有頌璫疏

楊惟和 贊導

主事加銜副都按剝復錄五卷削去暱奸
曲盡諂媚

何廷樞 頌美

封爵已定給賜宜優本有查撥額地七百
頃銀二千兩及查參違例逋欠等語

陳朝輔 頌美

平安莊田催撥各屬先報田數那解錢糧

許宗禮 贊導

戶部吏垣更調管察考選曲徇要路躋升
同鄉比黨

卓邁 頌美

二祠一頌璫敗反攻代崔呈秀報讐參夏
之令逮死庶算制勝本有厥臣知人善任
樽俎折衝等語

盧承欽 頌美

諛頌二疏又請刻黨籍榜示海內建祠本
有股肱良弼社稷元勳扶聖主于中興煥
宸居于大壯等語

陳爾翼 頌美 明史附楊所修傳

頌逆有內外諸臣心厥臣之心等語薦崔

呈秀為本兵請五城邏東林餘孽

石三畏 贊導

明史附見奸臣宮欽柱傳

王官黃緣考選噬効生死遭誣

部興治 贊導

明史附見奸臣宮欽柱傳

攻道學例轉因中旨復還參方震孺逮問

薦吳涪夫京堂

按此二事俱詳 剝復錄二卷中

劉徽 頌美贊導

稱頌十一本誣房可壯樊尙燦鹽賊參熊

廷弼懸贓百萬

按此詳剝復 錄四卷中

頌本有厥臣

幹國精忠盡心籌畫三戰三捷奏此膚功

等語

智鋌 頌美

通內得選北道嗾傷善類多人參解學龍

侯恪削奪

按此詳剝復 錄二卷中

頌本有運籌帷幄

付託得人等語

何宗聖 頌美

房山建顯德祠二成買香火地題祠本有

廠臣膚算參微精誠格天等語

王珙 頌美贊導

參方大任問徒追贓

按此詳剝復錄 二三兩卷中

祠頌

疏中不名厥臣謝恩本有厥臣志慮精勤
經營得法俾三朝之闕典克行等語

汪若極

頌美

阿逆瑞兩疏諛頌羅王贊化一獄按此詳

三卷媚奸天心助順頌美本有厥臣緝奸

助餉中外感激精忠等語

陳維新

頌美

參王允成薦張我續疏云無奸不照又云

清明再闢

門克新

贊導

羅織孫文豸顧同寅寃斬詞連文震孟陳

仁錫鄭鄮除名

游鳳翔

贊導

假參高攀龍自辨復原職借糾宮秉忠連

劾惠世揚

田景新

贊導

始在師門竊柄用事殿工疏薦崔呈秀侍

郎兼右僉都御史

呂純如

頌美

附見張捷傳

惠藩監隨掠斃夫役復命疏薦歸美厥臣

按此本南察
疏見剝復錄

吳殿邦 贊導

媚璫劾樊王家追贓通參改尙寶卿破例

黃運泰 頌美

建祠守祠稱頌十本有厥臣志切恢復知
人善任運籌帷幄文武承受方畧等語

李從心 頌美

祠頌五疏河道敘勞本頌有厥臣本擎天
捧日之赤心運旋乾轉坤之妙用獨居首
功當膺特典等語

楊邦憲 頌美

江西建祠元勲功德甚隆本有厥臣
公光岳元精扶輿正氣等語

鄧增光 頌美

河南會建戴德祠有厥臣德隆乞請額名
本有體國精誠感民傾慕等語

單明詡 諂附

主事三年躡躋巡撫肅甯城工得力畿輔
籌邊未聞

王點 頌美

巡撫大同會建嘉猷祠助工本有厥臣純忠爲國默助自天邊疆末吏敢不體厥臣以體宸衷等語

李嵩 頌美

登萊二祠稱頌七疏有厥臣神謀秘算授計籌邊赫聲濯靈揚威各鎮等語

牟志夔

頌美 名字見明史張訥達傳中

建祠派銀屬員稍遲立斃解役

張三傑 頌美

巡撫甘鎮稱頌五本有厥臣與閣部和衷

等畫遠燭邊陲紀綱振肅等語臬司驟躋

開府黃緣攀附有徵

曹爾禎 頌美

撫晉建祠三本有心膂重臣早夜經營細

大拮据等語

毛一鷺 頌美

蘇州同王珙建祠被逮周順昌激變

張文郁 諂附

主事驟躋侍郎

按此本魏炤乘叅疏之督語詳劄復錄五卷中

工黃緣媚逆

周維持 贊導

明史附王師敬傳其元直然付後

疏請刻黨籍拆書院論劉一燝周嘉謨等

削籍

徐復陽 贊導

誣郝士膏追贓參方逢年等削奪持局結

案二疏按此本南察疏護奸害正有徵

黃憲卿 頌美

中城山東二祠二頌元勲萬古為烈本有

厥臣赤心中天日月熱腸特地乾坤成兩

朝大慈大孝佐九重允文允武等語

許其孝 頌美

揚州會建瞻恩祠頌本有督厥魏上公天

付英姿靈鍾名世功高社稷德被商民等

語

張素養 頌美

薦邪被劾復官巡方二祠一頌王師屢捷

本有賴厥臣以安社稷之心定制勝之畫

方畧密授機宜悉符等語

王裕 頌美

建祠守祠諛頌七疏元臣功德天崇本有

魏忠賢丹淵浴日靈腕補天德耀乾坤勲
在社稷等語

梁克順 贊導

受人意指橫肆劫彈蒙恩本有東廠元兇
大憝立為逮詰削奪海宇共覩清醒等語

劉宏光 頌美

兩院會稿建報功祠屢疏抨彈多屬善類

溫皋謨 頌美

湖廣建隆仁祠本有厥臣翼贊朝廷計安
社稷懋德崇功藏在盟府等語

鮑奇謨 頌美

河南會建戴德祠頌與鄧增光同

陳以瑞 諂附

叩逆像長揖佛前致瑞疑旋被斥逐按揖佛事

竝見剝復錄四卷中

莊謙 頌美

會建祝恩祠併頌二本有厥臣德著庶堂
中外盲有道之福內扶社稷遐邇承無疆
之休等語

龔萃肅 頌美

鹽差建祠本有東廠魏上公駟然柱國元
勲卓爾清朝碩輔等語

李應薦 頌美

薦潘汝禎按應薦二潘汝禎見剝復錄二卷校證疑其脫去薦字此可證也監試中崔鐸招嫌

何可及 頌美

頌疏五本先帝逆瑞竝稱

李時馨 頌美

改折本內有火災修省天心仁愛內有竭忠之臣外有調元之相何難消弭此真堯

有九年之水益成其為聖帝等語

劉漢 頌美

兩疏媚逆科參可憑

王大年 頌美

巡城建祠雖由合疏中臺執法憲紀何存

余合中 頌美

恭陳聞見本有臣跽伏田里臺臣崔呈秀等交章薦拔又潔已急公之厥臣保護于內鳳至麟生等語

徐吉 頌美

建祠本有厥臣澤被海隅等語祠成仍疏
敘効勞官有厥臣功德不朽等語

宋禎漢 頌美

淮南建瞻德祠會疏同詞諛頌

張汝懋 贊導

誣參樊尙燦房可壯楊嘉祚追贓按此竝見剝復

錄三卷中

許可徵 頌美

兵垣以邊事頌加銜至左副都提督解
本有厥臣先機運籌閣部沈心謀贊內鎮

督撫道將鷹揚闔外等語

劉述祖 頌美

撫院會稿建祠諛頌無所規正

李燦然 頌美

河東會建褒勲祠本有魏上公帝簡篤生
佐興闕出允九五之元臣洵五百之名世
等語

劉之待 頌美

會潘汝禎疏到稍遲後以例推被削

孫之獬 贊導

中崔鐸嘖有人言哭要典大貽嗤笑

吳孔嘉

贊導

登第即工通內黃山慘殺多人

李寓庸

贊導

奸黨薦入銓司鑽營見于參劾

潘士聞

頌美

閩中試錄序文有聖主當陽帝賚良弼策

問有廟堂之上帷幄之中勝算密謀出奇

授畧等語

王應泰

贊導

試錄列內監督撫前按試錄列璫銜並序見剝復錄三卷中

文有心膂股肱等語

張元芳

贊導

逆樞至戚薦入銓司按此本北察疏

阮鼎鉉

頌美

誣參呂坤併鄭三俊三案元兇一疏頌璫

備極稱揚

李若琳

頌美

上林官民建祠列名不能堅拒

張永祚

頌美

建良牧署存仁祠嘉蔭署洽恩祠林衡署
永愛祠

周良材 贊導

璫孽逆封案呈題覆

曾國禎 頌美

建蘆溝橋隆恩祠本有厥臣精神格天睿
算通微等語

張化愚 頌美

建崇文門廣仁祠元功德業普施本有精
忠貫日等語

李桂芳 頌美

大工諛頌又守本參賀仲軾胡敬

辰按參賀胡事並見
剏復錄四卷中有厥臣急工之念可

容草莽委之等語

張一經 頌美

軍國大計本有天眷聖明篤生厥臣安丙
功高千古等語

陳殷 贊導

主事僕卿奪情視事

夏敬承 頌美

拜祠首倡諛言上公高懸榜諭

周宇 諛附

附胡監鄉親厚善誇魏祖神道通靈按此本南

疏

魏彥 諛附

自認義孫逆祠朔望謁拜按此本南察疏

鄧希禹 頌美

輸田二百頃為生祠祭田

頡鵬 頌美

逆祠倡拜題額升郡稱建專祠按此並見南察疏

李際明 諛附

劣轉賄奸陞官逆祠治品供獻按此本南察疏

魏宏政 諛附

借胡監分金薦揚而拜逆祠繞門引水按此

見南察疏中惟彼作皇陵引水此作繞門引水不可攷

岳駿聲 贊導

誣王之案受賍竟至逮死挺擊誣案已燬

肆辨不休

鄧士望 贊導

直陳東林陷害本按此即剝復錄四卷自請起用之疏有厥

臣魏上公轉陰霾日月為光明乾坤臣何
幸遭逢明良盛世等語參南居益魏大中
等又自稱曾經崔呈秀特薦

張聚垣 諂附

准貢附璫躐轉管差貪累萬金按此本南察疏

周 鏘 頌美

河南督修戴德祠毀王府民房二千餘間
起宮殿九楹

徐四岳 頌美

任子工部加銜卿貳頌本有臣蒞任以來

木稅一節倍意釐剔一念微衷莫非仰體

厥臣德意等語按四岳奉旨看議及北察
參疏並見剝復錄五六兩

卷中

辛思齊 頌美

諛頌二本憑璫攘官按思齊草職在前
見剝復錄五卷中

胡芳桂 諂附

憑恃奧援復讐害正

以上依交結近侍官員律引各例律減二等坐
徒三年納贖為民

一諂附擁戴

李實 李希哲 胡良輔 崔文昇

李明道 劉敬 徐進 馮玉

楊朝 胡賓 孟進寶 劉鎮

王體乾官 梁棟 張守成 商承德

以上一欵十六人並前一欵徐應元等十六人

中有見任閑住的并放回原籍的都著革去冠

帶為民當差奉聖旨覽卿等奏這逆謀黨附諸

人罪狀各殊刑章宜正除重辟正法監候逮問

見擬外其充戍招遣及贖徒為民行該撫按照

欵結正具奏朕遵明國憲敕法除奸申儆官刑

昭布中外還同敕諭一併通行該部院知道欽

此按此合上逆孽軍犯分為二欵詳上

大學士韓爌等奏為遵奉聖諭事臣等欽承皇上屢諭參

定附逆一案反覆商酌除將頌美贊導諸臣分別重罪擬

戍以至削籍為民開列欵項具疏奏聞及聖諭事本為公

而勢非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如封疆遼黔及素任

無過諸臣俱置弗議處外若稱頌內稍次前欵諸臣或居

位鮮匡維之畧而指縱亦無奸謀或濫竽備疇采之員而

線索初非自主或徑本岐邪播璫惡非為戎首或階因驟

躡稽職掌尙未全墮以逮專闖建牙品原庸碌散僚冗吏

識昧挺持者臣等欲再擬減等則恐前重而後輕非聖明
畫一彰法之意欲概擬削籍又慮罪輕而法重乖治朝酌
量宥過之仁謹依考功法不謹例一欵將諸臣並擬閉住
另請上裁如蒙皇上俯允彼重處者知媚逆之不可爲卽
寬政尙從褫削此量懲者幸身名之未盡辱縱槁項亦荷
恩波其于振惕人心培養元氣未必不均有藉矣至內中
軍民商匠數本臣等初擬行撫按查究旣復思之此輩么
麼末品見縉紳尙且風靡彼效尤何足深怪又聞上本時
多奸棍捏名希榮竊潤今名雖在而人半非必行追究恐
有桃僵李代之虞其真正倡謀罔利者地方官執而治之

有餘可無重煩宸斷爲也再照此舉臣等凜奉聖謨臚分
二案考據不敢不覈程量不敢不平秉心不敢不虛持議
不敢不正年來目覩耳聞收括畧盡卽更有溢出或存疑
者決無元惡大愆得竄逃于指示之外聖諭謂縱有漏遺
亦赦而不究大哉王言真與覆載同量從此靜戢元黃各
修職業養世道平康之福慰聖明宵旰之憂臣等願與大
小諸臣共勉之矣臣等不勝激切冒昧之至爲此謹具奏
聞

計開

黃立極

代言秉軸碌二徇人出鎮璫封唯二聽命

先撥志
施鳳來 票擬不聞力諍趨諾亦未當先

楊景辰 學院曾有頌疏入直未聞顯過

房壯麗 涇渭漫無主裁線索隨人指授

董可威 在工一味恭謹幸猶見機去早

李思誠 王家棟居閑一事雖賄非自受然昵比匪

人遭瑞削奪頌瑞有純忠體國大業匡時

等語

王之臣 操守多議亦有頌疏年來涉歷邊疆稍寬

一黜

胡廷宴 才本庸憤濫竽建牙致盜賊充斥人謂夤

緣貽禍

張九德 素無節鉞之望乘時倖躡諒非無因

馮三元 躡躡副院人望不孚

喬應甲 撫奏滋議追贓候結

楊維新 蠲助之國二疏稱頌

朱國盛 輓漕二載勞議相半加銜躡躡速化何辭

馮時行 逆璫同里以破甑營改京堂

呂鵬雲 年例告病與孫杰等破例復官未幾乞差

猶能自遠

董懋中 察處借題辨復改升京堂

周昌晉 持議每多依傍循資未見躡遷

虞廷陞 參趙南星等薦李夔龍等不協公論最後

遭璫削奪差能晚蓋

楊春茂 素無大過一疏涉頌

徐景濂 昏曠潦倒持論舛僻

陳保泰 例轉中旨復官璫敗曲疏文飾

鄧興言 浮沈依附亦有頌疏從參鄧守仁等一疏

可原

周維京 為南京兆嘖二人言兼有頌疏

徐揚先 顧大章惠世揚獄依違文致按會審世揚獄並見剝復

錄三薦譽亦多匪人後遭璫削情稍可原

陳序 誣孫居相參梅之煥聽人指使按陳序劾孫梅並見

剝復錄二卷中

曹谷 以報藩舟出境頌又疏論要典不可燬

朱慎盞 頌止一疏揄揚太甚

鄧如闇 生平操守無疵甯錦賀捷頌美已過按此本南

疏察

何早 兩疏稱頌趨向不端後為李明道論劾姑

從寬議

虞大復 揮霍有餘操持多議至稱頌形之辨揭

葉天陞 遊玩逆祠遂致屈膝雖傳汗頰何追愧心

邱存性 外計不謹起補原官旋躡兵曹人多異議

按以上四人勘語並本南察疏

葛大同 與胡良輔交好按此本南察疏旗幟鼓吹迎送江

干

歐陽充材 始因任性觸璫後以彌縫毀節按此本南察疏

夏之鼎 兩任縣官原無善蹟製扁送祠有干清議

按此本南察疏

張九賢 外察不謹自疏復官

李宜培 在銓滋議亦有頌疏

譚謙益 堂官參處自辨復官

吳士儁 疏頌

徐溶 疏頌

潘舜懋 疏頌

李三楚 疏頌

董舜臣 疏頌

陳守瓚 疏頌

以上俱照考察不謹例擬冠帶閑住奉旨這次
欵所列量懲各官擬議允協都著照不謹例閒

住該部知道

張勳鳴左祖王化貞貽誤封疆後以忠賢起用何不左漏網之列
張捷亦四年例外遷而後故官疾未林次骨又經用故兵尚呂純如

附逆案漏網

張樞道

疏請枚卜有少年學士英妙亦未可少之語專為馮銓推轂又參陳伯友蕭毅中削奪

趙肩昌道

擁戴涿州特參貴池又參李瑾劉懋削奪

按此並見剝復錄二卷

袁鯨道

朋謀推戴崔呈秀疏請枚卜與劉徽同又

王業浩道

疏參王紹徽韓策江先岸削奪按此並見剝復錄二卷中江先岸明史及錄俱作汪此誤

同劉徽袁鯨朋謀推轂崔呈秀枚卜又參

馬孟禎韓萬象方有度削奪按此並見剝復錄二卷

張惟一科

已有旨降謫崔呈秀特疏留用遂參武之望萬邦孚等又希附呈秀意陷害侯恂侯

恪

薛國觀

科

明史有傳

疏參蕭近高喬允升閔住游士任逮問熊
明遇草職聽勘劉永基削奪

葉有聲 科

疏薦阮大鍼又參劾馬調律翟學程削奪
按馬調律誤證之剝復錄
從信錄皆作歐陽調律

李應公 道

疏參王洽為民例轉孫杰李嵩
按參王洽
並見剝復

陳睿謨 道

疏參劉廷諫孫必顯韋蕃削奪
按事詳剝
復錄二卷

曾應瑞 道

疏參范鳳翼姜習孔孫紹統削奪
按事詳
剝復錄

三卷 岳元聲回籍聽勘

黃季吳 科

疏參南居益削奪荆養喬惠承芳閔住承

芳世揚父
按事詳剝復
剝二卷中

楊維岳 科

疏參段然削奪
按參段然見剝
復錄二卷中 又參喬允

升蕭雲舉

疏參蕭近高喬允升閔住游士任逮問熊
明遇草職聽勘劉永基削奪

葉有聲 科

疏薦阮大鍼又參劾馬調律翟學程削奪
按馬調律誤證之剝復錄
從信錄皆作歐陽調律

李應公 道

疏參王洽為民例轉孫杰李嵩
按參王洽
並見剝復

陳睿謨 道

疏參劉廷諫孫必顯韋蕃削奪
按事詳剝
復錄二卷

曾應瑞 道

疏參范鳳翼姜習孔孫紹統削奪
按事詳
剝復錄

黃季昊 科

疏參南居益削奪荆養喬惠承芳閔住承

芳世揚父
按事詳剝復
二卷中

楊維岳 科

疏參段然削奪
按參段然見剝
復錄二卷中 又參喬允

升蕭雲舉

蘇兆先 科

疏參周希聖蔣允儀趙廷慶削奪校事見

二卷中惟周希聖與劉復錄同而與從信錄異

王時英 道

疏參唐暉程註樊王家劉可法胡世賞削

奪按事並見劉復錄二卷中

丘兆麟 道

疏參趙秉忠劉芳削奪校事見劉復錄二卷中

王際達 道

疏參畢懋芳李騰芳削奪校事見劉復錄二卷畢懋芳

陳世竣 道

當作康

疏參郝名宦羅汝先削奪校事並見劉復錄二卷中

蔡國用 道

疏參趙興邦曲詆葉向高孫承宗趙南星

等

邢紹德 道

疏參韓策江先岸削奪按江當作汪

李光春 道

疏參葉向高備極詆毀

呂下問部

黃山一案同許志吉激成徽州民變

以上二十一人俱應補入贊導從重擬罪

田一甲道

疏辨孫瑋涂一榛李樸胡忻等因得罪門

戶以致外轉有旨俱著升京堂用校語詳
剝復錄

二卷
中

朱之俊任司業署監事榜示通衢有魏上公之功

在禹之下孟子之上等語

徐時泰與孫之獬僅四年簡編躡升侍講主試順

天中崔逆子崔鐸

陳具慶與張士範亦由簡編躡升侍講主試應天

中應秋子周錄

張士範應天鄉試題出見而民莫不敬五句以至

聖頌逆奄侮聖極矣按以上四條並見
剝復錄五卷中

陳盟浙江試題出巍二乎三句文王以民力四

句既頌逆賢以堯又頌逆祠以靈臺靈沼

諂諛極矣

曾楚卿纂修三朝要典

姜逢元同前

余煌 同前

朱繼祚 同前 初繼祚明亡死難晚節克終

華琪芳 同前

張翀 同前

楊世芳 同前

吳士元 同前 按以上八人並見剝復錄三卷中

李光祚 侯

擒武長春案頌美逆賢加封魏良卿肅甯

侯

李起元 同前

王永光 本兵 明史有傳

同前

張惟賢 公

甯遠奏捷頌美逆賢請加封魏良卿等公

侯伯爵

王在晉 尙書

同前

林宗載 科

同前

吳宏業 科

先發志治 卷之下 九二

段國璋 侯

同前

常允緒 侯

三殿工成頌美逆賢功勛

李覺斯 三殿工成頌美逆賢功勛

莊起元 以遼船順風頌美逆賢

李國槽 以殿工辭恩頌美逆賢

蘇茂相 同前

湯國祚 侯

明史黃立移傳莊烈帝即位山陰監生胡煥獻初立極等身居樞密五等之爵高以之加於國考之祠碑以麻所不玉結了中李覺斯由史揚推垣交章劫煥獻下吏

捐貲助祠祝頌有詞

李守錡 伯

同前

袁 燿 乙丑進士丙寅躋升少卿非附璫黨何由

速化 按燿劄復錄作燿未知孰是

以上三十人俱應補入諂附定罪

史永安

張鳳翼 明史有傳

梁應澤

袁崇煥 明史有傳

李誠銘

梁世勛

以上六人亦俱建祠但與諸奸宜減等論

寔逆案者輔臣韓爌李標錢龍錫周道登冢臣王永光憲臣曹于汴也當大憝斬除之後自應窮治其黨上曰副聖天子錯枉之權下以昭千萬世人臣之戒春秋之義首嚴亂臣賊子而必先治亂臣賊子之黨法至嚴也王永光業日本兵頌美矣以頌璫之人爲定附璫之案謬訛甚焉且也楊世芳爲蒲州公也戚薛國觀爲沈惟炳也友俱邀恩一面之綱于是同事者皆援例而逃吏議操法紀以佐聖

天子者固若是耶卽就案中論之亦實多可商者人臣非有大功不許封公侯此祖制也所司朦朧奏請當該官吏及受封之人皆斬律也今逆孽魏良卿斬矣而奏請三封之周應秋何以不辟交結內官近侍人員者斬謀殺人造意者斬律也而顯行通內之霍維華孫杰馮銓邵輔忠羅織熊案之徐大化楊維垣何以未減也又律上言大臣德政者斬何況闈寺而首建生祠之潘汝禎何以倖免也又律子孫罵父母者絞此就愚氓言也劉志選梁夢環甘作鷹犬直攻懿安忍下華歆之毒手顯行成濟之操戈懷奸如此駢斬何疑而僅擬一絞何以平人心也三朝要典明

爲逆賢爰書矣而纂修之曾楚卿朱繼祚等何以竟格外也捐助之楚藩勛臣建祠之梁世勛李誠銘部振明捐貲之李守錡湯國祚頌美之張惟賢常允緒獨不可奏請處分乎黃立極等身入綸扉而滿朝頌德遍地生祠不聞諍正焉用彼相顧秉謙位居首輔而播惡成禍皆出其手區區贖徒遂足蔽其辜乎至閒住一欵爲居官不職者設耳諸人旣屬逆賢私黨豈容復廁衣冠之末而猶以不職之例列之乎草莽放論竊謂劉志選梁夢環應照崔呈秀決不待時妻孥沒入家產籍官其通內顯著孫杰等熊案主謀徐大化等與首開禍始之顧秉謙請題三封之周應秋

首建生祠之潘汝禎應照吳清夫等監候處決其僭諛在天之來宗道叩首九千歲之黃運泰堯天帝德之李精白哭爭要典之孫之獬與原擬充軍之閻鳴泰等俱應改發邊外爲民倣古投諸四夷以禦魑魅之議其原擬贖徒張我續部尙友等應改充軍王黜上梁不出猶知羞惡應仍入爲民一項其贊導漏網張樞袁鯨等纂修要典曾楚卿朱維祚等試題頌美張士範陳盟等建祠頌美史永安張鳳翼梁應澤等頌美漏網王永光蘇茂相等申詳生祠司道張維世甯三翰等與原擬閑住黃立極房壯麗等俱應改爲民其楚藩與勛臣部振明等應題請停爵草祿用是

示懲袁崇煥爾時雖云邊功亦應題明請旨定奪內呂鵬
雲雖中旨京堂而卽乞差自遠姜逢元閣筆一歎隨遭斥
逐二人應與開釋許其自新蔡善繼梁廷棟王堯民曾櫻
石萬程應加優擢爲守正不屈者勸夫如是庶乎得刑罰
之平矣

先撥志始卷下



先撥志始跋

文蓀符先撥志始六卷先君曾於虎邱購有鈔本帝虎連
篇不可卒讀此本爲蕭學博崑園校刊較抄本錯訛畧少
雖二卷實足本也所記明末遺事多與李遜之三朝野紀
相出入東林點將錄逆黨分天罡地煞一百八人以配當
時縉紳其書世多不見賴此可考欽定逆案雖漏網者多
亦足爲小人鑑戒航二十年來仿裴松之注三國志例注
明史於后妃傳曾經援引者有皇明后妃傳彤史拾遺記
懿安紀畧若此編所記熹廟崩時逆黨獻計忠賢欲效新
莽立孺子嬰故事懿安皇后以死拒之乃定計召皇弟信

王云云爲諸傳記所未載是亦可資采掇者也崑圃名國
琛廬陵人著有教官論爲時傳誦嘗刊歸震川集蓋其所
師法也曾觴予於南昌學署欵談甚洽同席者爲上高李
邁堂先生祖陶時主講洪都書院癸丑九月高安朱航跋
按此係蓮洋孝廉所跋蕭氏原本在蕭氏書成之後未
經采入今燮復校是編孝廉郵寄此跋附刻于後並以

志南昌學博之經始是事者癸亥中秋當塗夏燮識

燮

復校是編孝廉郵寄此跋附刻于後並以

夏燮字禮父官江西知縣熟明代史事於釋史
搜羅尤博又精音均禮服之學同治九年余
任學政適父以此見貽也孝父田記



